

增訂武經註解



A541 212 0009 9746B

太公本傳

太公姓姜，名尙，字子牙。東海上人，其先封於呂，故曰呂尙。文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又號曰太公望。

鼂氏曰：六韜，周呂望撰。漢藝文志無此書，梁隋唐始

著錄，分文、武、龍、虎、豹、犬、六目。

水心葉氏曰：自龍韜四十三篇，條畫變故，預設方禦，

皆用兵者，所當講習。

周氏曰：龍、虎、豹、犬、四十三篇，繁悉備舉，似爲孫

子義疏也。

考藝文志，上自神農黃帝風后力牧，下至公孫渙范蠡大夫種孫武吳起書，



雖不載爲兵家，而獨以六韜列之於儒，曰周太史六韜六篇是也。所謂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則列於道家者流。是何黃石之所授於留侯者，特不見錄以爲兵書耶？蓋太公之韜略，非若孫吳穰苴說詐以求勝也。故自漢以來，專爲權謀速勝之術，太公韜略固視之以爲迂緩，而不知好，君臣將相漫不知省，歷世久遠，而子房之所學者，頓爲無用。無怪乎不錄之於兵，而錄之於儒與道也。

六韜目次

太公本傳.....一

文韜

文師第一.....一

盈虛第二.....一一

國務第三.....一八

大禮第四.....二二

明傳第五.....二六

六守第六.....三〇

守土第七.....三六

守國第八.....四二

上賢第九.....四八

樂賢第十.....五七

賞罰第十一.....六一

兵道第十二.....六三

武 韜

安啓第十三.....六六

文啓第十四.....六六

文伐第十五.....八四

順啓第十六.....九三

三疑第十七.....九六

龍 滄

王翼第十八.....〇一

輪將第十九.....一〇

選將第二十.....一五

立將第二十一.....二〇

將威第二十二.....二七

神軍第二十三.....二九

陰符第二十四.....三三

陰書第二十五.....三五

軍勢第二十六.....三八

奇兵第二十七	四七
五音第二十八	五五
共徵第二十九	六一
晨然第三十	六七

虎 韜

軍用第三十一	七三
三陳第三十二	九〇
疾戰第三十三	九一
必出第三十四	九三
軍略第三十五	九九
臨境第三十六	一〇三
動靜第三十七	一〇七
金鼓第三十八	一一〇
絕道第三十九	一一四
略地第四十	一二八
火戰第四十一	一二三
虛第四十二	一二六

豹 韜

林戰第四十三	二二九
突戰第四十四	二三一
敵強第四十五	二三六
敵武第四十六	二三九
烏雲山兵第四十七	二四二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二四六
少衆第四十九	二五一
分險第五十	二五三

犬 韜

分合第五十一	二五七
武鋒第五十二	二五九
練士第五十三	二六二
教戰第五十四	二六七
內兵第五十五	二六九
武車士第五十六	二七六
武騎士第五十七	二七七
戰車第五十八	二七九
戰騎第五十九	二八五
戰步第六十	二九四

增訂武經註解

于湖夏振翼 遜閣

游溪湯 綱則三

纂輯

金谿 胡秉中 鳴皋 參訂

六韜

文韜

韜之爲言藏也，篇中雖有兵端，然悉本於道德，故以文名。

文師第一

以文師名者，見文王而亦有師在也。今天下豈復有太公其人乎？千古神師，不可復得。然太公不在，而書在。則對六韜猶對尙父也。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麗、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遣女師，以之佐昌，施及

太公初遇
文王，開
口即揭一
志字，便
見渭濱無

限經綸，不徒在一絲之

三王。文王曰：此實是乎？史緇曰：緇之太祖史噲，為舜占，得皋陶，北比於此。文王乃齊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

舜、今本作禹。鯀、抽知反。緇、王貴反。女、音汝。為、勞、並去聲。陶、音遙。齊、潤皆反。樂、音洛；下同。

文王、后稷十二世孫，為西伯，姓姬，名昌，文、其諡也，王、非稱之也。田、狩獵之總名。史緇、周太史，名緇，掌卜之官也。渭、水名，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東流入于河。衣北曰陽。龍、鱗蟲之長。鰲、似蛟無角，似龍而黃。龜、形似虎，披髮人立，力能拔木，虎亦畏之。三王、暗指文王、武王，成王也。噲、緇之始祖。舜、虞帝。皋陶、舜之臣也。若之為言齊也，所以齊其思想之不齊也。田車、輕車也。田馬、追逐疾足之馬。卒、終也。茅、草名。漁、捕魚也。勞、慰之也。志、心之所之也。得其志、謂得其所存之志也。得其事、謂得其所行之事也。樂志者、于漁中有所寓意也。

。樂事者，于漁中有所得利也。故有君子小人之分。

昔者，文王將出獵，周之太史名涇者，陳布卜筮之事，而適其兆曰：田于渭水之陽，將大有得焉。然其所得者，非龍、非鼉、非龜、非虎、非罴、之四猛獸也，其兆當得公侯。此公侯者，乃天遣汝師，以之輔佐，則國將昌大，百施及于三王焉。文王曰：卜兆之吉，遂詔致是乎？史涇曰：昔周之太祝疇，爲舜占，得皋陶，兆比于此，故今亦當得其人也。文王問涇之言，乃致齋三日，然後乘田獵之車，駕田獵之馬，而田于渭水之陽。終見太公，坐茅垂釣，以漁于水濱。文王下車慰勞，而問之曰：子樂于鱸魚耶？太公曰：君子志在天下，惟樂得其所適之志，小人志在一身，徒樂得其所爲之事。今吾之鱸魚，甚有似也，然而非其所樂也。金千仞曰：有不世出之君，必有不世出之臣。有非常之遇合，便有非常之兆應，則良喜起，精測寤寐之交，自見于兆中，有非且非所能測者矣。陸經其曰：士各有志，君子之志，無非建大功、立大業、撥亂反正、除暴救民；得之

則樂，外此皆非君子之所樂也。陳大士曰：坐茅垂釣，處之樂得其志也。諒武肆伐，弋商興周，出之樂得其志也。

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

圖 夫、音扶，下同。

似、比類也。等、相同也。情、性之所發也。〔尚魯觀〕曰：一釣且如此，則凡有類于釣者，可舉以相通也。甯得謂垂綸爲小人之事，而漫無權衡于其間哉？

文王曰：所事既在此，則所樂亦在此，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雖小人之事，然其中亦有三等權術在焉。一曰、祿等以權，言以餌引魚，等之以祿引士也。二曰、死等以權，言魚死于餌，等之士死於祿也。三曰、官等以權，言魚爲餌來，等之士爲官來也。夫釣以求得乎魚也，推而言之，其情理深密，可以例觀天下之大事矣，况

太公因文
王之世，
即揚其
情，見以
天下爲已
任意。

太公承文
王之設此
而之至情
前以探其
源。

君子之志，更有大焉者乎。【注】三權有操縱惟我之意。徐象卿曰：三權不過借鈞中之作用以爲喻，可見鈞、天下把柄，全操于漁者之手。王元翰曰：鈞事非深，其中之情則深。得其情之深，則天下之大，可以觸類而推。

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

圖 至情不諱、一本作至案不諱。長、上聲。惡、去聲，下同。

飾、文章也。極、至理也。親合、情意相投，而心一德也。事生、時至事起，經綸創造也。【定解】曰：如桓公之于管仲。漢高之于張良。玄德之于孔明。太宗之于房杜。俱是親合，所以邦家事業，自是超絕。

淵 文王聞太公情深可以觀大之言，遂問之曰：子言情深，必有其源也，請詳其旨？太公曰，源深而水流不息，水流不息而魚類生成，此

水之至情也。根深而木幹長盛，木幹長盛，而子實生成，此木之至情也。君子情若相同，而自然相親相合；相親相合，而事業自然生發，此人之至情也。苟若，性之所發。言語應對者，是情之飾于外者也。與人言至情，不假文飾者，乃孝理之至極也。今臣實本至情，無所諱忌，君其憎惡之乎？【定詳】太公欲言至情，忍文王惡之，故先設此以啓其納也。

文王曰：惟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緝微餌明，小魚食之；緝綢餌香，中魚食之；緝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緝；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

綱 正、一本作直。綱、與綢同。

緝、以緝爲之，所以繫釣者。餌、釣魚食也。服、從也。竭、言盡爲我用也。畢、言中外咸歸也。【陳大士】曰：天下之歸，盡歸也。天下之歸，盡歸

言取人、取國、取天下之情。

也。既已餌之，安得不食？既已食之，安得不索。看來，世豈真以忘情淡欲爲主。

文王曰：惟仁德之人，能容受正直之諫，不惜惡至情之言，吾豈非仁德之人，何爲其然？太公曰：臣敢以至情之言獻矣。網既微細，餌亦明顯，小魚貪而食之；其網稠密，其餌馨香；中魚貪而食之，網既隆大，餌亦豐厚，大魚貪而食之。夫魚惟貪其餌，乃索餌于網，而不得脫，猶人食君之祿，乃制於君，而不敢去也。故以香餌取魚，魚可殺而食之；以博祿取人，人亦可盡而用之；以家而取人之國，則其國可據而有之；以國而取人之天下，則天下可盡得而服之也。此皆地勢之必至者。

嗚呼！曼曼縣縣，其聚必散。嚶嚶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

斂、去聲，下同。

文王當
思民之心

嗚呼、嘆辭。曼曼、廣遠也。綿綿、纏擾也，乃深遠固結之意。嘿嘿、寂靜也。昧昧、幽暗也。乃韜光隱迹之意。誘、引進也。次、舍也。斂、收聚也。昔夏桀時，昆吾氏、韋氏、顧氏、一本而生三藥，其叢盛矣。成湯征之，則散而莫救。人君誠能韜光斂迹，適養時晦，其光華昭著，後必遠被。此文王所以不大聲色、光四方而闡西土也。

翻

太公因爲之歎興曰：嗚呼！人衆之曼曼繇繇者，其叢聚雖盛，而人心不得，則必至於散亂而莫救矣。人君而能嘿嘿昧昧者，其德雖韜斂，而人心若得，則光華昭著，必至於遠被矣。最微妙者，聖人以德，引誘天下之人，而人心之歸，自有不容已者；此衆人所不能見，惟聖人獨見於此而樂之哉。故聖人之所謀慮者，蓋欲人各歸其所處之次舍，而立爲收斂人心之法，無使他適焉。【醒宗】以誘字說入德中，以德誘字說入微，正見文王小心翼翼，用晦而明處。張公亮曰：德字，對術字看；蓋誘以術者，顯而易見其爲誘，則人心必不爲其誘也。誘以德者，微而不知其爲誘，則人心自忘於其誘也。周魯觀曰：文王小心翼翼，惠鮮懷保，皆是以德誘也。

告文王以
教敏人心
下，而致天
道。

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困 難、好、並去聲。

同、公共也。得天下、謂得天下之歸心，非必得天下也。擅、專取也。時、生長收藏之時也。財、山林原隰之利也。允、信也。詔命、天遣汝師之言也。
•【陳大士】曰：以詔命歸之天，故不敢不代天以予民，亦不敢不立太公以爲師。
•【劉氏】曰：孔子罕言利，孟子不言利，太公亦聖人也，而首以利言。

，何哉？蓋太公所謂利者，將欲利乎人，利乎天下也；苟能利人利天下，而存夫天理之公，何爲而不可。若夫擅一己之私，而惟欲利乎己，此孔子所以罕言，蓋于斯以不言也。太公之言，其有旨歟？

經

文王曰：收斂人心，固必以德。不知德必何若，而天下始能歸心也？太公曰：天下歸心，非小事。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君能與人同天下之利者，則必得天下；若專擅天下之利，而不與人共之者，則必失天下，故君無處天下之不歸也。天有所宜之時，地有所宜之財；君能順天之時，因地之財，而與人共之者，仁愛之人也；仁愛之所在，天下自來歸之矣。能除衆人之死亡，解釋人之禍難，拯救人之憂患，周濟人之危急者，此法弱扶傾之德也；德之所在，天下自來歸之矣。與衆人同其憂患，同其安樂，同其愛好，同其憎惡者，此執剛之恩義也；恩義之所在，天下自趨赴之矣。凡人莫不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夫能生，能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亦來歸之矣。文王再拜曰：信哉！先生。

言，乃天示之詔命也。寡人不敏，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太公與俱歸，遂立爲帥，號曰尙父。【合參】天下至大，天下歸至難；收斂人心之法，必非淺數薄效，恃權任術所能致。趙克恭曰：天下之利，本天下之民所自有，總是不奪其所有，卽同天下之利矣。【指南】仁字跟上天時地利來。【合參】仁之所在，怙冒如天，人自不外，故天下歸之。【真註】四者所在，皆是收斂人心之法，跟上文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來。立斂，又頂聖人之德誘來。仁德義道，正聖人德誘之大端也。

盈虛第二

此章言氣化盈、虛、治、亂，皆人事所致；人事動於下，天道應於上，人事卽天道也。

盈虛之數，亦氣化之常，不盡關於君之賢不肖；但聖人語常不語變，故盡歸之於君；乃文王翼翼，太公敬謹之意。

言盈虛治
亂之理，
不在天時，
而在人君。

堯聖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天時、一本作天道。治、去聲，下同。

熙熙、廣大貌。盈、虛、治、亂，指氣運言。賢聖，兼心法、身法、治法、言。禍福，即上盈、虛、治、亂、也。

堯聖問太公曰：天下熙熙然而廣大矣。乃一盈、一虛、一治、一亂，相為循環，其所以然者，何也。果其君之賢不肖不等、所致乎？抑天時變化自然之運乎？太公對曰：君若不肖，則國家危殆，而生民擾亂；君若賢聖，則國家安甯，而生民治平。禍福在君所致，不在天時也。【大全】君賢聖，全重清心寡慾上；君無慾，則無所以啓覺於國，故國安；無所以紛擾於民，故民治。無危之謂安，無亂之謂治。則字，有功效甚速意。朱鹿岡曰：賢聖不必太分開，總是

太公以帝
堯無爲之
治，望文王
，見兩聖
人初無擅
利天下之
心。

言帝堯之
自治。

，聰明睿知，省躬克己之主。

文王曰：古之賢聖，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如何？

三、去聲，下同。

堯、帝舜之子，姓伊祁氏。初爲唐侯，升爲天子，都平陽。國號唐，堯、其
謚也。以身臨天下，謂之王。〔謝弘儀〕曰：上世非後世所能企及者，太公
言之，蓋欲文王效法之意。

文王又問曰：古賢聖之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
上古之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政治如何？尤尺感曰：帝堯
之治天下，無一不儉己自奉，無一事不與民計安危，誠所謂賢君
也。

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
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
室不聖，薨桷椽楹不斷，茅茨徧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

掩形；糲梁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於無爲。

■

於、一本作乎。衣、好、並去聲。糲、音賴。

■ 聖，以白土飾墻也。薨，屋棟所以承瓦者。楸、角柱也；秦名爲椽；唐名爲椳，魯名爲楸。楹、簷柱也。斲、雕刻也。茅、草名。茨、茨藟也。鹿藿、葵之賤者。糲、粗米也。梁、穀名，似穀而大。藜、一名落帶，初生可食。藿、鹿藿也，卽今之菜豆葉。役、役使也。作、工作也。削、治也。約、省也。無爲、兼治身治民而言。

■

■ 太公曰：當日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以爲飾；編織文綺，不以爲衣；奇怪珍異之物，不視於目；玩好之器，不以爲寶；淫佚之樂，不接於耳。宮之牆垣與屋室，不施塗白之色；薨楸椽，不雕斲爲文采；茅次徧滿庭前，而不剪除。以鹿裘而禦冬寒，以布衣而掩形體，以粗糲糧米爲飯，以藜藿之菜爲羹而食之。又愛民之力，不以宮室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惟削治吾心，省約吾志，不

言帝堯之
治吏。

言帝堯之
治民。

言帝堯之
治邪僞。

驕不奢，從事乎無爲之治焉。〔指南〕無爲，不是一無所爲，只是
創心的，不以多事自擾，即不以多事擾民，所謂垂裳恭己是也。
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

位、官爵也。祿、廩餼也。

舉吏之中，有忠誠正直，尊奉法令者，則爲之尊崇其爵位焉。有廉
潔不污，愛養人民者，則爲之厚重其廩祿焉。
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
表其門閭。

旌、表揚也。別、不使混淆也。淑、善也。慝、惡也。表其門閭、無非勸善
懲惡之意。

經 庶民之中，有孝於親，慈於衆者，則愛之，敬之。有盡力於農畝
桑者，則慰之，勉之。且旌別夫淑善邪慝之人，而表其所居之門閭
，使善者有所勸，惡者有所懲也。

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

④ 平其心、不偏頗也。正其身，使合節度也。賢君，能平心正體，則天下無不平，無不正矣。

⑤ 至民有邪僞，又豈然遽以刑加之乎？平我之心志，正我之禮節，以法度而禁止其奸邪詐僞之人焉。徐鳳昇曰：平心、是無低昂，正節、是無度越。【定解】平心、心法也。如欽明文思安安者是。正節、身法也。如允恭克讓者是。

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

⑥ 憎、惡也。愛、好也。必賞、必罰，見執決之公也。

⑦ 雖平日所憎惡者，有功則必賞之，弗吝也。所親愛者，有罪則必罰之，弗赦也。

存養天下鰥、孤、寡、獨，賑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

⑧ 樂、音洛。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賑

言帝堯之
明賞罰。

言帝堯之
恤民隱。

言當日之
民，共戴
親，而
共親，而
文王又贊
美之如此

、救濟也。瞻、足也，養也。

存養天下鰥寡孤獨之人，賑贍天下，禍患喪亡之家，其自奉於己也，甚爲微薄，不以天下而奉一身。其賦役於民也，甚爲寡少，不以差徭而病其民。故萬民富足歡樂，而無有饑餓寒凍之色焉。

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國戴、尊奉也。親、如孟子親其上，是也。其君、帝堯而言。大哉、嘆美之辭。〔徐象卿〕曰：玉杯纒箸，鉅橋鹿臺，較之珠玉不飾，珍異不玩，椽桷不斷，茅茨不剪，相去遠矣。大哉賢德一嘆，正有冀望天下明聖之思。〔朱鹿岡〕曰：聖人有容贊位育之能。有斡旋轉移之力。惟其修德于己，則雖天地之所不足者，皆可以補救之。若純任氣數，是聖人亦囿于天地之中，無所貴聖人矣。太公論盈虛，而歸之人君。蓋以撥亂反治之事實文王。復以帝堯爲言者，見德必若帝堯，方可挽回天道也。

於是百姓咸戴帝堯之爲君，儼如日月。親愛帝堯之爲君，無殊父母

。文王聞之，乃不禁爲之嘆曰：大哉帝堯！誠上古賢德之君，迥乎其不可及也。【末旨】如日月者，言其德化薄同，毫無遺漏也。百姓戴堯德之光被，如仰日月之照臨，謂堯即日月也；可謂日月即堯，亦無不可。周魯觀曰：開天闢地，惟堯爲大，學堯者，便當學其大。

國務第三

言爲國在愛民；而所以愛民處，在利之、成之、生之、予之、樂之、喜之、之六事。下復詳言，所以然之故。一正一反，深切著明。末復總言愛民之實，故以遺字結之。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爲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問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

因問爲國
之大務，
而告以六
事，爲愛
民之綱領

國 予、通與。樂、音洛，下同。

愛民則人安，人安則主尊，爲國之大務，樂是矣。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務，欲使主尊而不卑；人安而不危，將爲之奈何？太公對曰：國以民爲本，本固則邦甯；故治國之大務，惟在愛民而已。文王又問曰：愛民之道如何？太公曰：愛民者，無他道，在因民之欲而勿拂之耳。均以田宅之利，而勿損害之。穀以成全之道，而勿毀敗之。授以生養之方，而勿殺傷之。厚以賜予之恩，而勿侵奪之。慰其安樂之心，而勿勞苦之。遂其喜悅之意，而勿忿怒之。此六事，皆愛民之道也。【指南】主如何尊，惟人安而後尊之也。使人不安，主即欲自尊，無由而尊。故欲主尊人安，必自愛民始。【增】大務照下愛民言，但不可直直說出。

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不罰無罪，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

詳前六事
之說。

罔不罰無罪，今本作罪疑而宥。與、或作予、斂、去聲，下同。

民得常生之業，所以利之。農得耕種之時，所以成之。刑不加無罪之人，所以生之。薄稅斂以裕民財，所以與之。省興作以寬民力，所以樂之。官清事簡，民安如故，所以喜之。

○ 文王又問曰：敢請釋其六事之故。太公曰：使民不失其蠶桑之務，則利之也。使農不失其耕種之時，則成之也。罰不加於無罪之人，則生之也。薄其賦斂之物，則與之也。儉其宮室臺榭，而不役使，則樂之也。爲吏者清正而不苛刻擾害，則喜之也。

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

○ 反言之，欲爲國而不愛民者，鑒且戒也。

○ 不然，民失其蠶桑之務，則害之也。農失其耕種之時，則敗之也。民無罪而罰之，則殺之也。重賦斂之物，則奪之也。多營造宮室臺榭，則苦之也。

結上文，見君子愛民之真心。

糊，以疲勞民力，則苦之也。爲吏者，昏濁而苛刻擾害其民，則怒之也。

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諸身，賦斂如取諸己。此愛民之道也。

註

加諸、一本作加其。取諸、一本作取於。爲之之爲、去聲。

馭、撫馭也。〔張秦嶽〕曰：民情卽子情，國道卽家道。

此節形容君子愛民之心，可謂極矣。愛子愛弟，已見真切，然猶分二形也。惟言賞罰，則曰如加諸身，言賦斂，則曰如取諸己。則豈有人而不思以庇身圖己者乎。大學言君子絮矩，正是此心。

註

故善爲國者，其撫馭夫民也，不以民視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見其饑餓寒凍者，則爲之憂，見其勤勞困苦者，則爲之悲。賞罰如加自己之身，賦斂如取自己之財，此乃惠愛人民之道也。爲國之要務，有踰於此者乎？馬魯觀曰：愛民之道，是總結上文。

語。看憂饑寒等句，則一憂一悲，一身一己，皆道之所在。合參
一憂饑寒，悲勞苦，賞罰如加諸身，賦斂如取諸己，此真實愛民之
道，卽真實爲國之道。

大禮第四

見君臣之定位，本於乾坤。成象以來，已自截然而不可易。先王制禮，
本於人情，其秩然有序，而有別。莫過於君臣之間；人君之能立乎其位者
，惟不慢不驕，無忌無刻，乃可以正己而正人。至聽德之聰，在於心之虛衷
以應；視遠之明，在於不自用而用人，君道之大端，盡於是矣。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惟臨，爲下
惟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爲上惟周，爲下惟定。周則
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

禮

臨、蒞也。沉者、謙抑之意。遠、與民疎隔也。隱、藏匿欺誑也。周、普遍
也。定、安守也。居上、以臨蒞爲尊。處下、以沉伏爲恭。無遠、則適情

言君臣之
禮，等子
天地。

。無隱、則忠於事。用恩周、即敬大臣體羣臣之旨。守分定、則堂陛冠履之必嚴。君則天、如天無不覆也。臣則地、如地有常職也。然又須上下通，如天地之交泰，乃可以言禮。

文王問太公曰：亘古以來，禮莫大於君臣，不知爲君爲臣之禮，果當如何？太公對曰：爲上之禮，惟在於臨蒞，以其居高也；爲下之禮，惟在於沉伏，以其處卑也，而又不可太泥。臨固臨矣，然所治者吾民，貴乎不驕，而無有疎遠於民；沉固沉矣，然所事者吾君，貴乎不欺，而無有隱蔽於君，故爲上非止務照臨已也，惟常使德意周徧。爲下非徒守沉伏已也，惟貴乎守分安定。恩之周徧，所以則倣夫天也。分之安定，所以則倣夫地也。上能取法于天，下能取法于地，上下各得其道，此君臣交泰之象也，亦即大禮之所以成就也。朱鹿岡曰：有唐虞爲之君，卽有禹皋爲之臣。有文武爲之君，卽有周召爲之臣。都俞一堂，賡歌喜起，可不想見其盛哉！

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

言禮尊位之禮。

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

圖 安、安詳也。徐、徐緩也。靜、不妄動也。柔、和柔也。節、有制也。先定、不二三也。與、施與也。爭、爭利也。虛心、不目滿假之意。平志、無有私曲也。以正、謂無偏黨之私。〔徐象卿〕曰：心虛無滿假，則其德日進於高明。志平無私曲，則其德日臻於坦易。以此待物，自無偏黨之私。

■ 文王既聞大禮，因又問曰：主居尊位，如之何？太公對曰：君位乎上，所以臨蒞夫民焉。當安詳徐緩，而不妄動。和柔有制，而不一。三。施與而不爭利，心安而不自滿，志平而無私曲。接待人物，又必以正，無所偏黨；如此，則君道立，而無忝於其位矣。

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

虛 度、待洛反。

勿、禁止之辭。安、罔也。許、許可也。逆、迎也。拒、拒絕也。止、當作

言人主聰
聽之禮。

之、助語辭。神明、心也。德、心之德也。不偏不倚之謂正，無思無慮之謂靜。「王漢若」曰：正靜、則天下之邪說謬行，不得以惑我，不得以亂我，何不能聽之有。

國

文王又問曰：人主之聽，如之何？太公對曰：聽人之言，當虛衷以應，可否皆酌於心；勿輕以爲善而許可之，勿逆料其不善而拒絕之。許之，則是非淆亂，將失吾心之職守。拒之，則諫諍不至，閉塞吾耳之聰聽。蓋天下之言，無窮無極，如高山在望，仰之而不可盡也。事變之來，無有底止，如深淵在前，度之而不可測也。心石，人之神明，而耳之聽，皆從令者也。故吾心神明之德，正而不偏，諍而不躁，乃其極至也。謂非主聽之聰而何？臧雲卿曰：應酬萬變者，神也。辨別衆理者，明也。蕩平無黨者，正也。鎮定不搖者，靜也。極字、標準之名。「末言」總見人君聽言，先以治心爲本。

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

言人主聽
之體。

；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輻、智、一本作慮。

輻輳、謂車輻，共湊於一轂，合聚之義也。蔽、遮掩也。〔皇甫肱〕曰：合聽明睿知，而後可以言精明。然非以天下，則不能無蔽，能用天下之耳目心思，則賢者交相忠告，而人主之明，可無壅蔽矣。

文王又問曰：人主之明，如之何？太公曰：目貴於明，耳貴於聰，心貴於智；人君欲目無所不見，不在以一己之目視，而在以天下之目視，則明無不見也。欲耳無所不聞，不在以一己之耳聽，而在以天下之耳聽，則耳無不聞也。欲心無所不知，不在以一己之心慮，而在以天下之心慮，則心無不知也。斯時之賢者，無不交相忠告，如輻之輳，並進於君前，則主明自不壅蔽矣，是謂主明之道。

明傳第五

闡明帝王道法、心法，以爲一代之治統。

文王詢太
公，以傳
後之道。

明道之所
止之義。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女。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

國 將、如字。屬、音燭。女、音汝。

發、武王名。屬、付託也。汝、指太公。止、息也。起、行也。〔指南〕曰：至道以執中爲主。又曰：道之所在，中而已矣。

圖 昔者，文王寢疾，召太公望，與太子發在側，乃嘆而言曰：嗚呼！我今有疾，乃天將棄予也。我周之社稷，將以付託於汝。今予欲師法古聖至道之言，以明顯傳示之於子孫，何如？太公曰：王問至道之言，何所指也？文王曰：曾聞先聖之言，有一等自怠不行而止者。有一等自奮能行而起者。可得聞其詳乎？

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

困、上聲。

怠、惰慢也。疑、不果也。處、憚改也。

○ 太公曰：道原無可止也；因人有見善不行，而反生意惰之心。時至當行，而反起疑惑之慮。知其事之非，不能避，而反處之。此三者，於先聖之至道，所以自止而不起也。

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

明道之所起之義。

○ 柔、和順也。靜、沉澁也。恭、以容言，見乎外者也。敬、以心言，主乎中者也。強、勇毅也。弱、卑謙也。忍、含容也。剛、果決也。〔合參〕曰：

道、謂治國安民之道也。四者未便是道，乃其入門處。

○ 柔順而能沉靜，則有守。恭主容，敬主事。恭而能敬，則處己。接物皆能操強毅，而濟之以卑弱，則能有容。堅忍而濟之以剛勁，則能有為。此四者於先聖之至道，所以自起而不止也。

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

告文王以不道之言。

、則滅。

圖 義者、天理之公。欲者、人情之私。二者，就行事言。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二者，就存心言。道之所止，欲勝、怠勝也。道之所起，義勝、敬勝也。胡雙湖贊武王曰：洪範之陳，萬世彝倫之道著。丹書之戒，敬怠義欲之辨明。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至舜之命禹，復益以人心道心之三字者；蓋以中之爲道，汨於人心之危者，易陷。陷於道心之微者，難明。故必察之以精而不雜，守之以一而不離；則危者安，微者著，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十六字之傳、爲萬世心學之要也。太公闡發至道，繼之以義欲敬怠之辨，卽人心道心之旨，此其得堯舜禹湯之真傳，而爲一代之聖人歟？

歷

雖然：起之之人，卽止之之人，所分者，在義、欲、敬、怠、之開耳。故先聖常懸之爲戒曰：義、則天理之公。欲、則人情之私。二者，相爲貞勝，不容並立。苟行事純乎天理，而一毫不涉於嗜欲，是以義勝欲也；則君德日進於高明，而國家昌盛。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勝乎天理，是以欲勝義也；則君德日趨於涼薄，而

國家危亡。敬者，心存謹畏。怠者，志趨荒惰，亦相爲貞勝者也。苟存心主一無失，而敬勝乎怠，則萬事就理而獲吉。若存心怠緩自安，而怠勝乎敬，則萬事盡賍而必滅。至道之言，莫逾於此，所當師法之，以傳示之子孫者也。【句解】義欲之分，只在幾希之間。【佐議】苟百事之義，而有一事之偏，卽謂之欲。必純乎義，方可言勝也。【指歸】能專意於敬，而力祛其怠，則敬勝矣。王漢若曰：敬與怠，原判然不容兩立，故恆相爲克。勝字極有力。

六守第六

此章言君國主民者，當謹所與，而後君隆國定而無失。

通章，只以親賢愛民爲主。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

圖 所守有六。所寶有三。皆用人之術，正謹其所與者也。

列言六守
之目。

經 文王問太公曰：既爲國之君，爲民之主，宜思有以世守之矣；但不知其所以失之者，何故也？太公對曰：凡有國者，皆先王所與。不敬謹以守所與，故失之也。故爲人君者，欲守此國，有六者之當守，有三者之當寶，不可不知也。周魯觀曰：精神全在一有字，蓋六守三寶，人君所自有。但不能敬謹以用賢才，進賢以惠百姓，則雖有而不爲人君有矣。責成人君，當修德以禮賢愛民，則能有六守，而三寶亦卽爲我有矣。【指南】見得人君不可不知所有也。不知所，則爲人所有矣。

文王曰：六守者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

註 今本、何也之上，無者字。謂、一本作爲。

本心全德謂之仁，處物得宜謂之義。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剛毅有爲、勇也。籌畫萬變、謀也。

綱 文王曰：六守者，何也？太公曰：一曰，本心全德之仁人也。二曰

處物得宜之義人也。三曰，盡己之心之忠人也。四曰，以實無偽之信人也。五曰，剛毅有為之勇人也。六曰，籌畫萬變之謀人也。

此謂之六守。【句解】六守，乃為我共守此天下國家之人。

文王曰：謹擇太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

注 犯、踰禮也。驕、倨傲也。轉、異志也。隱、欺蔽也。恐、畏懼也。窮，計盡也。

翻 文王曰：今欲謹擇六守之人，其術何如？太公曰：富者易者，富之以財，而觀其無犯乎禮。貴者易倨，貴之以爵，而觀其無有驕色。人微權輕，或不可守，付以重任，而觀其無轉移之志。無所作爲，或無奸弊，使之行事，而觀其無欺隱之情。晏安之時，不見膽力，危之險難，而觀其無恐怖之心。變故不生，不顯才志，試之以多事，而觀其無驚竭之時。此擇六守之術也。臧雲卿曰：富之、貴之

有擇六守之術。

詳言六守之實。

，六句，真是用人取才之術。

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

圖 以仁守、而國不傷於暴戾。以義守、而國不論於紊亂。以忠守、而國不受其奸欺。以信守、而國不二於詐僞。以勇守、而國不失於柔懦。以謀守、而國不慮於奸宄。

圖 然此豈徒觀其外迹哉。正以富之以財、而不犯者，殆心中無欲，其人必仁也。貴之以爵、而不驕者，能遇事裁制，其人必義也。付之以重任、而志不轉移者，是盡心以事君，其人必忠也。使之以作爲、而情不欺隱者，是誠實而無僞，其人必信也。危之以險難、而心無恐懼者，必能輕生敢死，是其有勇也。問之以事變、而計無窮竭者，必能長於應事，是其有謀也。此皆六守之實，人主所當謹擇也。

列言三寶之目。

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

【王元翰】曰：三寶借人、謂人君陵虐之甚，農、工、商、皆散而之四方，適爲敵國資也。

六守能謹擇之，而後可言三寶。夫三寶者，乃爲國之首務也。人君無以三寶假借於人，爲敵國之資；若借資於人，則君國必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如何？太公曰：三寶非他，不過大農、大工、大商、皆爲國家生財者，故謂之三寶也。

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

【圖】處、去聲。

一、聚集也，謂安其處也。不慮、無所憂慮也。亂、悖逆爭鬪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人君所居、曰國。禮記：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

詳言三寶之寶。

不過百乘，卽此意也。

能使爲農者，一聚其鄉，則穀自足。爲工者，一聚其鄉，則器自足。爲商者，一聚其鄉，則貨自足。三寶合聚，各得其所，則國裕人安，百物豐盈，民可無所憂慮矣。且不第民無所憂慮已也，從此而家給人足，無爲盜者，是爲無亂於鄉。相親和睦，無弗友者，是爲無亂於族。由是君臣咸足，各守其分。臣之富，自無過於君；都之大，自無加於國；皆由不侵不奪致之，不益上下相安，永無傾覆之患乎？陳明卿曰：善治國者，必使吾國之民，分治其業，而有各得之情。又使吾國之民，羣樂其土，而有重遷之意，方能人心暢遂也。【句解】安其處，卽一其鄉也。各安者，不見異物而遷也。

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

長、如字。

【題炬】曰：人君有守，必先之以心。有寶，必先之以政；然後賢可爲我守，民可爲我寶也。【唐荆川】曰：後世土地不治，田野不闢，土滿、人稠、

總上文有
六守三寶
之意。

饑、寒、水、旱，三時告災；臺榭山丘，勞民力作；而征商醵斷，競取錐刀；此所以舟車人力之俱窮，而天下生成之難繼也。故欲三寶之全，還望之愛養斯民之六守也。

圖 是故六守長持，則臣皆俊良，而君之基業以昌。三寶全備，則民皆順服，而國之祚命永安矣。君國主民者，奈何不思所以有之。【東
旨】三寶全，從人君愛養得來。農、工、商、既爲人君之寶，倘不
愛之養之，勢必散而之他國，而寶爲人有矣，尙望其全乎？張泰嶽
曰：農工相資，財利足用，三者治國安民之重務，使其有一之或闕
，則國儲、國用、國賦、無自而出；而惟其全焉，則國富兵強，於
以禦災消亂，有不期安而自無不安者矣。

守土第七

言保守疆土者，在得親衆之心；而所以得親衆之心，則在明仁義之用。所謂仁義者，非一味姑息，須寬中有嚴，權自我操，足令臣下畏而愛之，則

人主守土，惟在親，習厥衆，尤當自攬，其當自攬，不可借，而以利器。

制事貴得其要。

疆土自可長守無虞。威福之柄，人主所以駕馭一世者也。故曰富，又曰施，而歸重於君德。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方。無借入國柄。借入國柄，則失其權。

圖方，今本作旁。

守土、保守疆土也。疏、遠也。親、九族之親也。怠、忽也。衆、人民也。柄、權柄，如生、殺、予、奪、是也。此一節就統御言。

文王問太公曰：保守吾國之疆土，奈何？太公對曰：疆土，根本之地也，親族悉聚於斯，必無疏遠之。衆庶悉聚於斯，必無怠忽之。左右最邇，必撫綏之。四方雖遠，必控御之。國有威權，猶器之有柄也；無以國柄假借於人。若以國柄假借於人，則喪其威權矣。

圖會、上聲。治、平聲。

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

壑、深谿也。丘、高阜也。本、農桑也。末、技巧也。言欲強壑而反附丘，爲下不因川澤也。舍其本而治其末，逐末而忘本也。皆創制于難也。此二語，就制事實。

○創制於難，不如創制於易。掘壑而附丘，是爲下不因川澤也；無掘壑而附丘，則功易成矣。農桑爲本，技巧爲末，舍稼穡不務，而徒專於雕文刻鏤，是舍本而治末也；無舍本而治末，則本計得矣。

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

○將、如字，下同。

彗、以光芒四灼言。

○日至中天，光焰四灼，必熾熱而彗也。操刀者，必欲其割也。執斧者，必欲其伐也。日至中天而不彗，是謂失可乘之時。操刀而不能割，是謂失便利之期。執斧而不能伐，賊人將來害之矣。

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

守土者，
當防微而
杜漸。

守土者，
不可失事
機之會。

將用斧柯。

謂去、上聲。

涓涓、小流也。熒熒、燈燭之光。兩葉、木初生也。柯、斧柄也。此喻言操國柄者，時之不可失，而事之不可不早圖也。

故涓涓之水，不能壅塞，後將為江河之流，而不可復制矣。熒熒之火，不急撲滅，後將成炎炎之勢，而無可奈何矣。兩葉初生，不能除去，後將執斧柯以伐之矣。

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為仁。

富、指富民言。民富，則熙熙皞皞，而興仁矣，所謂禮義生於富厚也。〔胡君常〕曰：守土之君，不專意于國富，惟厚期于民富。務使家給人足，而禮義自興。

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民，為守國之本務。民不富，則無以為仁；是富民者，乃所以為仁也。金十仞曰：從容，言以此為事也。

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

申前無舍
之意。

在四方在
其中。

申請無借
人國柄之
意，而總
結之。

敬衆合親
，爲仁義
之紀。

施、去聲。

合、聯屬也。失、謂失人心。

抑不可不博施也，不博施，則無以聯合九族之親；若疏其九族之親，則國有害。失其天下之衆，則國必敗。

毋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

毋、一本作無。

利器、即國柄也，君之威權也。不終、言不能令終也。此總結上文，收權勢之意。

且毋假借人以利器，假借人以利器，則反爲人所害，而不能令終於世，可不戒哉！

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女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和服。

圍 無疑之無、一本作勿。女、音汝。任、如深反。

紀、綱領也。明、人心之明也。常、天道之常也。任、保任也。絕、拒絕也。和者、愛其德也。服者、喜其斷也。〔題矩〕曰：人君能以敬衆合親，爲仁義之紀；且因明、順常、任德、絕力、如此；敬謹之心，可謂周備無遺，天下方和悅順服之不暇，又何土之不可守。

綱

文王又問曰：君人者，既以權勢爲勝矣。然則，何以謂仁義耶？太公對曰：王今守此一方之士，不可忽其衆也，必敬以臨其衆。不可疏其親也，必恩以合其親。夫敬其衆，則衆心和順。合其親，則九族喜悅。仁主於愛，雖愛人之道無窮，而合親則仁之大端也。義主於宜，雖制宜之權不一，而敬衆則義之大概也。其謂之仁義之紀乎？雖然，太阿之柄，不可倒持；甚無使人奪汝威權也。惟因其人心之明而使之，順其天道之常而導之。其間有順我者，我則任之以德，撫循之必至也。逆我者，我則絕之以力，征伐之必加也。苟能持之以敬，無所疑惑，則天下之人，羣相和順服從，而疆土可保守而

無難矣。李卓吾曰：敬衆合親，是仁義大頭腦處。周魯親曰：仁義之道無窮，然自有提綱挈要處。所謂紀也：義主敬，而人君能敬其親，便是義之紀。仁主恩，而人君能合其親，便是仁之紀。【句解】任之以德，跟上因明順常來。臧雲卿曰：任字，有務極其恩之義。【增】敬之，緊承上任之絕之二句，不得泛講。

守國第八

雖名守國，實言治天下之大道。總見天爲民而生聖人，聖人受天之付託，卽以位育之事自任。撥亂反治，旋轉乾坤，其出處關係非淺小也。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齊、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齊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

註 齊、側皆反。語、去聲。

經、常也。北面再拜，以師禮尊之也。【大全】曰：進言而欲文王齊以承之

總列三者
之目，而
後詳言之

守國、當
配天地、
道經、而
之紀。爲

，正見至道不易聞，不易洩之意，此進言之法也。

圖

文王問太公曰：人君保守國家，其道奈何？太公對曰：守國之道，誠未易言也；君今齊潔其心，臣將告君以天地經常之理，四時生長斂藏之妙，及仁聖隱見之道，民機發動之情。文王從其言，遂齊七日，北面再拜太公而問之。【指南】天地之經四句，是一串語。太公當日，欲文王爲鄭重之聽，故直從天地說到民情。

大生、廣生、長育、斂藏、天地之道也。彌相裁成，燮理參贊，仁聖之道也。非天地不能生仁聖，非仁聖不能位天地。然包括天地，而曲成其德者，仁聖也。

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

圖

長、斂、並上聲。復、扶又反。

物、養也。經者、一定不易也。記者、井然有條也。天地之經、四時所生。生、長、斂、藏、循環無已。統觀萬物，而萬物各得，是天地之道之大也，有經之義焉。折觀物物，而一物不遺，是天地之澤之博也，有紀之義焉。聖人配天地之生長，而行人育之政；配天地之斂藏，而行義正之政；配天地之循環無已，而仁義並行不悖，則萬民皆得其所，是爲天地之經。一民亦被其澤，是爲天地之紀。以是而見聖人知化育彌綸參贊之功用。〔朱鹿岡〕曰：天地生成萬物，原有賴於聖人；而聖人裁成萬物，更有補於天地。天地非聖人無以大生成，聖人非天地無以宏化育，此其所以稱參兩之大歟。

圖

太公曰：天生四時，以成歲功，地生萬物，以養生民。天下有民，聖人爲君而司牧之；然不能外天地之理，則爲牧民之術也。故時而春也，令主於生，發育萬物，陳其妻容，故萬物得以榮。時而夏也，令主於長，天地氣交，蕃茂華秀，故萬物得以成。時而秋也，令主於斂，華實以成，容狀平定，故萬物得以盈。時而冬也，令主於藏，草木凋謝，蟄蟲隱伏，故萬物得以靜。萬物盈則藏，藏則復起而生；四時迭運，衆人莫知其所以終，莫知其所以始。聖人則之法

守國、當
處仁、當
而爲之進
選。

之，仁義並施，配合一時而行政，以爲天地之經紀也。孰謂聖人不與天地並出乎？【東晉】聖人有君天下之權，卽有養天下之責。如教耕鑿、教樹畜、明禮義、禁奸邪、皆牧民之事。

天地之心，惟愛民；聖人之心，亦惟愛民。能使民安而不爭，使盡牧民之職。【合參】當生而生，當殺而殺，不敢有毫髮之差，方是配天地也。許濟曰：以有爲爲無爲，乃所以爲配。

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

副

治、去聲。

治世、不待作爲，則仁聖不見其功。亂世、撥亂反正，則仁聖昌大其用。至道、謂出處之至道。【定解】曰：治藏亂昌，此伊尹所以出桀之世，太公所以見紂之時。是故：二老去而殷墟，三傑用而漢興；桓桓之世，多異材，爲魏、蜀、東吳、所物色；其治亂，所關尤重也。必明良師濟，白駒無空谷，而後世道昌隆。有國者，其可忽諸。

故天下治，則仁聖之士，皆隱藏而不見；天下亂，則仁聖之士，皆

昌盛以有爲，撥亂世而反之治，其出處之至道宜然也。陳明卿曰：藏、非藏其身也，民忘其治，不見有仁聖一般。昌、非昌其身也，民方塗炭，得聖人之拯救，厥角來歸，就像仁聖一般。

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爲之先倡，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

圖 夫、音扶。爲之之爲、去聲。偶、初、並去聲。

實、指民言。常、五倫之常道也。視、即勞來匡直也。陰、以兵刑而言。陽、以德澤言。兵刑慘烈，爲陰之象，奮發民心，宜用兵刑；德澤舒緩爲陽之象，會合民心，宜用德澤。〔張泰嶽〕曰：世道昏濁。斯民陷溺。聖人振作激勵，聲大義於天下。振刷蒙晦，而反之清明，是謂發陰。世既清明，則又仁陶義淑，宣布德澤，使百姓和樂，是謂會陽。

圖 夫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惟民是寶，固大矣。因天地倫常之道，而

守國、當察民機之情，而使之復於常。

撫視之，斯民乃安而不亂。然民心甚渙，最易動也。民心一動，機括遂形，而國家之或得或失，於此係之，爭端卽於此而起矣，聖人又豈忍漠然於其間哉！故振發以陰，爲兵刑以一之；會合以陽，爲德澤以綏之。仁聖爲之先倡於上，而天下萬民和之於下，示之以極，民乃反覆於常道之中，自然有得而無失。莫進而與之爭其太過，亦莫退而與之遜其不及，務得其中和之道，而民有不安者乎？【正義】實而曰大，見非等閒纖細之務，有大位者，當知所重也。【明說】要說得民身上實落，方見實之大處。【句解】發、有開發振作之意，會、有收斂聚合之意。周魯觀曰：莫進二句，只是因時以爲之，動不失時，亦不逆時意。

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進 總結上文，言配天地之道，而爲之經紀。視仁聖之進，而爲之招致，察民機之情，而務使之復于常道；則人君之盡民，與天地之盡物，同其光矣。

解 守國者，能知進退經常之道如此，則與天地之道同其光明矣。【注

結上文之意。

升之曰：如此二句，跟上文能知進退經常之道來。

一說，照註中，作總結上文配天地、知仁聖、察民機、三項，方見聖人有功於天地處。【醒宗】周家自公劉後禪，至於文王，世守臣服，卜年卜世，與天地同其悠久，無非所守者世德耳。惟其有世德，所以有世業。

上賢第九

責人主之明斷，以察臣民之奸邪。雖曰上賢，而其實在於去奸。鋤惡，所以安良；逐邪，所以進正也。蓋國家之亂，原於風俗之衰；而風俗之衰，始於一二人之倡。國有奸邪，以誘惑傾動愚氓，上不能識察而屏絕之；國本一搖，莫之能救，此所以威權貴自上操也。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

太公因文
王之問上
而告以禁
下去取上
止之道禁
明王者之
有六賊七

去、上。鑿。暴、蒲報反。

六賊七害之人，不可使之有一子國，所當洞燭奸邪，防微杜漸也。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天生之以君天下，必灼有定見，而後不惑於所從也；但不知以何者爲上，何者爲下，何者當取，何者當去，何者當禁，何者當止？太公對曰：王者之道，以賢爲上，以不肖爲下。取誠信之士，去詐僞之人，禁暴亂之端，止奢侈之事。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不可不知也。

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

夫、音扶，下同。倡、去聲。樂，音洛，下同。

倡樂、首先荒亡之事也。

文王曰：願聞其賊害之道。太公曰：夫六賊者，非盜人之財，護人之物之謂也。一曰，臣宜贊成君德也；乃有大作宮室池榭，以遊觀倡樂，不揚君德者，此縱欲之臣，則傷王之德，此一賊也。

臣縱君欲之賊。

民梗君化之賊。

君德以儉為美，乃為一臣者，不能導君以儉，而反自作宮室等事，以倡淫樂，何以禁君而不為樂乎？故曰傷德。

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

任氣、如好勇鬪狠是也。游、游說也。俠、豪俠也。犯、觸也。歷、陵也。

二曰，民宜遵守王化也；乃有不事農桑之業，任其血氣，游說豪俠，陵犯國家之法禁，不從官吏教訓者；此梗化之民，則傷王之化，此二賊也。

黨惡欺君之賊。

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

蔽、隱也。障、遮也。

三曰，臣宜奉君權也；乃有結交朋黨，壅蔽賢智，遮障主明者；此黨惡欺君之臣，則傷王之權，此三賊也。

慢上通外之賊。

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

自愛不忠之賊。

竊橫害民之賊。

君威、藉士以振。乃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已為非矣；况復外交諸侯，不重

其主乎？君威益不振矣。

四曰，壯君威者，士也；乃有抗志不屈，自負高節，以為氣勢；外

則私交諸侯，不尊重其主者；此慢上通外之士；則傷王之威，此四賊也。

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

為、難、並去聲。

功臣、効勞公家者也。傷功臣之勞、謂無有効勞于公家者也。

五曰，臣子宜勤勞服職也，乃有輕人君之爵位，賤有司之職掌，恥為君上犯難者，此自愛不忠之臣，則傷功臣之勞，此五賊也。

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

陵、虐也。侮、欺也。

六曰，宗臣宜為君恤黎庶也；乃有強大之宗，相侵相奪，陵侮貧弱

將帥寡謀
輕聽之害

名實不符
中懷詐
巧之害

之民，此宗臣之驕橫害民者，則傷庶人之業，此六賊也。

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

■ 將、去聲。

倖僥於外、謂以兵事為嘗試也。

■ 夫所謂七害者：亦非顯以機事害人之謂也。一曰，無智略權謀之人，而重之以賞，尊之以爵，故強勇輕戰者，皆僥倖於外，如此之人，王者慎勿使之為將，此一害也。

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勿與謀。

■ 名、虛名也。實、實行也。巧、好也。

■ 二曰，有虛名，無實行，一出一入，造為異常之言。掩人之善，揚人之惡，一進一退，務為巧好之事。如此之人，王者慎勿與之共謀大事，此二害也。

虛偽之人
之害。

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食。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

○食、一本作服。近、去聲。

朴、質朴也。惡、粗惡也。

三曰，質朴其身躬，示人不尚文飾；粗惡其衣食，示人不尚華美；語無爲，以求恬靜之名譽；言無欲，以求尊崇之大利；此虛僞之人。如此之人，王者慎勿與之親近，此三害也。

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奸人也，王者謹勿寵。

○誹、一本作辨。論、去聲，下同。處、上聲。

奇、異也。偉、大也。誹、誹謗也。

四曰，奇異其冠帶，偉卓其衣服；廣博其見聞，辯給其言辭；虛論高議，以誇示容美於人。所居窮隱，所處僻靜，好爲誹謗時俗之言，此奸邪之人也。如此之人，王者慎勿寵之，此四害也。

讒佞貪利，虛而無實之害。

末技傷農之害。

邪術左道，幻惑之害。

五曰，讒侮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

圖說、悅同。

動、妄動也。

五曰，讒佞之人，務於苟得，以求官爵；果敢之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思圖謀大事，但貪利而妄動，以高談虛論，取悅於人主。如此之人，王者慎勿使之，此五害也。

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

圖作無益、而害有益也。

六曰，務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之物。此作無益之事，而傷害農功者也。如此之人，王者必禁止之，此六害也。

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詳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

圖方、方術也。技、技藝也，如漢李少君，文成五利之流。巫、女師。蠱、厭

士、民、臣、吏、相、各、以、其、職、下、文、以、起、之、意、王。

魅也，如漢江充戾太子之事。左道、謂不正之術。不祥、不善也。

七曰，方術之欺僞，技藝之奇異；及師巫厭魅不正之術，不善之言，皆足以幻惑良善之民心，風俗受傷多矣。如此之人，王者必禁止之，此七害也。

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

相、乘、並去聲。

【劉拱辰】曰：人君之所恃以爲安國者，在相臣；而相臣之所以安國人君者，在於盡人事，以調理天地，協贊天化；俾三台正，泰橫平，民安物阜，時和年豐；故調和陰陽，乃所以安萬乘之主。

是故臣與民，各有常職也；苟民不盡力於隴畝，非吾國之良民也。士不誠信以事上，非吾國之善士也。臣不能忠諫其主，非吾國之盡

臣也。吏不能公平整潔而愛人，非吾國之廉吏也。相不能富國而強兵，調和天地之陰陽，以安萬乘之主；又不能正羣臣，使不邪枉，定名實，使無虛僞，明賞罰，使善惡分，樂萬民，使不失業，非吾國之賢相也。

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奸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龍 龍，陽物也，其首，則尤陽剛而無其形者；故易曰：見羣龍無首，吉。王者履至尊，紹大統，羣天下而伺其上；使無變化運用以宰制之，則人得窺其意旨，而盜弄其權柄；惟如龍首之微示以形，使人知所畏，不露其情，使人不可測。若天_下之人，咸知其可仰而不可測，可望而不可扳，則奸無所生，而邪無可容矣。此人君之乾綱獨運，而威福互施者也。「尤尺威」曰：王者之道，燭賢奸，審誠僞，施德教，任恩威，乾綱獨斷，變化從心。「徐象聊」

王者之威
神而不
量子人以易

曰：王者之心，至誠至一。王者之道，至變至化。一人御極，窺伺者多。若予人以可見，則人得而測之，故不可以不知此也。

■此豈過爲區別哉？夫王者之道，有如龍首，龍之潛見不一，故以王遣似之。居九重之高，而見萬里之遠；目視淵深，而耳聽審察；其形容尊嚴，而示人以可畏；其情意隱密，而使人以難測；若天體之高遠，而不可窮極也；若淵泉之深浚，而不可度量也；如是而禁賊去害，自易易矣。不然：於王者奚貴哉。故其人可怒，而我不怒，則對臣乃玩之而作矣；其人可殺，而我不殺，則大賊乃乘之而發矣；兵勢若委靡而不能行，則敵國乃因之強盛，而不可制矣。文王聞而稱之曰：善哉！公之言乎。【句解】龍首，不過借以象其變化恩威莫測耳。皇甫肱曰：王道在威權上講，故以龍首比之。不盡，又以天淵擬之。

舉賢第十

名實二字，一章之主處。士盜虛聲，而鮮實效；朝廷進朋黨，而抑單寒；真才不出，功效不收，以致互相援引，互相排擠；釀成患害，禍且中於國家，此用人之大病也。惟各舉所知，不生猜忌，督責其實，考試其能，則無錮蔽植私之弊矣。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實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

圖 致、一本作至。好、去聲。譽、平聲。

務、專力也。獲、猶得也。《大全》曰：舉賢一問，文王有不罪賢，而罪君意。

文王問太公曰：賢之有益於國家者，不小；而國家之所賴於賢者，亦不輕。今君務舉賢才，豈非欲獲其輔佐之功哉。乃有舉賢而不能獲其輔佐之功，且世之衰亂愈甚，而國家因之以危亡者，何也？太

文王。究舉
賢之無實
效。太公
明其失以
告之。

人君用人，不可因世俗之毀譽，使賢者困，不肖者得。危亡之禍，以國有。

公對曰：舉賢原欲得其用，今舉賢而不能用，是徒有舉賢之虛名，而無用賢之實效也。文王又問曰：舉而不用，此其失也，其失果安在乎？太公曰：其失在於人君好用世俗之所稱譽者，而不得其真賢，故不能用也。

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奸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

所譽之譽、平聲。比、去聲。

譽、稱其善也。毀、言其不善也。相助蔽非、曰黨。比、偏黨也。周、連結也。

文王曰：其故何如？太公曰：世俗之所稱譽者，未必盡賢者也，而君乃信以為賢。世俗之所毀謗者，未必盡不肖者也，而君乃信以為不肖。則多樹朋黨者、進；少樹朋黨者、退。若是：則羣邪相比周

舉賢在將，相分職，使循名核實，各舉所知，而後得道。

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舉將、相、當、並去弊。

名、聲稱也。實、事功也。分職、謂將舉將，相舉相。惟將知將，所以與之舉將。惟相知相，所以與之舉相；既無舉而不當之弊，又無冒濫幸進之病。以官名舉人，正是以官名責成之意。如人當于刑官，則舉之治刑。當于兵官，則舉之治兵。當於民官，則舉之治民。務使人當其官，故以官名舉人也。即其所舉，如某人會舉某官，某官會係某人舉；而一督一考，必皆責成實跡，俾其名實相當不誣，而舉賢之道，斯為得之矣。

文王曰：欲舉真賢，其道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其官名舉人。按其名，以督責其實，選取人才，而考試其能；務令所舉之

人，實必當其名，名必當其實；名實相孚，斯得舉用賢才之道也。許濟曰：舉賢惟能，若名不當其實，不謂得其道。惟將相分職舉賢，全才者，大用之；偏才者，小用之。必期名實相稱而後已，此用文用武之大道也。〔題炬〕當名，當實，乃名實不相誣之意。周魯觀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其法雖詳，終不如各舉所知。

賞罰第十一

賞罰必信，可以極天地之大，而無所不通。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徹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誦 夫、音扶。

信、不欺也。必、不怒也。誠、對僞言。暢、感通也。賞必罰，人每知之，人又實昧之。欲窺于耳目之外，而遺於聞見之真，則人心未必其通暢。惟于所聞見，毋慳惜，毋暫刑，則賞罰之所及者，罔爲之服；而賞罰之所不及者，亦默爲之化。故翻沙中之偶語，而雍齒封；不受一卒之私，而元振戮。所由功臣悅服，諸鎮奉法歟。

灑

文王問太公曰：賞罰，朝廷之大器也。故賞所以存勸善之典，罰所以示懲惡之刑，其來久矣。若必人人勸懲之，不亦勞乎？吾今欲賞一人以勸百人，罰一人以懲衆人，將爲之奈何？太公曰：此其道在於信必也；大凡用賞者，貴於信，用罰者，貴於必；賞信罰必，及於吾耳目之所聞所見；則耳目之所不聞不見者，因吾之信必，莫不陰爲之化矣，此正勸百懲衆之道也。然賞信罰必，是卽所謂誠也；夫誠之爲道，且暢達於天地，通徹於神明，而況於人，有不感之而化者乎？【指南】天地無私，神明無欺。無私無欺，卽誠也。賞信罰必，全以至誠之道，行之。則我之所賞，皆天地神明之所欲賞；

我之所罰，皆天地神明之所欲罰，豈不暢快。陳明卿曰：信賞必罰，固是誠然，必出於無私，乃爲真誠；惟真誠，斯無往而不格矣。

即於天地神明，亦奚不可者。

兵道第十二

兵道莫微於一：惟一者，獨往獨來，潛天潛地。神明變化，可以獨運，而不可以衆解；可以密藏，而不可以輕泄者也。故非得機，則一胡由用；非得勢，則一胡從顯；非得君，則一胡能成。下復言外亂內整，示誠實飽之說，說、正所以成其一也。乘疾擊，勝術先操於我，無非一心之敏捷。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於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註 武王，一本作文王。過於之於、一本作乎。

兵道在妙於一。

武王克商而有天下，故稱王，武其證也。一、心之專一也。獨往獨來，言運用在己，人之見聞所不及也。階於道、幾於神二句，是黃帝成語。兵之精微處、曰道。兵之變化處、曰神。階、升也。幾、及也。機、謂乘機應變也。勢、謂因勢利導也。君、謂人君信任也。用之、顯之、成之、皆指「一」言。【指南】曰：一者、心也。凡理俱從心出；即如兵道變化多端，而總不外一心之運用。故黃帝陰符、太公丹書、孫吳兵法，總是相傳以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亦只是此心；故謂一者、心也。心一、而兵道無倫于此矣。【方處升】曰：在外無機勢可乘，則我心無由見其發用，亦無由以顯露；而成全吾心之功，則惟在君上信任之專。以其多所殺傷，故爲凶惡之器。

■ 武王問太公曰：用兵之道，何如？太公對曰：凡用兵之道，莫過於心之專一，能得乎一之理者，則能獨出而往，獨入而來，而天下莫能敵也。考古黃帝有言曰：一者，階於道，謂道、不過乎一也；幾於神，謂神、亦不越乎一也。舉用此一之理，乃在於乘機應變；顯設此一之理，乃在於因勢利導；成就此一之理，乃在於君心信任。

用兵當有
先慮。

故聖王號兵爲凶惡之器，不得已而後舉用之也。【翼註】一字、還是個心，卽一理，亦從心中見理也。兵道二字，總兵之事，該而言之也。惟此心能該此道，故曰莫過。【佐議】獨往獨來，是極形容行軍用兵，操縱自我之妙，却要緊抱一字。蓋惟宰制運用，悉出神明，斯智慮籌畫，超神入微。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而能獨往獨來也。【定解】階於道，不是纔有階級，幾於神，不是纔有造詣；言此便可以至道入神也。

今商上，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

豈、一本作曷。樂、音洛。夫、音扶。

存亡，以饒言。樂殃，以身言。慮亡、慮殃，卽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

今商王無道，但知國有存，而不知國有亡；但知身有樂，而不知身有殃。夫存者非徒存，在於能慮其亡也。樂者非徒樂，在於能慮其

殃也。今王已能慮及其所以亡、所以殃之泉源，豈復憂其有至於亡、至於殃之流乎？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

武王復詢以襲擊之道。

固備、堅守防衛也。襲、排襲也。利、便利也。

武王曰：有慮無憂，此言誠然矣。若使兩軍相遇，形勢均敵。彼不可得而來攻，此不可得而往擊。各設固守之備，彼此兩軍，俱未敢先發，我欲襲其虛而取之，不得其便利之道，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

精、練銳之士。鈍、老弱之卒。一合一離、似無節制也。一聚一散、示無紀律也。寂、安靜也。

太公曰：此非詭道，不能濟也。先發之道：外示以煩亂之形，而內

兵尚詭密之術。

乘機，敵人
之機，而
速收其功
，以結上
文之旨。

實 伍整齊；陽示以饑餓之形，而陰實士馬宿飽。內多精利之兵，而外列以鈍卒。使士卒一合而一離，似無節制；一聚而一散，似無紀律。陰祕其攻戰之謀，深密其發動之機；高其壁壘，使不得而入，隱伏其精銳之士，寂若無聲，使不得而測；敵既不知我所備之處，彼欲其西，而東必虛，吾則擊其東，使不能備也。【增】合離以陣言，聚散以隊言，庶兩句有別。

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復、扶又反。

【指南】曰：敵人之機，指敵人意欲乘襲我之機言。一速一疾之間，正奕家所謂先着也。

武王曰：敵人若知我之情，通我之謀，將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家取勝之術，惟在密察敵人之機；若敵有可乘之機，卽速攻之，而乘其利。又復疾擊其不備之處，則勝在我矣，而敵人安能知我之情，

通我之謀乎？

武 韜

此篇所載，雖本德惠以安民生，然其用在於征伐，故以武名。

發啟第十三

言發兵討紂之師，由此而啟也。

見聖人無取天下之心，惟以修德為主。親賢愛民，增修吾德。而天下自啓之利之，是以不取爲取也。至其憂民之隱衷，則幽深沉晦，而不予人以易知。養其鋒，蓄其銳，乘時而起，故一發而不可制。

憂民之道，在內修其德，下賢愛民，以觀天人，從違。

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尙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

親，乃知其情。

困 倡、去聲。

鄧、周都，尙書作豐。天殃、如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夏霜冬雷，春凋秋榮之類。人災、如五穀不熟，饑饉洊臻，盜賊滋熾，奸宄竊發之類。陽、顯明之地也。陰、幽暗之處也。疏、謂遠方之人，江沱汝漢之間。親、如箕子爲諸父、微子爲庶兄也。心、指昏惑言。憲、指迷亂言。情、指背戾言。

經 昔文王在鄧邑，召太公而問曰：嗚呼！今商王暴虐已極，罪殺無辜

，公尙助予，憂天下之民，其道如何？太公對曰：王其修治己德，以禮下賢人，惠養下民，以觀天道之從違而已；若天道未降殃，不可先倡伐暴之讖，人道未見災，不可先興問罪之師；必見上天之降殃，又見下民之生災，乃可以謀而爲之。必見其陽顯之地，所爲皆暴虐之事；又見其陰暗之處，所爲皆淫惡之事，乃知其心之昏惑也。必見其外之所爲，皆賊虐之政；又見其內之所爲，皆邪僻之非，乃知其意之迷亂也。必見其疏遠者，乖離而叛去；又見其親近者，

修德之效，以起下文之意。

放逐而潛逃，乃知人情之背戾也。所以天心厭而民心怨，此理勢之必然者，憂之豈能已乎？王漢若曰：惠民屬人，觀天屬天，味以字，仍重在惠民上。【句解】人歸處，即天與處，天人之關係甚微。【醒宗】以周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尚言惠民，尚言觀天道，可見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也。

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

註 道，猶路也；或曰，弔伐之道。【醒宗】曰：直是應天順人至仁至義之師。

圖 能順天人以舉事，則我兵無所施而不得矣。但見行其所由之路，可得而致也。從其所入之門，門可得而入也。立其軍國之禮，禮可得而成也。爭其形勢之強，強可得而勝也。聖人之用兵有如此。

全勝不鬥，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

圖 圖、力戰也。創、傷殘也。【大全】曰：兵至於倒戈相向，不戮一人，其用

兵之精微，與鬼神相通。所謂相通者：求之無有弗得，思之無有弗勝，若有

全勝之妙。

能與下人
則其心有
所資藉，
而自獲能
勝而攻能
守之效。

王者不自
用其智謀
勇和，以

鬼輸神告之意，故重言之，以嘆其妙也。

夫強雖以爭而勝，然全勝不在戰鬥，在勝於無形；大兵無事傷殘，在全吾士卒。誠能勝於無形，而兵無傷殘，是其智謀與鬼神相通。微妙哉！微妙哉！洵令人莫測也。【句解】大兵者，是除殘之兵也。是伐暴之兵也。是救民水火之兵也。

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

圖 惡、好、並去聲。

圖 輿、車名，用以從旁衝突敵陣者。機。如雲梯飛樓之類，用以攻城者。

夫大兵之興，順一人心者也。能與人同此病痛，而人自相與救援。同此情欲，而人自相與成就。且人惡惡之，自來助我；人好好之，自然趨事。則雖無甲兵，而能勝人。無衝機，而能攻。無溝塹，而能固守。又何門何創乎？

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

成其大；
自能同利；
取天下，以

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

圖 啓、開發也。閉、閉塞也。渡水、曰濟。

圖 用兵不可無智，大智運於無形，則人不見其智。用兵不可無謀，大

謀運於未然，則人不見其謀。用兵不可無勇，大勇本乎義理，則人

不見其勇。用兵貴於知利，大利不在富強，則人不見其利。我能以

智、謀、勇、利、利天下者，天下之人，自開啓而斷之矣。若我以

智、謀、勇、利、害天下者，天下之人，必閉塞而拒之矣。天下者

，非一人私有之天下，乃天下人公共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追逐

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而食肉之心；若同舟濟水，濟則皆同得其利，

敗則皆同受其害。利害相同如此，則天下之人，皆欲有以開啓之，

不欲有以閉塞之；利害之分，卽從違之辨也，可不慎哉？

以不取爲
取者，其
舉動行事
自出于
見聞于
之外。

聖人潛藏
之用。

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

國 無取于民者，志惟在于安民也。取民者，謂得民心之歸也。道在不可見三句，總承上言，取天下而天下不知，利天下而天下不見也。

國 人君志在安民，無心於取民者，自得民心之歸，而其實，正所以取民者也。何也？無取民之心者，民以爲利己而歸之；無取國之心者，國以爲利己而歸之；無取天下之心者，天下以爲利己而歸之，此所以天下啓之也。惟取民在於不取，故取之之道，在於人所不及見；行事之密，在於人所不可聞；制勝之巧，在於人所不得知，而其機最爲微妙者也。殆微矣哉！殆微矣哉！陳大士曰：以強勝弱，以衆勝寡，皆勝之有可知者也。惟不恃其強衆，而獨行其綏安拯救之心，以爲弭民伐罪之舉，其勝自有出於尋常意料之外。

鷲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

必有愚色。

翻 驚、晉至。傲、上聲。

愚色、謂如愚人之色，耳目精神，不旁馳也。【佐議】曰：上四句借以形容聖人欲動不動之勢。

翻 驚悍之鳥，將有所擊，必卑下其飛，而收斂其翼。威猛之獸，將有所搏，必弭戢其耳，而俯伏其身。聖明之人，將動而大有爲於天下，必晦處養重，有如愚人之色，可想見其不得已之心也。【指南】赫然震動，上關天意，下係民情，未可輕舉；故雖時會已際，猶必千思萬慮，慎度詳審，如愚人暗於成事，而不能有所裁劃一般。

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

釋 好、去聲。

紛紛、紊亂之貌。渺渺、無窮之貌。

釋 今彼有商之君，衆口互相惑亂，紛紛渺渺。好色之心，無有窮極，

商紂有敗亡之證。

商紂有敗
亡之實。

聖人代天
行道，本
其獨聞，獨
見之德，獨
以爲萬民
共聞共見
之事。

此乃亡國之證也。

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
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

註

賊、一本作疾。暴、消報反。

菅。草名。〔周魯觀〕曰：朝野吏民，皆有喪亡之象。

釋

吾觀其田野，草菅勝於五穀。吾觀其人衆，邪曲勝於正直。吾觀其
爲吏者，惟務暴虐殘賊。敗亂國之刑法，上下皆不覺察。此乃亡國
之時也，不有侍於惠民之人乎？

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
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釋

樂、音洛。

〔王漢著〕曰：大哉以下，承上三句贊嘆之。大明普遍，萬物皆照。大義誕
敷，萬物皆利。大兵一舉，萬物皆服。此正聖人之德之大也。

圖

日麗中天，大明也，大明發，而萬物皆普照焉。伐暴救民，大義也。

，大義發，而萬物皆樂利焉。興師動衆，大兵也，大兵發，而萬物皆歸服焉。大哉聖人之德，有人所不及聞見，而已所獨聞獨見者；禁暴止亂，憂民之心遂矣，豈不樂也哉？【明解】民物顛連，能撥亂反正以救之，此正大義所在，萬物皆利，是其效驗處。【合參】惟大義然後萬物利；惟萬物利，然後爲大義。金十初曰：聖人借不仁之事，而行至仁之心，殺一人所以安天下；故大兵一發，天下咸服。【正義】聖人起義興師，本光明正大之心，爲萬物所共聞共見者；茲何以獨言？蓋獨聞獨見者，聖人之德也；惟其德，人不及知，爲己所獨聞獨見者，可以遂其憂民之心，故可樂。

文啟第十四

言以文治啓文王也。

此章純是以天道設教，見聖人之治天下，總一無爲之化，不多事以擾民，而民自相安於無事。然聖人亦非一無所事也：集賢人以爲萬國，統紀所由

聖人守無
心，無
而萬物自
化，與天
地同其運
行。

成。陳政教以順民俗，平定所由始。因性而化，立表率物，聖世所以無擾也。彼勞力煩刑，令上下不安其生者，只見其大失而已。惟使夫在於畎畝，婦在於機杼，則爲上者，不必有所賜予，而民自衣食充裕，此因之化之功，亦卽靜之之謂也。事不爲治天下之經常乎？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適。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

語 復、扶又反。

守、猶持也。憂、慮也。嗇、吝也。得、得所也。適、生聚也。憂、嗇、皆欲之累；欲之未遂，爲欲所牽，故多憂；欲之既遂，爲欲所侵，故多嗇。蓋未得所欲，則惟恐不得；既得所欲，則私之於己，而不公之于人，此憂嗇之分也。皆得者、顧適之意。皆適者、優游之意。守此、指上何憂何嗇，無爲之心體言。

綱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至今，紛紛極矣，有聖人者出，不知將何所執

守，而後可以久安長治也？太公對曰：天之於萬物，豈不欲其順遂哉？然惟何憂何蓄，故萬物皆得其所焉。天之於萬物，豈不欲其生聚哉？然惟何蓄何憂，故萬物皆自爲聚焉。至於春生夏長，天之政也，然而政之所施，莫知其變化之端。暑往寒來，天之時也，然而時之所在，莫知其轉移之故。總之：天道無爲而成事，聖人亦無爲而成治；聖人守此無爲之心，而萬物自化爲善，何有窮盡；亦如天道之終而復始，循環不已也。聖人之治，殆與天同其運行乎？【指南】畢竟守此，還是守心。【合參】守此，謂守此無爲之治也。萬物化、卽萬物皆得、萬物皆適之謂。

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

通 不藏 不行、二不字，一本皆作以字。復、方六反。夫、音扶。

優游、自如之貌，不欲速也，萬物未化，俟其自成也。屛者、轉之半也。轉

聖人之行
與天地
同光。

者、展之周也。反覆以求、不忘所有事也。藏、存之于心。行、見之于事。明、表著其功也。不自明、隱德弗耀也。語云：天明明日月不明，言天不自明，故日月得而明也。若天之精氣呈露而自明，則日月不能明矣。言此以喻聖人隨藏隨行，隨行隨藏；是以德聞名彰，與天地同其貞明。

○

夫聖人以_此爲成化矣，若萬物猶未化也，惟優游以俟之，未嘗欲速其效焉；又展轉以求之。未嘗忘其所有爲焉。如求而得其理，不可不藏之於心也；既藏之於心，又不可不行之於事也；既行之於事，勿復自表著其功能也。夫天地不自明其功，故能長生萬物而不已；聖人不自明其功，故能名彰後世而無窮。【醒宗】勿復明之一語，正聖人善藏其用處，惟其不自明，則我之所爲，皆人所不知，故能名彰也。

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

○聖人封建安民之事

，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

■ 樂、音洛。累、音壘。

大紀、以綱紀言。大定、以風俗言。大失、以政令言。〔醒宗〕曰：列土分茅之主，不難于土地之能分，而難于賢人之能封也；惟其所封皆賢人，則萬國安而天下甯，故曰大紀。布政司教之主，不難于政教之能陳，而難于民俗之能順也；惟其所陳皆順俗，則萬民悅，而天下化，故曰大定。

■

古之聖人，其所謂無爲者，非盡無所事也。其始也：聚人而爲之家，聚家而爲之國，聚國而爲之天下，然終亦不以家國天下自私也；於是分封賢人，以爲天下萬國諸侯，命之曰大紀。大紀者：國家之大紀綱也。敷陳其政事教化，順從其民情風俗，使邪曲皆化爲正，而變於形容；萬國風俗，雖不相通，莫不各樂其所，而人皆親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大定者：天下之風俗大平定也。嗚呼！聖人務安

民心之向背無常。

靜以化民，賢人務正己以率物；愚人不能正己以率物，故與人必爭；爭而在上之人勞，則刑法必繁多；刑法繁多，則民心生憂；民心生憂，則思流離逃亡，上下皆不能安其生，而累世不能休息，命之曰大失。大失者：國家之政令大失也。【禪宗】聖人守此，非祇守一虛極；封賢人，陳政教，獨非守中事乎？堯時雍，舜風動，正爲得此。【合參】集賢人以爲萬國，是謂大紀。陳政教以順民俗，是謂大定。須知大定從大紀出，固卽以封建定天下意也。就天下而聚家以建國，因萬國之人而立政教，皆無爲之旨。王漢若曰：靜之字，指天下言。靜者紛擾看。【大全】賢人正己化人之心，較之務靜，祇差一間耳。究之民治國安，其靜可致。尤尺威曰：與人爭，是不能正己率物，而強致其向化也。

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

固障、塞阻也。啓、疏導也。靜、澄靜也。

聖人防微杜漸，能于民心之始向，即可知其終歸；于民心之始背，即可知其終去。去就無常，而洞鑒不爽，是豈徒見哉？惟防之預，故見之早也。

○ 夫天下之人心向背，譬如流水，障蔽之，則停止而不行；啓導之，則通行而不止；澄靜之，則潔清而不濁。嗚呼！人心向背，其至神莫測哉！惟聖人能見民心之始向與背，即知民心之終歸與去也。【明說】以流水喻天下人者，正見人心向背不常，可以后，亦可以讎也。【指南】聖人不止於能見，惟聖人能主張挽回，使有向無背。

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爲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爲常。

圖 夫、臂扶。

春生、夏長、秋成、冬藏、天之常形也。春耕、夏耘、秋斂、冬息、民之常生也。共其生、是以天下之生還之天下意。太上、猶言第一也。因之、即務

聖人與天
下供其常
生之道，
而後天下
可底于靜

靜也。化之、卽務正也。無與自富、言不添其財，使之安其用，而家給人足也。協、合也。常、經常也。〔醒宗〕曰：衣食財物，天下所恃以生者也。人主斂之以自生，而不與天下共之，則天下且起而怨我矣。

○

文王曰：今欲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春生夏長，秋成冬藏，經常之形體。民有春耕夏耘，秋斂冬息，經常之生理。聖人能與天下共其生理之常業，則天下自安靜而無煩擾矣。故太上不事斂化，因民以成治，其次化民以成俗。夫民乃默化而從政，寧非無爲之治哉？是以天道無爲，而自成事物，民亦無所賜予，而家給人足，此蓋聖人化民之德，亦卽聖人守國之道也。文王曰：公所言，乃協合子懷，當夙夜念之於心而不忘，用之以爲治理天下之經常也。〔註疏〕其生民之生也，苟上不能體民之生而共之，天下卽從此多故矣。亦安能得其靜乎？惟上自思其生，卽思下之所以生。必不使己飽而民饑，己煖而民寒，己逸而民勞；則天下之人，必各安其居，各樂其業，而相親相愛，不期靜而自靜矣。總見欲天下之靜，不必於民

生外求之，須知是極易事，又是極難事。其字內有許多實際處，不可空空蕩蕩之也。尤尺威曰：無與，兼不能與不必與二意說；若必與而富之，且待與而後富，其富反易窮矣。徐象卿曰：民原自有富，我不取，便是與。言無與，直是我無取也。

文伐第十五

此章十二節，次第錯陳。心機愈密愈細。庸臣闇主，罔不入其計中。然皆以陰謀勝人，其立心不正，豈以文王之聖，而用此哉？抑以太公之聖，而欲文王用此哉？蓋以今後世主臣，致謹於此，而不爲人所圖耳。惜乎太公之言具在，而猶有爲人所中而不知者，是誠愚之甚者也。能無慨乎？十二節，皆陰謀也；用智用術，以傾人之國，破人之兵，是爲文伐。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
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

首揭文伐
之，在
因敵國所
喜，顯其
志，而
。其

圖 奸、一本作好。去、上聲。

文伐者、以謀伐人也。節、條目也。因所喜、如智伯喜地、鞍魏因而與之。東胡喜馬、冒頓因而獻之、是也。順、從也。【焦澹園】曰：有武事之功，而無武事之迹。

圖 文王問太公曰：捷伐必以武矣，如不用戰陣，以文事伐人之法，奈何？太公對曰：大凡文伐之事，有十二節：一曰，因彼國之所喜好，以順從其志意，彼將生驕慢之心，內必有好事自起。吾誠能因之以舉事，則必能除去之，而不得終爲我敵也。【增】節者，操持之意，蓋專力於此也。

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

圖 親、交好也。所愛、敵國寵倖之臣也。親所愛、如張儀入楚，楚欲殺之，儀賂靳尚，說鄒袖而免之；因勸楚與諸侯連衡以事秦，是也。兩心、懷二心也。

親其所愛
分之臣，以
分其忠。

綱 二曰，親近敵所心愛之人，以分散其主威。一人而懷兩心，其中親上之念，必然衰薄，廷無忠盡之臣，爲之諫證，其社稷必危而難保矣。

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

圖 陰賂左右，如秦人賂趙之郭開，越人賂吳之太宰嚭是也。得情、得敵國之情事也。甚深者、曲折周知也。

解 三曰；陰行賄賂於彼國近侍之臣，得其真情與我甚深，彼身雖在內，而情實在外，其國必將生害矣。

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女。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奸節乃定。

註 樂、音洛。

輔、助也。淫樂、女色，遊音，田獵，之類。志、謂意荒之志。〔張泰嶽〕曰：如越以西施獻吳，列士以上，皆有賂，是也。

圖 四曰：輔助及淫樂之事，以充廣其荒怠之志。厚賂之以珠玉，娛悅

賂其左右，以奪其情。

曲意順從，求合于敵，以定其奸雄之節。

謀敵在間，其所信，親其所疎，令彼君臣復合，而後敵可得而圖也。

之以美女，卑遜其辭，而委曲從之。順其命令，以求合於彼，則彼將不與我爭，而奸雄之節，自皆寧定，而不復起發矣。

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

固

使、爲、並去聲。亟、去吏反。遺、王貴反，下同。復、扶又反。

嚴、敬也。嚴忠臣，如劉備得荊州，嚴敬周瑜，而委曲以達其誠，是也。使臣、彼所親信者，稽留之，以令彼疑也。亟、數也。置、棄置也。代、更代也。誠事、誠信之事。親而信之二句，言敵使置代，吾則佯與親厚，而信任之，俟其君復與合，而國可圖矣。

綱

五曰，嚴敬其忠臣，而薄施其賄賂。稽留其來使，以疑其王，勿聽信其說，以沮其謀。迨彼心旣疑，乃爲之亟請置代，而遺以誠信之事，則彼必疎遠之，我方與之親厚而信任之。俟其君將復求合之，庶能敬謹其事，國可得而謀矣。

鉤其內臣，離其外臣，國若無人，繼之以兵。

賂其左右，忠愛之人，其君以鋼蔽。

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

闕 間、相、並去聲。鮮、上聲。

收、收拾其心也。間、離間也。內、指近侍之臣言。外、指邊遠大臣言。外相內侵、如秦使張儀相魏，而以兵伐之，魏終以亡，是也。

闕 六曰，收拾其內臣之心，離間其外臣之心。使彼之才臣外向，陰相助於我，而我國之兵，又侵擾之於內，國鮮有不亡者矣。

七曰，欲鋼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

闕 令之、一本作令其。

鋼、蔽塞也。厚賂之、恐左右忠愛之臣，導之使悟也。〔張秦獄〕曰：賂左右之人，以鋼蔽君心，使彼輕棄四民之本業，而空其蓄積之財貨。如嬰鉅說，隋煬帝，造船伐高麗，是也。

闕 七曰，欲鋼蔽其君心，必厚賂之以利，以收其左右忠愛之人，結其

略以與謀，敵國以結驩，外聽于我，而爲我。

尊以名勢，使妄自，尊大，以

心而陰示之以利，令彼輕棄四民之業，其蓄積之空虛也必矣。

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爲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必敗。

重寶、連城之璧，夜光之珠也。重親者、重結彼此之親好也。〔趙克榮〕曰：與敵臣通謀，使爲我用，如金人之重親秦檜，是也。

八曰，賂其臣以重寶，遂彼之欲心，而因與之通謀，所謀之事利於彼焉。彼貪利而必信於我，是謂重結彼此之親好也。重結親好，而至於積久，彼必反爲我用，有國而臣外聽於我，如此，其地必至於敗矣。

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爲之榮，徵師聖人，國乃大偷。

難、如字。

〔汪升之〕曰：尊以名勢，使自尊大，如唐高祖之驕李密是也。

九曰，尊崇之以重名，而無以艱難之事危困其身。示以尊大之勢，

內積、厚儲其材也。外爲乏、示無積也。納、收也。繁滋、充滿之意。【莊
春侯】曰：納智勇、如漢高之得張、韓，以滅項羽，是也。

十一曰，蔽塞人國，貴以其道。爲人臣者，無不重貴與富，而惡危
與咎也；人情如此，吾當順之。陰示以高大尊顯，使驕其志；而微
密織我重資以賂之，以收彼豪傑之心；內之積儲甚厚，而外故爲空
乏之形。陰納智謀之士，使圖其計策；納勇力之士，使高亢其氣。
且令彼富貴甚足，而常有繁多溢之意；如此，則吾之徒衆黨與，
固已具備，是之謂蔽塞人國之道也。夫有國而爲我蔽塞之，安能有
其國乎？【增】內積甚厚，而外爲乏句，跟上收其豪傑句，蓋所積
者智謀之士，與勇力之士耳。

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
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

迷、惑、亂其心是也。勞、弊其形體也。上察、觀天時也。【方伯闇】曰：
以大勢誘之。與天下圖之，如齊人饋女樂于魯定公，是也。

用計以致
其亂之
形，以亂
之，始變
之。而始
其惡以
伐暴。

十二節，用吾之計，養成其亂臣，以昏迷其心。進之以女淫聲，以惑亂其志。遣之以良犬良馬，以勞弊其形；且時與之以侈大之勞，以引誘之。上察其天時之變亂，而與天下之人，共圖而攻取之。

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伐之。

總結上文
十二節文
伐之法，
以成用武
之事。

備已、一本作乃。見、賢遍反。

備者、節節皆全也。武事、武功也。天、即日月星辰之異。地、即山崩川竭之變。徵、兆也。見、顯也。伐、謂舉兵征之。【周魯觀】曰：伐之之事未周，故敵得免危亡之害；惟其備焉，則所事既工，而用意實深，不假兵革之感，而坐收用武之效矣。

按此十二節，皆出於陰謀取勝，想文王師太公，太公爲文王師，何遂區區至此。然聖人不爲奸，亦未始不知奸，則奚不可辭言之，以令闇主知悟也。或曰：養其亂臣，因崇侯虎是也。進美女淫聲，有華氏之女，是也。遺良犬馬，進驪戎之文馬是也。即此一節，太公不已躬行之乎？蓋屬史臣之筆，未可

言王者必
有六者之
全德，籠
蓋一世，
而民天下
以能我
所爲，惟
我所處。

盡信。子輿氏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愚於此，亦云。

解 以上十二節，勿容一之闕也，必悉已全備，乃成我用武之事焉。武事成，而猶不敢遽興甲兵也，所謂上察天時，下察地理，微驗之形，已屬於上下，乃爲弔伐之師，以問罪焉，此文伐之法也，王其知之哉？【王圻】曰：乃成二字，最宜着眼，見所以謀敵者，節節得計，乃成陰殺之事，此所以謂之文伐也。

順啟第十六

順人心，以啓征伐之事也。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可以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

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讎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註 讎，一本作仇。

蓋、覆也。備者、無有遺漏欠闕之意。大、信、仁、恩、權、不疑、皆道也。有道者、利而不害，生而不殺，徹而不窮，安而不危也。此章言人君欲有爲於天下，須於天下求之，實有六者之全德，苟一二之未全，雖強天下以從我，而亦有所不能。故治己所以治人，觀民必先觀我。環公而立效，有非可以輕致而捷得者。

解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甚大，治之甚難，何如而可以爲治於天下？太公對曰：器量之大，能覆蓋乎天下，然後能包容天下。誠信之孚，能覆蓋乎天下，然後能約束天下。仁愛之施，能覆蓋乎天下，然後

能懷柔天下。恩惠之布，能垂蓋乎天下，然亦能保守天下。權謀之設，能覆蓋乎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舉事而能果斷不疑，則雖天運，亦不能移我，時變亦不能遷我也；此六者全備，然後可以爲天下生民主，而出政施教矣。故利澤天下者，天下皆開啓而從之。虐害天下者，天下皆閉塞而背之。生養天下者，天下皆德而感之。殘害天下者，天下皆賊而惡之。明徹天下者，天下皆以爲通達而向之。窮困天下者，天下皆以爲讎敵而怨之。安定天下者，天下皆恃之以爲主。傾危天下者，天下皆畏之以爲殃。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之君，乃能久處大位，而不至於危亡，此治天下之道也。周魯觀曰：蓋天下非籠絡之術，有自然旁洽一世意。王漢者曰：爲天下政，謂使天下奉行之也，全是聖人君以心運道，以道運政之意。【醒宗】六者備，如天之日、月、風、雨、露、雷。地之坎、止、流、行。四時之春、夏、秋、冬、也。

三疑第十七

此章是武王欲立功於天下，恐力不能，而有此三者之疑。總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意。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

因、音扶。折、之舌反。

因之、因其勢而不逆也。養、贖益也。益、加增也。以強、以親、以衆，皆因之之謂。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建立安世之功，有三疑焉：恐我之力，不能以彼之強，離彼之親，散彼之衆，將爲之奈何？太公對曰：攻強、離親、散衆之術，惟在因彼之勢而不逆，慎我之謀而不露，用我之

攻強、離親、散衆、爲之奈何？
在內共勢、而利導之。

慎謀之者，在干周密，而挑彼爭心。

慎離親之謀。

財而不吝而已。夫攻人之強者，不可徒以力攻；必驕養之，使愈強盛。增益之，使愈張大。彼太強者，必然摧折，大張者，必然缺壞，斯其強有可攻矣。故攻強者，即因彼之強，不必以我攻之也。離親者，即因彼之親，不必以我離之也。散衆者，即因彼之衆，不必以我散之也。

凡謀之道，周密爲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

周詳悉無遺，曰周。隱秘不泄，曰密。事，伴露其隙也。如孫臏滅灶之類。【陳孝平】曰：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書曰：匪謀弗成。使謀不周密，則失之疎忽，豈能以成天下之事乎？

凡用謀之道，必周詳密秘，乃爲至寶。顯設之以事機，玩誘之以便利；彼見事機可爲，則利可乘，爭心必從之而興起矣，謀猶不可用乎哉？王漢若曰：寶字，極言貴周密之意。【句解】無一事不算定之謂周。無一計有可窺之謂密。

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

因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

註 遣、王賁反。

疏之、謂用間以啓其君之疑也。滿其所欲得，誘之以重利，則寵愛之小人，必爲我所用。然後乘其罅隙以離間之，此陳平以千金行反間而去范增也。

離 欲離其親者，必因其所愛之臣，與其寵幸之人；而與之以所欲，示之以所利；因以用吾間諜，使其君疏而遠之，無使其人得志於國。彼國之人，貪我之利，亦甚喜悅；但遣之以疑，自然離間，而我之謀，乃可立而不用矣。離親之謀如此。

慎攻強之謀。

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太，除民之害。淫之以色，陷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

註 樂、如字。

塞、猶蔽也。凡強生於明，欲攻其強者，必先蒙之以色、利、味、樂、以蔽其聰明，而後強可攻也。

翻 凡攻人之道，必、閉塞彼之聰明，而後可以攻彼之強勢。毀其大殘

慎散衆之
謀。

大賊之人，以除去民之患害。淫之以美色，啗之以厚利，養之以滋味，娛之以音樂；使其心志迷惑，耳目如無所聞見，而後強可以攻也。攻強之謀如此。

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

亂、去聲。

遠、猶棄也。〔注升之〕曰：引誘其佚樂，若扶而入於陷阱中也。

凡衆之聚，皆以五親而聚之，今既離其親，又必疏遠其民，然勿使其知我離間之謀；扶而納之，入我計中。務令終日昏迷莫覺其意之所指，而後攻可得而成也。散衆之謀如此。

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餵食之，從而愛之。

餵、去聲。數、入聲。餵、音畏。食、音嗣。

惠、恩澤也。國以民爲本，民以財爲命，民無不愛財者；惟我不私其所愛，則必轉而愛我；又何強之不可攻，親之不可離，衆之不可散哉？

用財以結
民。

圖 民之所冀於上者，惠也。惠之當施於民，尚矣。然必無吝惜吾之財焉。夫民豈如牛馬之無知，而第頻數餽食之而已哉？當從而加惠之，不可忽也。

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

註 王、去聲。

啓、猶生也。啓智、心無所蔽，計慮自生也。非智無以開財之源，非財無以得衆之心。【汪升之】曰：人主之德澤，有以徧及乎斯民，則賢人歸往，而君德日新，豈非王天下之徵哉？

圖

夫心無所蔽，而智自然啓焉。是心以啓智矣。智慮既開，處置必周，而財自然啓焉，是智以啓財矣。衆庶財最急，財用既裕，自能得衆，是財以啓衆矣。賢人愛衆甚殷，衆心既得，賢人必歸，是衆以啓賢矣。賢爲王天下之輔，賢人既啓，而羣然從我，於以王天下也，可難之有。

推財之所由生，及財之所爲用。

龍

韜

龍，變化不測之物。此篇皆言行軍之事，而多心計，善藏奇，故以龍名。

王翼第十八

此章見王者用兵，以任使人才爲主。軍中鉅細之務，一人難以獨理；而人才有長短，勢又弗能以兼營。若使不列科品，則庶事有不備之憂；不分輕重，則委託多乖遠之失。故必別其等類，而後紀綱不紊；定其數目，而後職守無侵，斯足爲軍旅之司命矣。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

謂將、去聲。

王者帥師，必得股肱，以應天道。

威、威武也。神、不測也。賦之於天者、爲命。散之於事者、爲理。

圖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而出，非一人之力所能成也，必有股肱羽翼之人，以輔成王者之威神，將爲之奈何？太公對曰：凡舉兵動師，以將爲司命。司命者，貴乎通達萬變，不可執守一定之術；因人之能，而授之以職，各取其所長者，隨時制宜，而因心變化，以爲小紀大綱，絲毫不紊；故爲將者，有股肱羽翼凡七十二人，以上應天道七十二候也。備其數，如其法，使審知賦於天之命，散於事之理。至於殊能異技，亦悉備而無遺焉，則師中之萬事畢理矣。王漢若曰：股肱羽翼，概指偏裨說。必有、以成、四字，正見王者威神，資人贊助意。彭鶴熙曰：股肱、如左右手，所以持護吾身者。羽翼、所以運動吾身者。人非股肱，莫與衛。鳥非羽翼，無由飛。故王者用兵，必有龍、虎、鳳、雲、之佐，如人之兩手，鳥之兩翼也。

• 鄧伯登曰：重隨時二字。紀綱是王者之紀綱，亦是一世之紀綱。

周魯觀曰：此紀綱，當主用人上講，不當就作事上講。玩「後語氣

，俱是言用人，如何忽將此句，說到作事上去。

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

計、一本作羣。卒、蒼沒反。

自此以下，皆詳言七十二人各有所主之事，而分其目也。贊、贊襄也。應、應答也。揆、度也。消、弭也。天、謂天象。變、謂災異。

圖 武王又問曰：請問七十二人之目？太公對曰：七十二人之中，取爲腹心者一人，專主謀，應酬倉卒，揆度天象，消弭變異，總攬計謀，以保全生民之命也。

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

圖、去聲，下同。行、去聲。

行、德行也。能、才能也。嫌疑、指人言。可否、指事言。

經 有智謀之士五人：其所主者，圖謀安危之道，思慮未萌之事。論列

將士之德行才能。明白功罪之可賞可罰。授官位之各當其職，剖斷人之嫌疑。定奪事之可否。

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

圖 校、與較同。

風氣、以順逆言。時日、以吉凶言。

圖 通天文者三人：其所主者，司掌星象曆數之推遷。候占風氣之順逆。推測時日之吉凶。稽考符驗，較量災異，以察知天心去就之機括。

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澗山阻，不失地利。

圖 易、去聲。澗、曷各反。

澗、乾也。阻、塞也。

圖 識地利者三人：其所主者，三軍行止之形勢，及利害之消息。地皇

之遠近，地形之險易，水之乾涸，山之阻塞，而不失地之便利。

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

國 異同、指形勢言。簡、選也。練、習也。刺舉、指摘也。

通 曉兵法者九人：其所主者，講論形勢之異同，行事之成敗。簡練所用之兵器，刺舉軍中之非法。

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

國 令、一本作命。度、待洛反。

度、衡量多少也。道、路也。

通 通糧者四人：其所主者，計度飲食，預備蓄積，通糧道以轉輸。致五穀以足兵餉。令三軍不至於困乏。

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

通 掣、一本作擊。

擇、揀選也。

奮揚威武者四人；其所主者，簡擇才力之士，評論兵革，如風之馳，如電之掣，使人不知其所由焉。

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

闇，一本作如。

旗鼓、三軍耳目之司也。明者、視不相見，旗明其目；言不相聞，鼓明其耳也。詭者、使人不可知也。謬者、使人不可測也。闇、不顯明也。忽、無常處也。

伏旗鼓者三人；其所主者，起伏旗鼓，明三軍之耳目。或詭其符印，使之不可知。或謬其號令，使之不可測。闇忽往來，出入若神，使敵莫能窺我之形也。

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

重、重聲，下同。

重、重職也。難、難事也。

繼 爲股肱者四人：其所主者，任重職，持難事，修理溝塹，而使之深。

。整治障壘，而使之固。以備守禦之具。

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議論談語，消患解結。

固 對、一本作偶。

滑、弭也。解、釋也。未然、曰患。已成、曰結。

通才者二人；其所主者，拾上之遺，補上之過，應對隣國往來之賓客，逞其議論談語之雄辯。以消弭未然之患，解釋已成之結也。

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

固 奇譎、以謀言。殊異、以專言。

知權變之士三人：其所主者，行奇謀詭計，施設殊異之事，而非人所能識者，以行無窮之變化焉。

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觀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

固 觀、今本作視。

觀、視也。覽、亦視也。

○ 爲耳目者七人：其所主者，往來聽人之言，觀其變動，覽視四方之事，與軍中之情。

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

○ 難、去聲。

難、險難也。銳、鋒銳也。

○ 爲爪牙者五人：其所主者，奮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險難，攻銳兵，而無所疑慮也。

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

○ 揚、播也。震、懼也。動、搖也。

○ 爲羽翼者四人：其所主者，播揚名譽，震懼遠方之人，動搖四境之衆，以弱敵人之心。

遊士八人：主伺奸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

謀。

圖 間、去聲。

人情、以圖背言。

經 爲遊士者八人：其所主者，伺敵人之奸，候彼之變，開闢人情之向背，觀敵人之反以爲間謀。

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

圖 衆、敵衆也。

經 爲術士者二人：其所主者，爲譎詐之術，依托鬼神，以惑亂敵國衆人之心。

方士二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

經 金瘡、刀刃所傷者。

經 爲方士者三人：其所主者，炮煉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

法算一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圖 會、王外反。

營壘、以廣狹言。糧食、以多寡言。【定解】曰：七十二人，亦有次序。蓋

腹心有主，而後可以定謀。謀立，而後天時、地利、兵法、備焉。兵備不可無繼，糧足、而後威奮；威奮、而將主旗鼓，士備股肱，通才權士，克其選；耳目爪牙羽翼，是其用。遊士術士間其外，方士算士理其內，因能授職。七十二人以應天道七十二候。通變變化，感神莫測，斯真王者之師哉。

圖
能法算者二人：其所主者，會計夫三軍營壘之廣狹，糧食之多寡，及財用出入之數。其目一十八等，共計七十二人；而王者之股肱羽翼成矣。其威神當何如哉。【附】腹一。謀五。天地三。兵九。糧威各四。伏旗鼓肱三四。通才權士二三。耳七。爪五。羽翼四。遊八。術二。方士三。法算二人。十八等。七十二人，振人寰。

論將第十九

此章論將極細，他處止言將之材有可用。此獨於材中指出一端之偏，恐用人者，因愛材而有失也。材者：美質也；有美質而加以學問，斯不至流於

因論將，
而先詳五
材之目。

一偏而成過。若不知所以裁之，而徒任一己之偏，則敵得以窺其性情，而思有以中之矣。故說出可暴可久一節，戒人當藥其病；若使敵將犯此，則可敗也。末節反復丁寧，用將當察其材，即察其材中之過，烏有自取敗亡之事哉？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
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

黜 論、去聲。將、去聲，下同。

材、美質也。過、性情之偏也。有材而不善用之，過即伏於材之中。有材而善用之，過即移於材之內。【皇甫暉】曰：太公論將，以勇爲首，而終之以忠。孫子論將，以智爲先，而終之以嚴，何也？蓋太公言材，故首勇。孫子言計，故先智。勇非智無以成，智非勇無以行。然不仁，則失之殘忍。不信，則失之欺罔，故繼之以仁信焉。太公終之以忠，恐爲將者，不能盡已而二

其心也。孫子終之以嚴，恐爲將者失之姑息，而克厥威也。

○ 武王問太公曰：評論爲將之道，奈何？太公對曰：爲將之道，有五種材能，有十種過失。欲評論夫將者，須於此而評論之。武王曰：敢問其五材十過之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果敢當先，故不可犯。智則是非明決，故不可亂。仁則心存惻隱，故能愛恤士卒。信則號令嚴明，故能御下不欺。忠則盡力報國，故能事上無二心。將之五材，蓋如此。鄧伯瑩曰：纔是將宜慎，知其長，又知其短；不可見其長，便忽其短。

世人但知將以勇爲先，不知智、仁、信、忠、又其本也。故必全此五材，而後可稱大將。

十過之目

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

趨好、去聲，下同。

【劉寅】曰：古人多犯此病，急而心速，如項羽之類。貪而好利，如張魯之類。性剛自用，如袁紹之類。懦弱任人，如劉表之類。

夫將之五材如此，而十過又何如乎？所謂十過者：有勇敢而輕於死難者，不知好謀而成者也。有性急而欲速者，不知動出萬全者也。有貪婪而好利欲者，不知以清白爲矢者也。有仁而不忍傷人者，不知殺人安人之道者也。有明智而其心畏怯者，無爲之智也。有信而喜於信人者，無用之信也。有性廉潔而不肯愛人者，無仁慈之心也。有小智而其心緩慢者，無斷之智也。有剛毅而輕於自用者，強暴自滿之人也。有懦弱而心喜任人者，中無主宰之人也。將之十過，有如此。

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

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

圍 賂、一本作賈。暴、蒲報反。

過而知矯，卽獲其用。過而自用，未有不爲人所乘者。〔魯氏〕曰：此亦不學之過，若使加之以學問，裁之以適于中，則成其材而化其過矣。

細

如勇而輕死者，可暴激而殺之也。急而心速者，可持久而困之也。貪而好利者，可以賂而誘之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而擾之也。智而心怯者，可窘而辱之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詐而誑之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悔而慢之，彼必怒也。智而心遲緩者，可襲而取之，彼必破也。剛毅而自用者，驕滿自矜，可以事煩之也。懦而喜任人者，中無主見，可以計欺之也。魯氏曰：十項皆從好處見出病來。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

國係於兵，將亡國，破軍，兵家之常，論將者，不可不嚴。

將。武王曰：善哉！

選 不出、一本作期不。

輔、車兩旁夾木，言國家有將，如車之有輔然。察、謂察其五材十過之有無也。〔新宗〕曰：國之大事在于兵，而兵之勝敗在于將。則見將者，從古所重，非自今日而始也。

翻

故兵者：國家之大事，勝則存，不勝則亡。三軍之命，在於一將；將者，乃國家之輔佐，先世聖王之所尊重也。故人君置將，不可不審察其五材十過也。故曰：兵不能兩勝，亦不能兩敗。若出吾之國，踰人之境，不出十日之外，不有喪亡其國者，必有破軍殺將者，而可不察乎？武王曰：公之言，善哉！王漢者曰：先王重將，即以重國家，重宗社，重民生也。〔大全〕察、卽論也。論非止口頭論述已也。須有一番詳省功夫；如大材大用之，小材小用之，全材用之爲統領，偏材用之爲副裨。斯過而知矯，終歸於有用矣。

選將第二十

此章大旨是選將。選將者：擇其材以棄其不才也。故全才必舉之，而偏才必練之。至於人之不易識者，內外不必相符，表裏不必如一。苟不能知之而別之，則賢不肖混淆，而有誤用之失，惟有徵之之法在。徵之之法，備而不缺，斯賢奸之照，鑒而不漏，而擇將之道得矣。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

國 雄、一本作權。中、一本作衆。夫、音扶。

簡、選擇也。練、磨礪也。外貌、卽下文賢而溫良等是也。中情、卽下文不肖爲盜等是也。

國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征伐，必簡練英雄之人。欲知士之高下，將爲之奈何？太公對曰：夫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有十五等焉。【大全】簡者，從衆人中而拔取之謂。練者，從其才之過與不及處而陶鑄之謂。簡其才智之超軼，而又練其才智，歸於中庸之適於用；故堪類大，而任助勳無難矣。王漢若曰：英雄二字，要說得

因國而告
以士之情
貌不和應
者，有十
五等。

詳指十五
等持統不
相應之實

鄭重。王者二字，亦不得輕看。蓋非英雄，則無所用其簡練。而非王者，正不能簡練英雄也。

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謙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澁澁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慳慳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

圖

謙、一本作廉。出外、一本作出入。好、易、並去聲。嗃、黑各反。

溫、和也。良、善也。精精、詳細也。澁澁、澄澁也。慳慳、無能之貌。恍恍惚惚、紛擾無定，多所遺忘也。肅肅、恭敬之貌。嗃嗃、嚴厲之貌。

圖 吾試明之：有外似賢，而內實不肖者。有性似溫和良善，而反爲盜者。有外觀恭敬，而心怠慢者。有外若謙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然外若詳細，而中無情實者。有澁澁然外若澄澁，而內無誠信者。

。有外若好謀，而中無決斷者。有外如果敢，而內實不能者。有空
空然無能，而內不信實者。有恍恍惚惚變遷無定，多所遺忘，而內
反忠實者。有好爲詭異激昂之事。而作事反有功效者。有外若勇敢
，而內怯弱者。有貌若肅肅然恭敬，而內反慢易乎人者。有外若嗚
嗚然嚴厲，而內反沉靜厭惡者。有氣勢虛怯，形貌庸劣，而反克稱
任使，用之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達者。

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
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

註 中、一本作衆。

際、崖際，言未易測也。

凡此十五等二人，天下之所共賤，而聖人之所獨貴；聖人因其材而
任之，凡人不能知也。非有知人之大明，不能察見其崖際，此士之
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大全】從來外貌易見，而中情難測，
非有大明，不能相諮牝牡黃黃之外。

總結上文
之意。

詳言八徵，以爲簡練之本。

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有十五等，皆非庸碌不堪任使之人，其中正有可練處。

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閒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謂問、難、並去聲。

天下之人，賢者不齊，而每色莊僞飾，以希俸進，蓋以試之者寡，故得以僞掩其真。而惟八徵俱備焉，實從人所不得掩之處，以觀其微，則人即善藏善飾，而衷情畢露；其間之賢不肖，有不待分別，而自無不別之者矣。

武王又問曰：士之內外不相符應如此，何以能知之乎？太公對曰：欲知其賢否，蓋有八事，可以徵驗之：一曰，問之以言語，以觀其

詳細。二曰，窮之以辭說，以觀其權變。三曰，與之以閒譏，以觀其誠實。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行。五曰，使之以貨財，以觀其廉潔。六曰，試之以女色，以觀其貞守。七曰，告之以患難，以觀其勇敢。八曰，醉之以醇酒，以觀其態度。此八徵皆備，則士之賢不肖，自可分別矣。此知士高下之術也。【指南】內賢而外不肖者，易見。外賢而內不肖者，難知。所以八徵備，則內外有不相應之情，自了然矣。【大全】備字，有關一不可之意。人才之真偽，淆於競進。使徒以一二爲徵，未免得以掩飾，實難別白其賢不肖也。今既八者備試，則表裏悉呈，瑕瑜具見，尙何有外貌之與中情不相應者乎？按數公曰：別，不是我與他分別，我從他掩飾不得處徵之，却自然分別了。

立將第二十一

此章見人君欲國家常安，必以軍事任之於將，而將禮不可以不隆，將權

因問而告
以下日立
將道。

不可以不重。若既委寄之，又復從而制御之，則有才莫展，奚能以立戰勝之功，而莫安社稷；是故，君臣相與之際，貴釋疑忌，而敦誠信；托心膂，而付威權。君有所勉於臣，臣亦有所賴於君，然後得盡其智勇，使氣勢常伸，而不可遏禦，則敵人服而國家以寧。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重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其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也。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

今本應之之下，無也字。將、去聲，下同。難、去聲，將軍之難，如字，下同。齊、側皆反。

立將，謂建立大將也。國有難，如強暴為梗，負固不服之類。避、退也。之太廟，往告于太廟也。

武王問太公曰：人君建立大將之道奈何？太公對曰：凡國有難，君退避正殿，示不敢當尊也。乃召將而詔告之曰：社稷之安危，一

切皆在於將軍；今某國不守臣職，願將軍帥領師旅以往應之。將既受君命，君猶不敢自己也，乃命太史卜之。齊三日，往告於太廟，鑽爾靈龜，卜得吉日，以授其斧鉞焉。【醒宗】玩「立」字，便見主之於臣，有安固不搖之意。

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廟門、一本作廟內。復、挾又反。

西面、主位也。北面、臣位也。鉞、揚也，有向上之義，故以天言。授鉞而必以柄者，欲致果決于人也。斧、威也，有俯下之義，故以淵言。授斧而必以刃者，欲致果決于己也。虛實、皆指敵言。【吉氏】曰：擇之以吉，以示不敢褻待之誠。授之以權，以明無敢牽制之意。斧象從地，而下授之于將，以見人主威靈無幽弗燭也。鉞象從天，而上授之于將，以見大君之赫濯，無

委寄以權，以見重將之意。

遠弗屆也。授之之後，大將代天子而用之，是備不虞者此斧鉞。而威闔外者，亦此斧鉞也。防外患者此斧鉞，而靖疆圉者，亦此斧鉞也。敢不鞠躬盡瘁，保民而利主也哉。

○ 至於吉日，君入廟門內，西面而立，就主位也。將入廟門內，北面而立，就臣位也。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將以其柄。曰：從此上至於天者，將軍制之。君復操斧，持其柄，授將以其刃。曰：從此下至於地者，將軍制之。見敵之虛，則進而攻之；見敵之實，則止而勿也。

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衆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爲必然也。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

○ 今本、必然之下無也字。

勿、禁止之辭。寒暑必同。不重裘，不張蓋也。

○ 勿以三軍爲衆盛，而輕易敵人。勿以受人君之命爲重，而期以必死

又丁衛
叔之辭。

。勿以自己之身尊貴，而卑賤他人；勿以一己之獨見，而違棄衆議。勿以人辯捷之說爲必然，而偏聽之也。士衆未坐，將勿先坐。士衆未食，將勿先食。大寒大暑，勿服裘張蓋，必與下同其涼燠；如此，則士衆知感，必盡死力以圖報矣。汪氏曰：士卒必盡死力句，跟上士未坐三句來。如此之將，正是服禮服力服止欲之將，豈有士卒不盡死力之事。

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

固 治、平聲。

軍事與國事不同，國事不可從外治之，軍事尤不可從中御之；中御，則將必掣肘，機宜乖舛，非社稷之福，國家之幸也。

編 大將已受斧鉞之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家之事，不可從外治之，

將軍受命，復請君一言，以堅其志。

將軍虎權
之重。

言當獨斷也。軍中之事，則在於將，不可從中制之，言當委權也。既事吾君，又愛吾身，是有二心者也，二心不可以事吾君；君有疑於將，將有疑於君，是有疑志者也，疑志不可以應敵國。臣既受君之命，而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違於國，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爲君，君許之，乃辭而行焉。房氏曰：機務必稟於廟堂，舉動輒請於朝廷，雖有祕密之謀，能不濡遲而預置乎？惟一聽其便宜，則無牽制之患，而免內顧之虞。

未立之先，則貴有鑒別之識。既立之後，則貴有委任之誠。

專者，事成之宰也。斷者，功立之由也。一進止而受制，不可也。

一遲速而遠陳，亦不可也。一賞罰而上請，更不可也。【增】國不可句是客，軍不可句是主。客句輕，主句重。

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

【彭孺熙】曰：軍事既由將出，則將之進退虛實，無不密鑒明晰。至臨敵決

戰之時，自然心堅意誠，毫無阻礙，毫無猶豫，而一心以應敵矣。

○ 凡事中之事，不聽聞於君者，皆由大將而出。臨敵決戰，無有疑二之心。如此，則無天於上，謂上不制於天也。無地於下，謂下不制於地也。無前之有敵，無後之有君，謂中不制於人也。○ 威權之重，如此。王漢若曰：此是專將權意。將任軍事，或進或退，或行或止，一自將操之，非特臣下不容旁參，即大君亦不得掣肘。

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撓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說，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 爲、去聲。降、平聲。說、悅同。

〔談數公〕曰：世人止知君之重將，不知君惟重將，故國家得以安甯。乃知重將者，即所以福君乎？君人者，奈何不重將也。

○ 是故，軍中豈無智者，而智者皆盡其心以爲之謀。誰非勇者，而勇

專任而收
其制勝安
定之效

者皆盡其力以爲之門。猛氣之蹈厲，直出於青雲之上；聲勢之迅疾，有若馳驚之往來。故兵不俟接刃，而敵自降服。凡此皆由將之奮銳先之，而其實自君之專任致之；由是而其效可勝言哉。將見戰既勝於外，功又立於內，爲吏者超遷上賞，百姓皆歡悅，將帥無咎殃；是故風雨應時節，一穀皆豐登，二時稷時安寧，而國家享無窮之福矣，豈非立將之明效乎？武王曰：公之言，善哉！葉伯升曰：氣屬青雲，要跟將權得以自由說來；惟其得以自由，是以感激奮發，而氣屬於青雲也。

將威第二十二

此章重在刑、賞、公、明，則將不期其有威，而威自行。夫威之所以不行者，阻於權貴也，更阻於卑賤也。刑上極而賞下通，斯三軍望而莫入悅，威有不行者哉？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

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註

殺其、一本作殺及。將、去聲。說、悅同。

法每撓於大，故殺之貴加於大；恩每忽於小，故賞之貴及於小。當路、執政權要也。〔定解〕曰：刑上極，賞下通，皆李晟之所出希變。韋仁壽之錄及馬圍，是也。昔張裔稱孔明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孔明所以能令賢愚莫忘其身也。如是，則勅審明，而威無不行矣。

通

武王問太公曰：爲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但不知何以威於三軍？何以示明於三軍？何以禁之卽止，而令之卽行？太公曰：將以誅殺行於貴顯爲威也。以賞賚不遺微小爲明也。以用罰詳審爲禁止而

公行也；故殺戮一人，而三軍震懼者，則殺之。賞賚一人，而萬人喜悅者，則賞之。且法每屈於大，故殺之貴加於大，恩每感於小，故賞之貴及於小。苟殺其當道權貴之人，是刑極於上也，賞及牧牛之豎，馬洗之夫，及廐養之徒，是賞通於下也；夫能刑極於上，賞通於下，則設施公正，三軍震而萬民悅，此將威之所以能行也。

勳軍第二十三

言激勵三軍，令鼓勇先登也。

此章見激勵軍士，惟在以身倡率。夫好生惡死者，人之情也；苟將愛惜其身，孰肯先登先赴。惟寒暑勞苦，饑飽與共，在忘爾我尊卑之形，未有不感激思奮者，豈非勝由己出耶？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勝。

欲三軍之
効力，恃
將有三勝
也。

註 將、先、並去聲，下同。

金、所以止軍。怒者、惡其退也。鼓、所以進軍。喜者、樂其進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人之城，則爭先登，戰於原野，則爭先赴；聞金聲則以止爲怒，聞鼓聲則以進爲喜，將爲之奈何？

太公對曰：此等敵愾，不在三軍之衆，而所恃者，在將有三勝也。

【指歸】將之制勝，豈僅於三，言三勝者，乃勝之大節目處。

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

禮將者，謂行軍之禮，當如是也。

武王曰：敢問其三勝之目，果安在乎？太公曰：爲將者，隆冬不服

重裘，與士卒同其寒也。盛夏不操執扇，與士卒共其暑也。大雨

不張蓋蔽，與士卒均其濕也，名曰有禮之將。爲將而厚於自奉，不

身服禮，則無以知士卒之寒暑，而體其情矣。

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

禮將、而體士卒、寒暑之情，以致其勝。

力將、而體士卒、勞

苦之情，以致其勝。

止將士卒，而體其情，餓餉之勝，以致其勝。

三軍之勇，敢先登，由將能通。

無以知士卒之勞苦。

① 塞、先代反。

力將者，謂先用方以倡之也。

② 出隘塞之險，犯泥塗之艱，將必先爲之下步，舍車騎而徒行，名曰效力之將。爲將而適己自便，不身服力，則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而體其情矣。

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餒。

③ 次、營次也。舍、止宿之處。止欲將，謂不求安飽，而禁止其嗜欲也。

④ 軍皆安定幕次，將方就舍。士卒炊者皆熟，將方就食。軍士不舉火以炊，將亦不先舉火，名曰能止嗜欲之將。爲將而務求安飽，不身服止欲，則無以知士卒之饑餒，而體其情矣。

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餒，故三軍之衆，聞鼓

其甘苦
動之，以激

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

固

見勞苦、一本作見寒暑。好、爲、並去聲。樂、晉洛。

繁、多也。合、相接也。冒矢石，擲鋒刃，豈人之情；然如此則喜，不如此則怒者，有與之共者也。甚矣！身先以率之，感人誠深也。爲將者，可不身體而力行之乎？

圖

夫爲將者，能與士卒共其寒、暑、勞、苦、饑、飽，則有以盡激勵之道矣。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其進；聞金聲，則怒其退。攻人之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相率而爭先登；若遇野戰，白刃始合，士卒踴躍而爭先赴。若此者，士卒非愛好其死亡，而歎樂其傷殘也；爲其將能知士卒寒、暑、饑、飽、之詳審，而見士卒勞苦之昭明，故願效其死力也。此將之三勝爲足恃也，豈徒在三軍之衆哉？

陰符第二十四

通章，祕闕二字盡之。兵事尚密，機密不容則害成；况兵行千里，主與將，相間隔者甚遠，詎可以言語開哉？惟於尺寸之間，判其吉凶，使人無從臆測，貴陰而不貴陽，用意誠深遠也。第尺寸之長短，不過借以例其餘耳；若拘拘於長短之數，則他人得符，亦卽知之。非陰符之義矣。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奈何？

融 卒、者，沒反。

近、朝廷也。遠、邊陲也。中、國中也。外、境外也。給、猶辦也。

融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境，原以取勝也。設使三軍倉卒之間，有緩急事宜，或到當行，或害當避；此時言語文字不通，吾將欲以近而通意於遠，從中而應務於外，以給三軍緩急之用，其道甚

武王究問
人敵三
欲通利
緩急情
軍之近
便遠相
外不相
通也。

當密陰符
之用，陰令
中外暗知
之，而敵莫
能測人。

難。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殺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誓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聞者告者，皆誅之。入符者：主將祕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註 殺、一本作擒。將、使、並去聲。降、平聲。

符、以竹爲之，或以銅爲之，中分爲二，右留於君，左在將所；有故則陰通而合之，以爲符驗，故曰陰符。稽、遲滯也。祕、密也。「新宗」曰：軍中勝負之機，謹藏於長短之中，敵雖聖智，莫能測度也。

解

太公對曰：將深入敵境，與主相隔，雖云甚遠，其所恃以相通者，有陰符爲之往來耳。陰符之用，凡有八等，遇有一事，陰使人通之。

，卽傳符之人，亦不得而知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人之軍，殺人之將，其符長九寸。降人之城，得人之邑，其符長八寸。却退敵人而報遠，其符長七寸。誓吾士衆，使之堅守，其符長六寸。請糧益兵，其符長五寸。吾軍敗北，將帥亡歿，其符長四寸。吾軍失利，士卒亡歿，其符長三寸。諸凡奉命出使，以行符信，有稽留失期者；與以陰符之事，漏泄於外，及人聞之者，與告之者，皆誅之。凡此八符者，主與將，謹慎而祕聞之；所以陰通上下之言語，不漏泄於中外，此君將相通之權術；敵雖有聖智之人，亦莫之能測識也。武王曰：公之言善哉。【大全】陰符，惟人主與大將得知之，其餘皆不得知之。符而曰陰，已有不可與聞於人之意。

祕聞，只是不許漏泄之意，所以用符者，以不用言語文字，恐泄之中外也。又用符有八等者，正使人測度不得，更見密處。

陰書第二十五

此章陰書，更密於陰符。陰符以長短相通，猶有一定之示；至於陰書，全閱則無遺，單辭則未竟，雖持之者，亦不知其情，何等微密，然在用之之人何如耳。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繁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

註 將、去聲，下同。

無窮之變、因敵變化，無方體無窮盡也。不測之利、出人意料之外也。

釋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與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化，謀不測之便利，其事甚爲繁多。陰符一物，終不能明，奈其相去又其遼遠，言語文字不得相通，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

武王疑用
陰符，止
通其大
略，而不
可喻，其
微、故、細
有此問。

君將有大
慮，結密
又當用書
以通陰
符之所不
及。

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謂

遺、王賈也。一分之分、去離。參、和相反。

諸、猶凡也。『丁氏』曰：一書而爲三分，令一人持一分，則全書之集，未盡乎一分之內。三分授一人，則一書之義，各屬於三分之中；發之參差而不齊，雖泄其先，未泄其次，卽泄其次，未泄其後；而其書之情，不第敵人不知，卽我之左右亦不知；不第左右不知，卽持書之人亦不知，而要惟得書者，合三分而共覽之，則書聯而詞亦聯，詞聯而義亦無不聯，雖千里若面談矣。

圖

太公對曰：諸凡軍中有陰密之事情，遠大之謀慮，當用陰書，不用陰符，主用書以遺將，將用書以問主。所以陰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謂一書之文，分爲三部，一部之書，又分爲三分也。三發而一知者，謂持書必用三人，使一人各操一分，還歸一人，全閱則無遺，單看則未明，雖持書者相參，而亦不使之知其

情也，此之謂陰書；敵雖有聖智之人，亦莫之能測識也。武王曰：公之言善哉。「合參」兵乃陰事，最忌漏泄。陰書以一書分而爲三，以三分合而成一，人皆不知，惟得書者知之，密之又密矣。不重在一知，只重在不使人知上。

軍勢第二十六

此章在士罕而功倍句。截前言兵機貴隱，後言「勢貴雄，孫子論勢，以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喻其險而不可遏。太公論勢，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喻其速而不可禦，其義惻也。

通章前後，只是一意。先言發於無窮之源，後言知神明之道，總歸重於將心上。先言事莫大於必克，後言一決而不猶豫，總歸重於將心之果斷上。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

攻伐之道，
貴奇正，
變化，以
攝其勢。

定見也。條而往，條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

註 陳、去聲。

勢、行軍之勢也。變、權謀之變也。不制者、不受制於人也。聞、指我之情言。見、指我之形言。困、窳也。危、殆也。

解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敵入之道，奈何？太公對曰：行軍之勢，因於敵冢之動，不可執一。權謀之變，生於兩陣之間，不可預設。奇正之用，發於無窮之源，不可限量。故至要之事，不可以語露；用兵之法，不可以言傳。且事之至者，在於一心之運用，人言不足聽信也。兵之用者，奇謀妙於莫測，其形狀不執定見也。條然而往，條然而來，能獨自專擅，而不受制於人者，用兵之道也。使人得聞我之情，則必議我之動靜。使人得見我之形，則必謀我之虛實。我之動靜，彼既得知之，則必為彼所圖。我之虛實，彼既得辨之，則必為彼所危。此用兵所以貴密也。【指南】此不是孫子奇正相生，循

環無端之說，見得用兵執一不得。變生於勢，勢生於敵，隨機應變，奇奇正正，各有所因。重軍勢講，無窮之源非深也，言之動不可知，不可着，我之變亦莫能執，莫能定，卽是無窮之源。雖上文勢生於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單重心講，未得旨，觀下兵之用，其狀不定見，了然矣。

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

· 匪 將、去聲。夫、音扶，並下同。見、賢遍反。倍、上聲。

【劉氏】曰：善於攻伐者，圖微實密，制勝貴豫，奇正錯出，變化無窮，上戰無與戰，乃稱爲上聖也。

兵機尤貴
于隱。

【通】設善戰者，不待張揚軍勢，而自有潛謀秘計以取勝也。善陰謀者，防微杜漸，理會於未生之計也。能勝敵人者，見其察也，制勝於無形之始也。上戰者，無與人戰，而自能取勝於敵也。故與人爭勝於自勇之兩者，非戰之良務也；設備於已亡失之後者，非謂之上聖也；智謀與衆人同，而無以見者者，非謂之國師也；技藝與衆人同，而莫能見巧者，非謂之國工；此上兵所以圖勝於未然也。兵之計，莫有大於玄默；必克者，必勝於人也。兵之用，莫有大於玄默；玄默者，善藏其用也。兵之動，莫有大於不意；不意者，兵機之神，而出敵人之不意也。兵之謀，莫有大於不識；不識者，謀之深，而使敵人不能知也。夫先勝者，先示怯弱之形於敵，而後與之戰者也。示弱以驕敵，而設奇伏以勝之，故士止用其半，而功則必倍焉。非良將上聖之所爲，何以至此哉？【醒宗】不待張軍，全在料敵制勝於無形上見。【大全】理字，卽有消弭之意。天下事，只患不能理；能理無論其已生未生，皆可防杜也。今云理于未生者，更見理

之容易；若已生，亦未始不可理，但不如未生之爲不費力，所以爲善除患也。方伯樞曰：玄者，精微而泐遠之謂。默者，寂靜而無聲之謂。用、是行兵運籌之作用也。

說到用上，便是向外面布置，恐又涉於有形，所以說莫大於玄默也。【醒宗】已見者，謂之用。未見者，謂之謀。不識者，神運其謀，而敵莫能窺測之謂也，指敵之不識言。謀而人識其爲謀，謀之以形措，謀之小者也；謀而人不識其爲謀，謀之以神運，謀之大者也。如陳平反間之謀，楚不能識；黃蓋詐降之謀，魏不能識，斯其謀莫大焉。

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

註 以、一本作之。

徵、驗也。紀、極也。循、順也。天地之動，即陰陽之道，陰陽之道，即天地之盈縮。夏至一陰生，至十月，則純陰矣。冬至一陽生，至四月，則純陽

聖人因造
化之消息
，以爲動
靜之常
，是上文用
兵貴隱之
意。

矣。陰而陽，陽而陰，此天地之動也。氣升而盈，氣降而縮，此常道也。春夏物生，陽之形也。秋冬物死，陰之形也，陰陽往來，成天地之化，聖人於是因之，惟其時耳。

翻

惟聖人之用兵，徵驗於天地之變動，人孰知其絕極。循順乎一陰一陽之道，而從其往來之候，當天地一盈一縮之理，而因以爲動靜之常；萬物有死有生，正天地盈縮之形也，故聖人因以用兵，而爲生殺之政焉。【醒宗】聖人仰觀俯察，卽徵驗也。動字尤爲喫緊，徵卽聖人之動處，天地有殺機而後動，聖人因天地之動以爲動，所以起兵端而行兵事；若天地不動，聖人不敢強動也。【指南】曰：幾者，動之微，此正知幾之旨。【文訣】天地之動，謂氣化運數，由盛而衰，亂極反正之會也。【大全】當天地盈縮之會，暗不見以爲變，乃聖人不以爲變也，一因之以爲常焉。沈琢取曰：形字，要看得好，如天之寒暑代更，地之夷險不一，若說入細微，便是天地之理，不是天地之形。

用兵之道，貴審形，觀變尤貴，定見，存而不可，存於二之心。

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爲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

不撓、言不撓亂於事機也。獠、狐、二獸名，豫、疑、皆不決之意。

圖 故古人有曰：未見敵人虛實之形而與之戰，兵雖衆多，必至於敗；

惟善戰者，心有定見，雖居危疑之時，自不致撓亂，見有可勝之形，則起而戰焉；見有不可勝之形，則止而退焉。故曰：爲將者，無懷恐懼之心，無存猶豫之念；用兵之害，惟猶豫不決爲最大者，三軍之災，莫過生於狐疑而已。【折宗】不撓，總是自己心裏有主宰，不二三其見的意思。【指南】泛講心中有主，不爲敵動，未見醒透。玩下文，見勝則起，正是見形而戰，不恐懼，不猶豫，不狐疑之義。【醒宗】兵乃機事，機則不可失，兵有時宜，時則難再得；倘一有顧前顧後之心，敵反得以乘我矣。所以說猶豫之害最大，猶豫則有等待之意，此蓋飛警之也。

兵貴乘時
決、庶
兵威奮
而後能
具草禦之
勢。

結言爲將
者、當妙
神明之用
、以爲破
敵之勢。

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近之者亡，孰能禦之。

○ 後、近、並去聲。

從之者、順時勢也。疾雷、迅雷、喻兵勢之疾速也。

○ 是以善戰者，見利則必赴而不失，遇時則果決而不疑。若失利不取，後時而動，反受其禍殃，奚可哉。故智者，順從其時，而不坐失其機；巧者，一決而不猶豫其念。是以急擊之雷，人不及掩耳，迅速之電，人不及瞑目；赴之也若驚，用之也若狂，當之者必破，近之者必亡，其孰能禦之哉？

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 橫、去聲。

神者、心之變通。明者、心之朗徹。道、指不言不見而言。橫、強暴也。立、建樹也。【大全】曰：不言而守者神，不見而視者明，合之則爲神明。夫惟心神且明，則朗然內照，灼然外觀，譬之止水燭形，而妍媸莫遁。夜光照物，而秋毫爽不爽。故以此神明應事，則事至而輒通，以此神明運謀，則謀誠而輒効。以此神明待敵，懸敵命於掌中。以此神明建功，收隆勳于帷幄，有必然者矣。

○

夫爲將之道，有人所不言而自能固守者，斯可謂守之神也。有人所不見，而獨能審視者，斯可謂視之明也。故能知神明之道者，守於未形，視於未萌，自然戰必勝，而野無暴橫之敵；攻必取，而對無建立之國矣，行軍破敵之勢無過於此。武王曰：公之言善哉？【大全】不言而守，正是心之神處，見得將不言之際，不可謂其不言，卽此洞然寂然之地，是其至變至化之地；故曰，神也。若不神，何以見守；若徒守，天下豈少死灰槁木之流，則將之不言之守者，何取？故惟神，纔說個不言而守也。

奇兵第二十七

此章言用兵貴得勢，而勢之至神，則在於用奇，故詳言二十六事：靜之則莫測，而動之則莫禦，守之則莫犯，而攻之則莫遏，立之則堅定而莫搖，變之則幻化而莫定。總之，皆將心之出奇無窮也。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釋 天上、九天之上也。地下、九天之下也。神勢、神妙莫測之勢也。

經 武王問太公曰：用兵必有法，凡用兵之法，其大要何如？太公對曰：古人之善爲戰者，非能戰於九天之上，非能戰於九地之下；其成與敗，皆由用兵神妙莫測之勢耳。得神妙莫測之勢者，則勝而昌大也。失神妙莫測之勢者，則敗而滅亡也。【大全】勢原是隨人轉動，我得勢而不能，則勢終是一定，然則神者，乃用勢之至也。【

用兵之道，皆由神勢，以爲發論之端。

合參】神勢二字相連，神以妙其勢，勢以合於神，乃是指其變化變化之用，無方無體之機言之。

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深草
翳者，所以遁逃也。谿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
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

圖

夫、音扶。兩陳之陳，去聲。行、戶郎反。騎、音寄反。塞、先代反。

爲變、言爲變動不測之計，所以愚敵人之意。遁逃、言爲我軍逃歸之計，所以防意外之患。止車禦騎、指敵人之車騎言。以少擊衆、借險阻之勢以爲功也。

圖

夫彼此兩軍對壘之間，出甲陳兵，或縱其士卒，或亂其行列者，所以爲變詐以誘敵也。處軍必依草木深茂之地者，所以爲遁逃計也。

據谿水山谷險阻之地者，所以止敵車禦敵騎也。吾軍或止險隘關塞，山設林木之處者，所以因我軍之少，欲擊敵之衆也。

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

匿形力戰，破敵設勢，奇之神勢。

示變遁逃，止禦擊衆之前對。

因勢襲擊
渡越江
河，降城
服邑之神
勢。

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囹 劫、於交反。將、去聲，下同。

劫澤、低下之地。窈冥、幽深之所。形、指我之兵形言。清明、廣野平原，無可遮蔽之處。精微、指敵之計謀言。

囹

或屯水澤低場，窈冥冥暗之處者，所以藏匿我兵之形也。清明而無林木隱蔽者，所以決戰而施勇與力也。疾速如流矢之急迅，馳擊如弩牙之發動者，所以破敵人精詳微妙之謀也。詭詐隱伏，施設奇兵，遠張其軍，以誑誘之者，所以破人之軍，擒人之將也。

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堦，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

囹 四分、一本作四方。驗水、一本作鹹水。候、一本作候。暴、蒲報反。降、

平聲。

四分五裂、言紛紛紜紜，若無紀律也。方圓、以敵陣言。一擊十、十擊百、是以治待亂，以佚待勞，故能以少擊衆也。奇技、如天潢飛江之類。踰水戰、言防有踰水而與我戰者。關、關限也。堦、斥堠也。暴疾、謬遁者、乃於長關遠堠之間，往往來來，急暴迅疾，及詐偽遁逃也。

使吾軍四分五裂，若無統紀者，所以乘便因虛，擊人之圍陣破人之方陣也。因彼軍之驚駭而衝擊者，所以以我之一，擊人之十也。因彼軍之勞倦，暮而舍止者，所以以我之十，擊人之百也。用奇巧之技者，所以越絕深水，濟渡江河也。用強弩與長兵者，所以防人踰水，而與我戰也。長其關限，遠其斥堠，暴疾往來，詐謬遁逃者，所以降人之城，服人之邑也。

鼓行譟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

運奇制敵
絕糧道
追敗亡
而勵士
卒之神勢

刑、賞、武、疾、宜、衆、心、
子、文、徐、得、一、神、
以、之、之、
勢、衆、心、

使、去聲。

同服、同其服色也。以義、激以大義也。

擊鼓而前行，使士卒謹誦混擊者，所以疑誤敵人，而行吾奇謀也。

因大風甚雨，而敢進兵者，所以搏擊人之前，掩擒人之後，而出其

不意也。僞稱敵之來使者，所以斷彼糧道，而使之莫覺也。詐認號

令，與敵同其服色者，所以防備彼軍之走北，而為追襲計也。將戰

必以譏激之者，所以勵吾士衆，剷勝敵人也。

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

。一喜一怒，一予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

和三軍，制一臣下也。

罷、疲同。予、與通。

進、猶振作也。喜怒、以情言。予奪、以爵言。文武、以政言、徐疾、以令

言。

爵以爵秩，重以賞賚者，所以勸吾士卒之用命也。嚴以五刑，重以

謹防守，
往來，
神勢，
久之，

五罰者，所以違吾軍之疲怠也。一喜一怒，喜怒得宜，不妄喜，亦不妄怒。一予一奪，功罪皆當，不妄予，亦不妄奪。又以附衆，武以威敵，一文一武者，張弛寬猛之相濟也。徐以縱之，疾以收之，一徐一疾者，禁舍開塞之得宜也。此四者，乃所以調和三軍，而使之心同。制一臣下，而使之力齊也。

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特久也。

圖 處、上聲。

默往來、使敵不知也。〔定解〕曰：以上二十六事。皆明神勢之所在，大要辨險塞，料敵情，設伏擊衆，尊爵重賞，嚴刑飭罰。從此神而明之，便可上至九天，下至五地，亦安能舍常法而求之天之上、地之下，以爲奇哉。

圖 處高敞之地者，便於眺望，所以爲警守之資也。保險阻之處者，據其地利，所以爲固守之備也。居於山林茂盛而幽隱者，所以潛默吾

行軍在于
奇變之當
知。

實備在大
將之一身

之往來，而使人不之知也。深吾之溝壑，高吾之壁壘，積糧又多者，所以欲爲持久之計也。凡此，皆用兵之神勢也，可不審哉。

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

匪治、去聲，下同。

分、分散也。移、遷移也。治、分數明也。亂、僞爲亂也。

故古語有之曰：不知戰與攻之計策者，不可以與之言敵。不能分散士卒，遷移行陣者，不可以與之言出奇之兵。不通治而僞亂，進而實治之兵者，不可以與之言權變也。

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

三軍非、誰與効死。非銳、誰與克敵。非不疑、誰與必往。非不傾、誰與

決勝。非知機、誰與權變。非有備、誰與應卒。非盡職、誰與摧鋒。要之：皆自將之仁、勇、智、明、精、微、戒、謹、強力、先之也。

經 故古語又有之曰：將不寬仁，則三軍疎而不親附。將不勇敢，則三軍柔而不精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而失其倚恃。將不明，則三軍大傾，而失其依附。將不精細微妙，則三軍失其發動可乘之機。將不時常戒懼，則三軍失其備禦自守之具。將懦弱而不能強力，則三軍皆不畏懼，失其常職而不守。

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注 將受斧鉞，統士卒，以角勝于鋒鏑之下；死生存亡，懸于旦夕；將能制勝，則人皆生而國存，不能制勝，則人皆死而國亡；故曰，人之司命，此用將不可不重，而為將不可不慎也。

經 故將者：三軍之司命，三軍之衆，與之而俱治，與之而俱亂者也。將之所係，顧不重哉！故人君能得賢將者，則兵勢強盛，而其國亦

申言爲將者所係之重。

欲知三軍之消息，當以十二律之分屬五音，行，分屬五音，相尅者，其以爲負勝之決。

昌大；不能得賢將者，則兵勢微弱，而其國亦危亡，可不慎與？用神勢者，非得賢將不能也。武王曰：公之言善哉。【新宗】兵強國昌，只在得賢將上，見賢將不可不得也。

五音第二十八

此章見五行之理，乃天地陰陽之分治，生尅一定之恆性，萬事不易之根本也。况兵事之兆驗，尤其微妙而可憑者乎？惟於敵人之動靜，外候其聲音而察之，聽其管中之聲，并知其聲中之色；五色符於五聲，五音又符於五色，因以審其理，而尅制之；雖不足爲制勝之本，而亦可以輔佐於外矣。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

困 夫、音狹、徵、屬反、下同。易、去聲。

律，殺竹爲簫，陰屬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也。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凡聲音之起，生於人心，感乎物而動，其理最微，而感應却自然不爽。樂記曰：奸聲感人，逆氣應之。正聲感人，順氣應之。兵之爲道，至險而亦至顯，故於聲音有合。

圖 武王問太公曰：聲音之道，與治道相通者也。但不知十二律五音之聲，亦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及勝負之決乎？太公對曰：深遠哉！王之間也。夫律管十二，雖有六陽六陰，其音之大要，不過乎五音焉；宮、商、角、徵、羽，此真天地之正聲也。自古及今，萬代不可改易。其實五音屬於五行，金、木、水、火、土之神妙，乃斯道之經常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各有相尅而勝，故兵家亦各以勝攻不勝也。以此占之，消息勝負，不由是可決乎？【大全】宮、商、角、徵、羽，乃聲之祖，雖變化迭出，總不出這五聲；所以這五聲爲正聲也，萬代亦不能易之，如可易，則非正聲矣。【指

上古效五行之相尅
•以制其剛強。

南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齊氏曰：聲有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而徵爲事，羽爲物也。繁音縟節，變化多端，要必本此以相生，而五者卒不可得而混；以之格天地，通神人，而不外於五音也。以之諧庶尹，率獸舞，而不外於五音也。三皇易而爲五帝，五帝易而爲三王，而正聲猶是也。禮受易而爲征誅，雲門易而爲韶濩，而正聲猶是也。〔增〕十二律，黃帝所作，陽六爲律，陰六爲呂，言律而不言呂者，陽統陰也。

古者二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

闕

虛無、如結繩而治是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皆由五行者、法五行之相尅，以制剛強也。六甲之分：謂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也。微妙之神：謂木神青龍，火神朱雀，土神勾陳，金神

白虎，水神玄武也，【指歸】曰：相生相尅，固五行之自然，而其中實有神焉；在人所不知不解之際以勝之，非人之所能爲也。

古者，三皇之世，人物雖已漸興，而虛無之情如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起意，以制之耳。五行之道，乃天地自然之理，六甲之所以分，至微至妙之神也。

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

駢 騎、奇寄反。呼、去聲，下同。之徵徵字，如字。

天清淨、謂天氣清明之時。敵之聲，應乎角音之管，是敵方木神用事，當以白虎時日方位勝之；角屬木，白虎金神，金尅木故也。敵之聲，應乎徵音之

其法當微
所驚音之
運對制，以
而後可爲
佐勝之徵

管，是敵方火神用事，當以玄武時日方位勝之；徵屬火，玄武水神，水尅火故也。敵之聲，應乎商音之管，是敵方金神用事，當以朱雀時日方位勝之；商屬金，朱雀火神，火尅金故也。敵之聲，應乎羽音之管，是敵方水神用事，當以勾陳時日方位勝之；羽屬水，勾陳土神，土尅水故也。宮爲四音之主，屬土，土性重靜，故聲不應；青龍木神，木尅土，故勝宮者以此。符、驗也。徵、兆也。佐之云者：謂制勝有本，但假五行之神，生尅之理，以輔助之而已。

圖

其用此五行之法：以天氣清淨，無陰雲風雨之日，至夜半，遣輕騎前行，至敵人之壘，約去九百步之外；徧持十二律管，當耳大呼，以震驚之，而觀其應聲焉；乃有聲相應入於管中，其聲之來也，甚爲微妙。角聲應管，當用白虎時日方位勝之，蓋角聲屬木，白虎金，金尅木也。徵聲應管，當用玄武時日方位勝之，蓋徵聲屬火，玄武水，水尅火也。商聲應管，當用朱雀時日方位勝之，蓋商聲屬金，朱雀火，火尅金也。羽聲應管，當用勾陳時日方位勝之，蓋羽聲

屬水，勾陳土，土尅水也。至五管聲皆不應者，是爲宮聲也，當用青龍時日方位勝之，蓋宮聲屬土，土性靜，故其聲不應，青龍木，木尅土也。此五行之符驗，佐勝之徵兆，而兵事成敗之機，先見於此矣。武王曰：善哉！公之言乎。【文訣】兵不能出於五行之理，而實不專恃五行之勝，故但曰佐而已。

佐者，以五行不能主勝，但能佐三軍使勝耳。【醒宗】用兵之道，原貴人事，不單恃生尅；至五行生尅之理，不過借以佐我勝之徵驗耳。用兵知此，則自不昧於其機，而能因之以爲克敵之助矣。

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因 外候、謂候于外而者。聽之、聽敵人之聲以占五音也。聞其響之謂聲，見其形之謂色，聲色皆指敵人言。符、猶合也。

五音之應，又有外候，而得者。

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自外候而占察以得之者。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不難，當因敵人驚動之時，則聽其聲以占五音；如角風木，抱鼓以木爲之，聞抱鼓之音者，知爲角聲之應也。徵屬火，見敵人之火光者，知爲徵聲之應也。商屬金，聞敵人金鐵矛戟之音者，知爲商聲之應也。嘯呼出於口，口屬水，聞敵人嘯呼之音者，知爲羽聲之應也。土性靜而無聲，寂寞無聲者，知爲宮聲之應也。此五音者，皆在外之色象，亦與五行相應，乃聲色之符驗也；能審乎此，可以知消息，決勝負矣。【釋宗】聲、色、皆指敵而言。【揆題鏡】五音與五行相配，宮、商、角、徵、羽、皆應乎聲、見諸色者也。

如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斷其吉凶。師曠審音，而知南與之不競。季札觀樂，而識世代之盛衰也。

兵徵第二十九

此章是天人合一之旨，首以人事決之，次以天道決之，終因氣色而徵其人事，見天人原相符合也。為將者，能知其可入可之故，以為趨避之宜，則無往不得其勝矣。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為之奈何？

武王欲明勝負之徵，為發問之端。

○ 徵，兆也，即機之先見者也。

○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於未戰之前，先知敵人強弱之勢，豫見其勝負之兆，將為之奈何？

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

○ 候，一本作防。見、暨，遍及。將、去聲，下同。

○ 精神，指敵人之精神言。〔方氏〕曰：勝負有徵，見於精神，此較徵之音聲，尤為切也；人有吉凶將至，為喜為憂者，亦於神色見之。矧兵家之勝負乎？

敵人勝負之徵，必發見於精神之明將能察之也。

衆心悅，期長
微光。

衆心驚，惑
不甯，玩
法，將之
後兆。

太公對曰：兵家勝負之徵兆，必有精神發露先見於外，惟明智之將

能察之。其徵驗在人謹慎候伺敵人之出入進退，審察其動靜，與軍

中言語妖祥之事，及士卒互相告語之詞。【文訣】事之成敗，人之

精神爲之。故兵家之威勝或負，亦必先有一段精神發露於氣象之間

，形見於動靜之際，要在智將之能察而知之耳。

凡三軍說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

困說、悅同。

喜、謂顯也。陳、陳說也。賢、稱贊也。

凡三軍之衆，心志喜懌怡懌，士卒皆畏懼法令，敬守其主將之會

相喜以破敵之期，相陳以勇猛之事，相賢以威武之勢，此兵家強

之徵也。

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

也。

強敵、一本作敵強。敵、人妻。

不齊者、心志之不一也。

若三軍之衆，類數驚動，士卒之心不能齊一，皆相恐懼以敵人之強，互相私語，以出師之不利；士卒之耳目，常相聯屬，心中皆驚懼而不安；妖言不止，衆口交相煽惑；不畏懼其法令，不尊重其主將，此兵家怯弱之徵兆也。

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鞀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

陳、去聲，下同。

齊整、謂不參差倦怠也。旌旗前指、士氣振作也。金鐸、以止軍者。鞀鼓、以進軍者。揚清、宛鳴、金鼓宣暢也。神明、猶言天意。助、默相也。徵、先兆也，承上文而言。三軍陣定守固，此人心之一也；大風甚雨之利，此天

兵之助，神明固
又得神助，而
之助，神明固
爲大勝之
徵兆。

陣氣旌靡
士氣神不
助，神明不
大敗，而爲
兆。

心之順也；天與人歸，乃神明之助也，不卜而知爲大勝之徵矣。

■ 若三軍之出入進退，行伍齊而整，陣勢堅以固，深溝高壘，便於固守，又有大風甚雨，利益我軍。且三軍無故，旌旗向前而指，金鐸之聲，揚起以清亮，鼙鼓之聲，宛轉以高鳴；此必默得神明之助佑，乃兵家大勝之徵兆也。【大全】不言制勝，而言助勝，見當以人事爲主。【指南】看無故二字，正是神明之助，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精神先見，亦在平日之能盡力人事上。

行陳不固，旌旗亂而相遠，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

■ 行、戶郎反。折、之舌反。

鼓惡濕，沐則其濕已甚，擊之不鳴。

■ 若行伍陣法，俱不堅固，旌旗靡亂而相連繞；兵之所動，則又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之心，驚恐畏懼，氣勢斷絕，而不相聯屬；戎馬

驚駭奔逸，而不調習，兵軍之軸，忽然折斷；金鐸之聲，下以濁，振之而不惰；鼙鼓之聲，濕以沐，擊之而不鳴，此兵家大敗之徵兆也。

以敵城之氣色，而混知勝負之機也。

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

困 降、平聲。復、方六反。覆、扶又反。

西、北、陰方，陰主殺，故可克可降。東、南、陽方，陽主生，故不可拔，不可攻。出而復入、無主之象也。覆、壓也，軍必病，指我軍言。高而無止、長久之象也。

凡攻人之城，圍人之邑，若城之氣色如死灰之狀，乃不祥之色，其城可得而屠也。城之氣若出而向北，其城可得而克也。城之氣若出

因天之雷
雨，而規
知勝，而
微兆。貴之。

而向西，其城可得而降也。城之氣若出而向南，其城必不可拔也。城之氣若出而向東，其城必不可攻也。城之氣若出而復入者，以守城之主逃北故也。城之氣若出而覆我軍之上者，我軍必病，以城之氣壓我故也。城之氣若出高而無所止者，主用兵之長久故也。此相氣以攻城之法也。

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善哉！

■ 亟，吉逆反。十日、日旬。雷雨、天變也；不雷不雨，則無可乘之便。大輔、賢才大佐也。

■ 凡攻人之城，圍人之邑，經一旬，而天不雷不雨，無可乘之便，必當速去之，以其城中必有大輔佐之人也。此攻城者，所以貴審知其有可攻之形而攻之，無可攻之形而即止。武王曰：公之言善哉！

農器第三十

此章以富國為強兵之道，即古者寓兵于農之意。無事、吾農即吾兵。有事、吾農即吾兵。不待別設備兵，而國家長享太平之樂。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

戰有戰具，攻有攻具，守有守備，禦有禦備，其事甚繁；然又不可以畏難而廢之，是既費民財，又勞民力也，故武王問及之。

武王問太公曰：戰攻守禦之事，原所以治天下安國家者；今天下既以安定，國家又無所爭，將戰攻之器具，可無用其修治乎？守禦之豫備，亦可無用其設施乎？此聖人衣袂之戒也。

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蒔、笠、笠，其甲、冑、干、櫓也。鑊、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

耒耜、田器，神農氏採木為耒，剡木為耜；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行馬

武王問戰攻守禦之具，備正安不忘危，治不忘亂。

合下三節，皆言農事，即為兵於古之意。

、以木爲螳螂，劍亦扶胥也。莢粟、以鐵爲之，或以木爲之，皆拒守之器。馬、用之乘者。牛、用之耕者。車輿、用之載者也。營、屯營也，壘、礮壘也，皆舍止之所。蔽、藩垣也。櫓、大楯也，又城上望樓。及陣中高巢車，皆曰櫓。鑷、除草器。耨、摩田器。矛、夷矛，酋矛也。戟、有枝兵也。蓑、蓆、皆草名，可爲雨衣。登、笠、卽箬也。有柄曰登，無柄曰笠。甲、披於身，胄、戴於首，所以自衛也。干、楛於車，櫓、列於營，所以捍外也。鑿、大鋤也，用之闢土。鑿、鑿也，用之起土。斧、以之斫。鋸、以之斷。杵、臼，以之舂，皆農器也。

○ 太公對曰：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其戰攻守禦之器具，盡在於農家之人事而已，不必別有修設也。農家之有耒耜，其卽兵家之有行馬蒺藜也。農家之有馬、牛、車、輿，其卽兵家之有營、壘、蔽、櫓、也。農家之有鋤耨之具，其卽兵家之有矛戟也。農家之有蓑、蓆、登、笠，其卽兵家之有甲、胄、干、櫓也。農家之有鑿、鑿、斧、鋸、杵、臼，其卽兵家之有攻城諸器也。

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紉，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

■

牛耕，馬載，兵家轉輸之義。雞司晨，犬司夜，兵家伺候之義。織紉絹帛，兵家旌旗之象。平治土壤，兵家攻城之象。

■

農家之用牛馬以載物，其卽兵家之所以轉輸糧餉也。農家之有雞以司晨，犬以司夜，其卽兵家伺候之義也。農家之婦人織紉絹帛以爲衣，其卽兵家旌旗之用也。農家之丈夫平治土壤以力耕，其卽兵家攻治城垣之象也。

春鋤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

■

鋤、耨、普活反。騎、奇寄反。耨、奴豆反。

鋤、刈草之器，卽鎌也。耨、耘草也。刈、收割也。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

春月鋤去草棘，非農家之方春業乎？其與戰之以車騎先出者同也。

夏月耘耨田疇，非農家之盛夏業乎？其與戰之步兵後出者同也。秋
月刈禾薪，其如用兵之糧食儲備也。冬月充實倉廩，其如用兵之
堅守備用也。

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
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
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
也。

理 長、上聲。將、去聲。治、平聲。下同。

相伍、聯爲什伍也。周、垣牆也。垣、牆也。隄、隊伍也。分、部分也。人
事、即農事也。

田里之間，相聯爲伍，其如兵家之約束符信也。里有吏主之，官有
長統之，其如軍中之將帥也。每里有周垣，以爲限隔，不得互相過
越，其如兵家隊伍之分也。輸運穀粟，收取芻草，其如兵家倉廩廚
庫之備也。春秋二時，治城郭之缺壞，修溝渠之壅塞，其如兵家修

治墾墾之法也。故用兵之器具，盡在於農家之人事也，豈非兵農合一之旨哉。

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紉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註

爲國、一本作用兵。畜、昌六反。處、上聲。

周家以農事開基，豳風七月之詩，凡所以爲民謀者，無不熟悉而周詳。斯所以爲兵計者，亦無不豫圖而先備；雲蓑雨笠之人，卽披堅執銳之人，不必外是而別爲戰守也。出作入息之事，卽折衝禦侮之事，不必外是而別爲戰守也。惟使吾民日用而不知，有爲之之利，而無其迹；有取之之逸，而無其勞。男勤於耕耘，女勤於織紉，衣食充裕，家給人足，民富則國富；人自爲守，家自爲衛，國富則兵強；道莫大於此，亦莫全於此矣。若舍民以言兵，而民病，兵不可得而用也。舍民事以言兵事，而兵亦病，兵又安得而用乎？故善於爲國者，務取足於農家之人事，必使百姓遂其六畜，而不令

富國強兵之道，以結上文，盡于人事之意。

通

之失時。闢其田野，而不使之荒蕪。究其處所，而不使之雜居。丈夫治田有畝數，不令廢農事。婦人織紉有尺度，不令廢女工。此乃富國而卽寓強兵之道也，王其思之乎？武王曰：公之言善哉！【合參】爲國者，取非其取，其取必窮。惟人事乃民之自有者，而還與共之，則民不困於取。【醒宗】兵不外於農，制兵不外於制農；兵農分而爲二，則兵之事，取于農之事，而常不足；兵農合而爲一，則兵之學，取于農之學，而恒有餘。【大全】道字，指上遂六畜，闢田野，究處所，男盡力于耕，女服勤于織而言也。富強不平語，言富國乃所以強兵，國家不可一日不習兵，又不可終日好用兵；故寓建威銷萌之意，于服用力穡之中，而俾人人爲農夫者，則人人皆勇士矣。

虎·韜

虎，取其威猛而不畏人也。此篇言威武之事。故以虎名。

軍用第三十一

三軍器用，各有科品，太公因王之端，而發其

武衛大扶胥之用。

此章言軍用者，軍中之器用也。兵之立威，雖不專恃器用，而當攻守之際，則非器用無以立威。故科品爲兵之大威，此太公所以備論詳言之也。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

翻 夫、音扶。

科、門劍也。品、等級也。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征伐，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或衆，或寡，豈亦有一定之法乎？太公對曰：大矣哉！王之問也。夫兵以威勝，故攻守之器具，各有科品，非徒爲器具而已，實乃兵之大威也，豈無法以處此。武王曰：願聞之。

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個人進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陳，敗強敵。

武衛、一本作衛。將、去聲。乘、陳、並去聲，下同。

武衛、卽武衛也。扶背、車之別名，乃戰車之大者，古者軍中有武衛，以爲藩籬，疑卽此類也。材士、材勇之士。震駭者、言以此陷堅陣，敗強敵，而人雖不震恐驚駭也。

太公曰：所謂大威者，不止于武士戰將之多，爲足震懾人心也。凡

用兵之大數，將帥帶甲之士一萬人，其法：用武衛大扶背三十六乘，又旁用材用之士，持強弩矛戟，以爲羽翼。每一車以二十四人推之，用八尺車輪，轉運，車之上立旗與鼓以振揚之，兵法謂之震駭。用以陷堅陣，敗強敵。【新宗】軍乃軍中大戰具，而大扶背尤爲衆車之最大者，故兵法名爲震駭也。

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

武翼、與武衛同。大櫓、車上之蔽，置矛戟於車上，備擊刺也。武翼差小，故其數倍之。絞車、如今汲水划車之制，下有四輪，用之城上，以繩撻飛鉤

武翼之制。

，絞敵之雲梯木幔也。連弩、一發兩矢之弩也。

○次有武翼，置大櫓於上，以爲之蔽，更設矛戟佐之，以備擊刺。中扶胥七十二具，亦用材勇之士，持強弩矛戟，以爲羽翼。蓋其制差小，止用五尺車輪爲轉運，絞車連弩以自副焉，亦用以陷堅陣，敗強敵也。

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六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

○小櫓、亦車上之蔽。提翼、視武翼尤小，故其數又倍之。鹿車、今之獨輪小車也。

○又次有提翼，置小櫓於上，以爲之蔽，小扶胥一百四十六具，以供往來之用，絞車連弩以自副焉。蓋其制視武翼尤小，止用鹿車輪爲轉運，亦用以陷堅陣，敗強敵也。

提翼小扶胥之用。

大黃參連弩

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

羽，以鉄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陳，敗步騎。

參、初聲反。騎、奇寄反，並下同。

大黃、絳名，一發三矢，故曰參連弩。飛鳧、電影，二旗名。一曰，矢之迅速者。光耀、流星，皆言其遠視之有光也。

龜

若夫陷堅陳敗步騎，則用何法乎？軍中之強以弩爲主也，于是置大黃參連弩，以當其前；大扶胥三十六乘，又旁用材勇之士，持強弩矛戟，以爲羽翼，此定龜也。但旌旗不揚，無以耀目，於是制爲二色之旗，一曰飛鳧，一曰電影，以自副焉；其飛鳧則用赤莖白羽，以銅爲之首；其電影則用青莖赤羽，以鐵爲之首。於是白晝則以赤色之縞，長六尺，廣六寸，以爲光耀；遇夜則以白色之縞，長六尺，廣六寸，以爲流星。凡此皆用以陷堅陣，敗步騎也。

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敗

大扶胥衝車之用。

強敵。

衝車、從旁衝擊者也。螳螂、蟲之善擊者，故取以名武士。共載者、共載于三十六乘之上也。

強敵之縱橫，又何以擊之乎？于是用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之于車上以擊之，然後可以奮擊縱橫，摧敗強敵也。

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陳，敗步騎。

電車、一本作電光。

輜車、輜重之車。騎寇、乘騎偷劫敵寨者。電擊、言其忽聞忽見，不可測度也。此節疑有脫簡，姑就文解之。

至用輜重之車，與夫乘騎偷劫敵營者，此車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言如電之疾也。此重車之用，所以陷堅陣，敗步騎也。

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二人共載，兵法謂之靈擊，陷堅陳，敗步騎。

寇夜來前、言寇於夜間來吾營前也。靈擊、言其聲勢猛烈，不可防禦也。

拒夜寇輕車之用

輜車騎寇車之用

鐵格與大
柯斧及鐵
之用。

汪升之曰：以上，皆論車；以下，皆論器也。

○敵入遇夜，來吾營前，此時方在黑地，將何以應之乎？必用矛戟迎之，扶背輓車一百六十乘，每一乘用螳螂武士三人，共載之於車上以擊之，兵法謂之靈擊，言如雷霆之聲也。此輓車之用，亦所以陷堅陣，敗步騎也。

方首、鐵楛維盼，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楛。大柯斧，亦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槌，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羣寇。

○楛、音浮。盼、音焚。上、上聲，下同。槌、直類反。

方首鐵楛，言以鐵爲楛，其首則方也。盼、大首貌，言楛首之大也。天楛、天鉞、天槌，皆星名，借以名器也。

○至器械之精嚴，豈以強弩矛戟而遂盡也？此外有以鐵爲楛，乃其首則方且大焉；楛之重計一十二斤，其柄之長，五尺有餘。每萬人共

用一千二百枚，名之曰天棊焉。又有大柯之斧，其刃長八寸，計重八斤，其柄長五尺有餘，每萬人共用一千二百枚，名之曰天鉞焉。又有以鐵爲槌，其首四方，計重八斤，其柄長五尺有餘，每萬人共用一千二百枚，名之曰天槌焉。此三者，皆用之以敗步騎羣寇者也。

飛鈎，長八寸，鈎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

圖 飛鈎、鈎名，用繩繫之，投敵陣中，以鈎取敵人者也。

圖 又有所謂飛鈎者，其長八寸，鈎之芒刃，長四寸，其柄長六尺有餘，每萬人共用一千二百枚，以飛投敵軍，而鈎取其衆也。

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

圖 易、去聲。

木螳螂、劍刃、制未詳。〔醜宗〕曰：當平易之地，欲以步兵敗車騎者，用

飛鈎之用

拒守，有木螳螂劍刃扶胥之用。

木蒺藜之用。

軸旋短衝之。
矛戟扶胥背衝。

木螳螂，劍刃，廣二丈之扶胥，百二十具，名曰行馬，方可無虞也。

至為三軍拒守之計，則用木螳螂與劍刃，不可少也；而扶胥尤轉運賴之。故計其廣闊約二丈，用一百二十具，名之曰行馬。凡平易之地，以步兵敗敵之車騎者，必用之也。

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

要、平聲，下同。

木蒺藜，三角有刺，以木爲之，軍中用以拒截人馬者也。

又用木爲蒺藜，以拒人馬，其去地高二尺五寸，一百二十具；用之以敗敵之步騎，要截窮寇，遮攔走北也。

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

【指南】曰：黃帝爲用兵之祖，舉以示人，是當日征伐之始，已製器具以供用，非太公創爲之也。

圖 又有軸旋短衝，矛戟等屬，皆軍中所必需者，用扶肯一百二十具，載之以備不虞。此黃帝昔者用之，所以敗蚩尤氏也。今欲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必以此也。

狹路微徑，張鉄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

圖 鐵蒺藜、以鐵爲之。〔定解〕曰：狹路微徑，乃行軍易忽之地，是以防之。若于夾窄之路，微小之徑，則張設鐵蒺藜于地上，其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有餘，共一千二百具，用此以敗走北之敵騎也。

突暎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林草中，方胸鋌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

圖 林、一本作野。鋌、徒鼎反。

三相雜，曰參連接也。織女、亦蒺藜之類。方胸鋌矛、制未詳。

拒敵突暎
與戰之具

鐵蒺藜之
具

設機於狹
微徑之
具。

矛戟小櫓
之用。

○假敵突于曠曠之時，來前促戰，而白刃相接也，將何以應之乎？則

必張設地維，鋪兩鐵之殘藜，并參雜連接之以織女；芒刃之間，相

去二尺許，共計一萬二千具，此為突曠來前促戰而設也。至曠曠

深草之中，則用方胸鎗矛，共一千二百具；張設鎗矛之法，高尺

五寸，用以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也。

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

○地陷、掘地為坑，以陷敵人也。鐵械鎖、疑即今之鐵索是也。

○遇狹窄之路，微小之徑，機謀宜用也；則掘地為阱，使敵自陷，需

鐵械鎖之參連者一百二十具，亦可以敗步騎，要去寇，遮走北也。

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

○壘門、營門也。

○至營門自為拒守，尤為喫緊，若蔽衛不嚴，則敵必突入；故特設小

櫓，載以矛戟一十二具，及絞車連弩，用之以自副焉。

三軍拒守之具。

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行，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

圖 鎖、一本作參。

一部，疑衍文。虎落、制未詳，疑亦蒺藜之類。

圖 三軍之所資以拒守也，則用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其廣闊一丈五尺，其高去地八尺，凡一百二十具焉。虎落、劍刃、扶行，又豈可無之，其廣闊一丈五尺，其高去地八尺，凡五百一十具焉。

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入具，以環利通索張之。

圖 著、直略反。

著以轉關轆轤，欲其易動也。張以環利通索，欲其堅固也。

圖 至若渡絕溝塹也，其法每萬人，用飛橋一間，廣闊計一丈五尺，長二丈有奇，豈則恐未易動也；故于飛橋之上，著以轉關轆轤，凡八

以飛橋渡溝塹之用。

渡大水濟
大海之具

山林結營
必用之具

具，然又患其不固也，故張之以環利之索焉。

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

謂飛江、即飛橋之類。天浮鐵螳螂、疑即今之鐵錨是也。

其渡絕大水也：則用飛江以濟之，其廣闊一丈五尺，長二丈有餘，

每萬人，用飛江，凡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又用天浮鐵螳螂，其副則內方而外圓，其徑過四尺有餘，以環絡自爲之副，三十二具焉。以天浮張載飛江，雖大海，亦可濟也。此飛江謂之曰天潢，又名之曰天船，皆飛江之別名也。

山林野居，結虎落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具。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徽縲，長二

丈以上，萬二千枚。

■ 縲、力繩反。

環利鐵鎖、通索、徽縲、即今之連環鐵索也。但其制有大小長短之不同耳。渡水之具，固各有科品矣。至於軍行山林，結構虎落深營以處軍士也，則用何物乎？其法：必用環利鐵鎖，長二丈有餘，共一千二百具焉。又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有餘，共六百枚焉。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有餘，共二百枚焉，環利小徽縲，長二丈有餘，共一萬二千枚焉。蓋所以備山林結營之用也。

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鉏鍔，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

■ 重、平聲。鉏、音徂。鍔、音亦，下同。

結泉鉏鍔，言刻板爲齒，各不相值，令可蔽雨也。杙、檝也，以鐵爲檝，用以鍔板，令不散也。

■ 遇乎陰雨，必覆蓋重疊，庶免溼，車上木板爲蓋，結泉鉏鍔，其

天雨蓋重
；有結泉
鉏鍔之具

六言伐木
之具，以
是其用。

廣闊四尺，長四丈有餘，每軍用一具，以鐵爲杖張之。

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槩鏹，亦廣八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枝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

垂、與鏹同。杷、蒲巴反。

斧、用以斫。鏹、用以鬪。槩鏹、大鋤也。銅築固爲鏹，亦伐木之器。鐵杷、形如鷹爪，可以用以隔截兵器者。鐵叉、可以用以捍衛，亦可以中傷人者，兩枝鐵叉，言又上又有兩枝也。

其結營而伐木也，用天斧、計重八斤，其柄長三尺有餘，約三百枚焉。槩鏹大鋤，其刃廣八寸，其柄長五尺有餘，約三百枚焉。銅築固爲鏹，其長五尺有餘，約三百枚焉。鷹爪方胸鐵杷，其柄長七尺有餘，約三百枚焉。方胸鐵叉，其柄長七尺有餘，約三百枚焉。方

胸兩枝鐵叉，其柄長七尺有餘，約三百枚焉。凡此皆用以伐木而捍敵者也。

凡四言芟草木之具，用，以足其

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亦，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二尺以上，三百枚。椽杙大槌，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

翻 椽、竹角反。

芟、除也。委環、鐵杙、言以鐵為杙，上連以環也。椽、擊也。

翻 其行師結營，遇有草木之所，則用大鎌以芟除之。其柄長七尺有餘

，約三百枚焉。大櫓，重八斤，其柄長六尺，約三百枚焉。委環

鐵杙，其長三尺有餘，約三百枚焉。椽杙大槌，計重五斤，其柄長

二尺有餘，用一百二十具。凡皆用以芟除草木者也。

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用兵之大數也。武王曰：允哉！

翻 治、平聲。

概舉軍用之器數，以結上文之意。

修治、欲其常完也。砥礪、欲其常銳也。巧手者、造作器具之人。允者、信其言也。

古者戰陣，以車爲主，其豫備攻守器具，亦以車爲先。由武衛以及武鬻，提鬻，有大小之不同。又有衝車、轆車、輜車、輕車、擊、霆擊之名異；總之：固堅敗敵之所必需也。然大車少，小車多，少者三十六，多者一百六十，則非可以概施也。器用，有天棣、天鉞、天槌、以敗步騎之寇。飛鈞、行馬、以敗車騎之寇。木鐵蒺藜、織女、械鎖、以要北之寇。拒守之器，則有虎落、鐵鎖、通索、徽纜、何慮於屯營乎？結泉組鑄，以覆車上，何慮於天雨乎？濟水之器，則有飛橋、飛江、天浮、鐵螳螂、何患於水阻乎？下及天斧、榮、銅錘、鐵杷、鐵叉、大鎌等具、無一弗備。而又以巧手三百，修治而砥礪之，何憂於或缺乎？舉其大數，亦既詳且悉矣，此武事之所以成功也。

題

凡用甲士萬人，內有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共計萬人。此外又有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妙手藝者三百人焉。凡此軍中之器用，其科品之衆寡，萬有不齊，難以悉言也；今臣言此，不過概

舉軍中器用之大數耳，武王曰：公之言，信然哉。

三陳第三十一

此章言立陣，不能離三才以爲通用，而制宜尤在乎人，非徒然三陣也。然詭設神奇，以驚人耳目，又何不可。太公法天之懸象，法地之剛柔，用人之文武，亦非術家不經之論。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武王曰：善哉！

■ 天陳、去聲。背、音佩。

日、太陽。月、太陰。星、少陽。辰、天之無星處。斗柄、即斗杓也。〔鷓鴣冠子〕。斗運於上，事立於下，此天之不可逆也。右背山林，前左水澤，以取其便利，此地之不可違也。車、革車也。馬、騎兵也。文、籌畫之士。武、介冑之士；此人之不可無也。〔合參〕曰：天陣、取左右向背之宜。地陣

、取前後左右之利。人陣、取車馬文武之備，此三才之陣也。而觀天察地，以善其運用者，其實皆人爲之而已。

綱

武王問太公曰：凡將之用兵也，必列陣而後求戰，然陣有天地人之不同，其道難知，將爲之奈何？太公對曰：陣法多端，舉此三者，亦非茫然而無可據也。天陣非他：蓋取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之象，此謂之天陣。地陣非他：蓋取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之地陣。人陣非他：蓋取用車以衝，用馬以衝，用文士以運謀，用武士以克敵，此謂之人陣。三才之不同如此，而其實皆人爲之也。武王曰：公之言善哉！

疾戰第三十三

此章首節之對，妙在一疾字，受困之兵，最忌延緩。故衝陣而出，方能驚亂敵衆。二節又妙在無與敵人爭道，突圍而矣。且因以立功，非有超人謀略者，不能也。

被敵圍困，在疾擊之，以爲解圍。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爲之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

一 困 斷、上聲。暴、蒲報反。陳、去聲。騎、奇寄反。

圍、四面環繞也。暴、猶速也。四武衝陳者，謂以武士結爲四陣，併力衝擊敵人，以取勝也。武車、武壯之車。驍騎、驍勇之騎。【黃氏】曰：被圍之兵，其勢日困，非疾擊無以取勝；不然，敵謀愈深，我氣愈墮，未有不坐困者。其或外援足恃，而內圖宜緩，亦未可以憊倖也。

武王問太公曰：我與敵人戰，敵人圍我三軍，且斷我前後之路，越絕我糧餉之道，我解此危難，將爲之奈何？太公對曰：此天下受困之兵也，然因困以求通，利于速，不利于緩；惟速用之，則可勝，緩用之，則必敗。凡遇如此陣者，速將我軍結爲四武衝陣，以武壯之車，驍勇之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則可以橫行敵中矣。

出圍而復
爲制勝之
術。

又何患其圍我、斷我、絕我也哉。

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 將、去也。

【王氏】曰：既以西武衝陣，車騎亂軍，疾擊而出，則我之勢合，敵之勢分；若欲與敵爭道，則我之力又分，且恐彼有所伏。故必左右前後，疾擊迭更，而後敵將可走。

○

武王又問曰：解圍之法，利在衝陣，固矣；若我軍已出圍地，更欲因之以爲勝，又爲之奈何？太公對曰：勝之亦有其法，惟在左軍疾擊其左，右軍疾擊其右，無與敵人爭此中分之道路；若與敵人爭此道路，則我之力分，亦恐彼有埋伏也。又令中軍更迭前後以攻之，敵人雖衆，而我左右衝擊，其將可敗而走矣，安有不勝者哉？

必出第三十四

憂敵業蓋
強，日我
于危地，
而求必出
之方。

被圍而後
出，必出之
方。

此章大旨，在「器械爲寶，勇門爲首」二句。首節之器械以武衝、扶胥、武翼、大櫓、爲拒守遮蔽之具，強弩爲射陣之具；而使材士勇門疾擊，則敵難禦，而我可以必出。次節之器械，則預備飛江、轉關、天潢、可以濟渡格鬥。已出之時，又結爲四武衝陣，則敵亦莫能止禦，何非藉賴于器械勇門，不此之重而奚重也。雖然：軍士艱苦，萬死一生，甚矣深入之不可不謹也。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旣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奈何？

通 斷、上聲。

通 武王問太公曰：吾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面合而圍我，斷我之歸路，絕我之糧餉，我兵困矣；而敵人之兵旣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值此難出之地，欲求必出之方，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門爲首。審知敵人之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奮而出。將士持玄旗，操器械。

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

翻 坊本：「以必」之下，無「奮而」二字。處、去聲。將、去聲，下同。爲軍之爲，去聲。

實、貴重之意。首、先務也。空虛、無人，言當避實擊虛也。持玄旗、使難見也。操器械、備格鬥也。設銜枚、以止語也。冒將者、衝冒敵將也。爲軍開道、所謂先鋒也。

翻 太公對曰：欲求必出之道，先以器械之精銳爲資，以士卒之勇鬥爲首。尤當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奮而出，遂令將士持玄色之旌旗，操犀利之器械，口設銜枚，昏夜而出，用勇力能飛走。衝冒敵將之士，居於前行，平治營壘，爲吾軍開闢道路。

材士、強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

出圍而防敵追之事。

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鬪，莫我能禦。

■ 徐行、一本作徐出。而前、一本作其前。騎、奇寄反。陳、去聲，並下同。處、上聲。

武衝扶胥、卽大扶胥衝車也；武翼大櫓、卽矛戟扶胥也，皆用之以禦者。地出、天下、言敵不能測也。

■ 大軍旣起，乃使材勇之士，持強弩爲伏兵居後。卒之弱者，乘以車騎，使居軍中。布陣旣畢，徐緩而行，慎戒吾軍，勿自驚駭，令敵知覺也。行時又恐有衝突者，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焉。敵人若已驚覺，則率吾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聯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而來追我，則令伏兵疾擊其後，必多其火鼓，以壯軍威，而亂敵人之耳目。其勢若從地而出，若從天而下，敵莫能測。吾三軍勇鬥而前，則以自不

變出圍之
後，遇水
難濟，敵
復遼阻，
故爲是問
也。

能禦我矣。【新宗】勇門，兼將帥士卒言，當破圍之時，而求必出之道，生死懸於頃刻，若非奮勇疾擊，安能決圍而出耶？韋氏曰：伏兵火鼓，此亦受圍俟夜求出之奇路也。言我俟夜以求出，必審候敵人之追我，乃發伏兵疾擊其後，而多設火鼓，以壯軍威；有若從地而出，從天而下一般，自是敵人莫我敢禦，不亦可以出乎？

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埃當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奈何？

困 屯、徒孫反。險塞之塞、先代反。要、平聲。

限、橫隔也。塞、蹇阻也。

武王又問曰：被圍而旣出矣，若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又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隔我之軍前，阻塞我之歸道，斥埃之人，時常戒慎，險塞之地，盡爲固守。且其車騎，要截我軍前，勇士襲擊我軍後，此時此際，將爲之奈何？

出險之
軍，在備濟
心，必死之

既出危地
號，必設火
阻，以禦險
追師。

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鬪則生，不勇則死。

示以必死，使無迴顧之心也。

太公對曰：王慮及此，誠為周密矣。但大水、廣塹、深坑、三者，非必爭之地，敵人多所不守，若或能守之，其卒必少；如此者，以飛江、轉關、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而前進，衝敵絕陳，令士卒皆致死以戰焉；猶慮其氣之不勇也，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使士卒無迴顧之心。乃明告吏士，奮其武勇而鬥，則生；不奮其武勇而鬥，則死。

已出，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為記，先出者，令至

火而止，爲四武衝陳；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鬪，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固 坊本不敢之上，無必字，至火之上，無令字。

已出、已過大水、廣塹、深坑也。記、約號也。〔葉氏〕曰：三軍皆精銳勇鬪，所謂置之死地而能生者也。

固 若吾軍已出大水、廣塹、深坑、勿遽棄吾後軍也，必令我後隊之軍，特設雲火，遠候後人。而又爲踵軍慮，必依草木丘墓險阻之處，使敵人之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而吾軍因以火爲號，先出者，令至火而止，不可散遠，卽結爲四武衝陣，以禦敵人。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而勇鬥，莫我能止矣。武王曰：公之言善哉。

軍略第三十五

言爲行軍謀略之大端也。

此章大旨，在『三軍用備，主將何憂』二句；見王者之兵，必設慮於未

然，備器用於平日，一旦有事，取而應之，不致有意外之患。武王之問，單爲密公渡水而發；太公所對，預備之器，則不止於渡水，軍中需用各有其具，精密周詳，充類盡義；卽書所稱，有備無患之意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溪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爲之奈何？

國 溪、一本作谿。暴、蒲報反。

屬、聯絡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溪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忽暴雨，潦澆之水大至。軍在後者，不得聯屬於前，無有舟梁之預備，又無水草之資助；吾欲畢濟，使我三軍無所稽留，其道甚難，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

法求莫濟。○。莫屬，而後難。○。濟，而後難。

將必設謀，器械不備，教不精信，練士卒，

而後可以
萬全之
師。

合下節言
王者行軍
，惟事自
有備而無
無暴雨不
之變。

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

釋 將、去聲，下。

慮、謀慮也。言信言稱明而信必也。王者之兵、在於萬全，故慮先設，器械不備，致不稱信，士卒不習，是以兵器僥倖者矣，尙可以言軍略乎？不可以言軍略，而猶足稱王者之兵乎？

釋 太公對曰：凡帥師將衆，謀慮不先設，器械不預備，教道不精信，

士卒不練習，如此不可以爲王者萬全之兵也。

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若攻城邑，則有輶輻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

釋 坊、城、壘、障、障。

輶輻、四輪車，排大木爲之，上蒙以生牛皮，覆之以土，其間可容數千人，推至城下，木石不能傷也。臨、謂臨車，從上臨下者也。衝、謂衝車，從旁

衝突者也。雲梯、飛樓、可以平地起望者。武、當作虎。

凡三軍有攻取之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若攻人之城，圍人之邑，則有輜輶之車，或用車，從上以臨下也。或用衝車，從旁以衝突也。窺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可以平地起望也。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可以前後拒守也。若絕敵道路，遮蔽街衢，則有材技之士，堅強之弩，捍衝其兩旁也。若安設營寨，屯守壁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之具，布地以爲拒守也。

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鞞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錯。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鉏錯音祖。錯、音語。

用備、無用不備也。三軍無用不備，則或攻或守，或山或水，無適不可。中庸曰：凡事預則立。書曰：有備無患，正此意也。

白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以炫敵人之目也。遇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以亂敵人之耳也。越絕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耜、之具也。濟渡大水，則有天潢、飛江、之具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之具也。三軍器用全備，或攻或守，或山或水，無適而不可，爲主將者，何憂暴雨而軍不畢濟也耶？

臨境第三十六

此章言臨敵相拒之法，全在隨機運用，然後可以制敵。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來，爲之奈何？

困 陳、去慶。

彼可以來，我可以往者，交地也。輕行而掩之，曰襲。

敵勢相當，欲謀襲擊，而乃設是關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勢不兩立，今吾與敵人臨境而相拒守，彼軍可以來，我軍可以往；彼我之陣，又皆堅固，卽欲舉動，莫敢先舉動者；值此之時，我欲往而襲取之，彼亦可以來而襲我，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分兵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鞀鼓，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

壘 處、去聲，下同。

兵家最爲敗事者，莫過於我意方萌於此，敵人先已探知、自難禁其來也。善襲人者，必深祕其意，而不露其隱。陽示其守，而陰行其襲。則敵自止，而不敢來矣。

太公對曰：如此者，兵不可不分也。分之，當何如？於是兵爲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鞀鼓，完爲守禦之

分兵三處，令敵人不知我情而自阻。

恐敵知我
之情，伏
兵擊，伏
而又是
開也。

備，此分兵之一也。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爲持久之計，無使敵人知我進退之意，此分兵之二也。然後發我勇銳之士，潛襲其中，擊敵人之不意，攻敵人之無備，此分兵之三也。敵人味味，不知我情，則自止而不來矣，分兵之處，豈可漫焉以圖哉。【指歸】兵與敵相臨，在我之預備已周，而仍用精銳之兵，潛襲其中，策敵人意思所不及處，出奇兵以擊之；又審其防禦疎懈之處，而驅勇士以突攻之，斯可致人而不致於人。

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爲之奈何？

要、平聲。

情、謂虛實之情。機、謂微密之機。

武王又問曰：發銳士潛襲，固足以致勝矣，若敵人知我之情狀，通我之機謀，舉動，則得我事之情實；因命其銳士，伏於深草之中，要我隘路，擊我便處，將爲之奈何？

挑戰以勞
其意，呼
擾以敵其
心，則敵
人自沮
氣，而我
之必勝矣

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襲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調 呼、將、並去聲。

挑戰、謂以輕捷之兵，更番迭出，彼去，即挑之，以致其來；彼來，則佯北，以致其追，而實不與之合戰。不過勞擾其意，以使其刀疲焉爾。曳柴揚塵、察而示之衆也。鼓呼往來，以助吾兵勢也。

圖 太公對曰：敵人知我情，通我謀，理或有之。但我處此又不拘前法

也；令我前軍，日出與彼挑戰，以勞其意。而又不止前軍爲然也，左右兩軍之中，有老弱者，悉令之曳柴揚塵，擊鼓譟呼而往來之，以強其勢；或出敵之左，或出敵之右，使之應接而不暇也。又去敵人無過百步之遠，則其將必疲勞，其卒必驚駭。如此：則敵人自不敢來，而吾之往者又不止，或襲其內，或襲其外，三軍疾戰，敵人

必敗矣。用兵者，尙其察之。

動靜第三十七

此章言敵靜而可使之動，我動而亦可使之靜；在於設伏誘敵，鼓譟攻擊，則敵自不能當，而爲我所敗。然欲知敵之動靜，必先得之於遠候偵探之人；以故善用兵者，不吝百金，以賞間諜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陳相望，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陳不固，後陳欲走，前陳數顧，鼓譟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奈何？

未敢、一本作不敢。陳、將、並去聲，下同。行、戶郎反，下同。數、入聲。

恐懼、思退也。心傷、思散也。數顧、頻數顧盼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之軍相當，彼此兩陣

究由兩軍
勢均力等
陣，令敵恐
而不戰之
法。

相望，衆寡強弱之勢相等，自各不敢先舉矣。吾欲令敵之將帥，震驚而恐懼，士卒之心，恐傷而離散，行陣之搖動，而不堅固；後陣聞之欲走，前陣類數顛望，吾軍鼓譟而乘之，敵人遂走，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譟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

困 騎、奇寄度，下同。

救、救援也。待、等待也。衆、指大陣言。寡、指小陣言。貴者、將佐。賤者、士卒。不相救、陣亂也。不相待、隊亂也。

翻 太公對曰：如此者，非兩軍相望所能爲也，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隱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踰越其前後。且多設旌旗以張其勢，增益金鼓，以壯其威。俟戰合之時，鼓譟而伏兵俱起，敵將必恐懼

其法當難敵，而張其勢，繞其後，以合其擊，以然其心，以敵之。

恐敵先有
備，我衆
驚駭，而
設是問也。

何其動靜
，設伏以
走敵兵之
法。

，其軍必驚駭。彼之衆寡不相救援，貴賤不相等待，敵人自必敗而無疑矣。

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吾士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爲之奈何？

固 卽上文，而窮其變也。

武王又問曰：誠如公言，固足以敗敵矣；假使敵之地勢，不可以隱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踰越其前後；敵人知我謀慮，先施其防備，吾之士卒反心傷，將帥反恐懼，與之戰則不能勝，又爲之奈何？

太公曰：誠哉！王之間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疎我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金而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圖 死地、死絕之地。遠旌旗、疎行陣、示無紀律也。戰台而走、佯北誘敵也。或曰避，當作遇，言必於死絕之地，與敵相遇，以求一戰也。

圖 太公對曰：誠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又不得拘拘於前法矣。必先於未戰之前五日，發我探候之兵於遠道，往視彼之動靜；審候其來，吾則設伏兵而待其至；必於死絕之地，使我兵有必死之心，與敵佯爲引避，遠列我之旌旗，疎闊我之行陣，皆佯北之意也。於是我兵必敗走於敵人之前，與敵人衆寡相當。戰合之時，而佯爲敗走，然走亦不可太遠，聽擊金聲而卽止，約至三里而還；敵兵入我伏兵，伏兵乃起，或陷敵之兩旁，或擊敵之前後，三軍并力疾戰，敵人必然敗走。武王曰：公之言，善哉！

金鼓第三十八

此章見大霧霖雨，人心易至懈怠。必爲將者，愈加嚴飭，使士卒始終不懈，俟敵之弛而乘之。若敵人誘我入伏，則必分兵迭出，聽號令而行，猶可

武王問霖
雨失守，
防敵夜襲
之法。

分屯戒備，
伺其力
盡，氣怠，
發精銳擊

以勝敵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斥堠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奈何？

困 塞、先代反。

淫雨曰霖。十日曰旬。斥堠、守望之人。

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吾與敵人衆寡相當；而適遇天時或大寒，或甚暑，且日夜霖雨；旬日之間，并不止息，軍之溝壘，盡皆毀壞，險要關塞，不能保守；斥堠觀望之人，皆已懈怠，軍中士卒，又不戒嚴；時勢危難，乃敵人乘黑夜而來攻，三軍皆無備禦，上下疑惑擾亂，此時此際，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爲命，勿令乏音，而皆

以制勝。乃可。

外向。三千人爲一屯，誠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

註 三千、新本作三十。屯、徒孫反。處、去聲。

戒者、警戒之謂。固者、內外堅固，無隙之可乘而人也。誰何、巡警之具。不絕者、典誰何者，不絕其人也。皆外向、示欲戰也。視我軍、指敵覘視我之軍言。

解

太公對曰：凡三軍以戒嚴爲固，以怠惰爲敗；令我軍壘之上，典誰何之具者，不絕其人。必人執旌旗，外與內相望，以將吏之號令，相傳命於下人；勿令金鼓之聲，斷絕其音，而士卒皆外向，以示欲戰之意。且三千人爲一屯，相爲告誠而期約之，各謹其所守之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嚴備，至我屯所，而必然返還矣。若敵人持久，力必竭盡，氣亦怠惰，乘其力竭氣怠之時，發我精銳之士，隨而擊之，焉有不勝者哉。【文訣】上文大寒霖雨云云：此時何也

武王曰：敵
伏我，敵
北誘我，
伴我，敵
而設是
問也。

，而講節制，講戒備，豈不迂緩乎？看來當此之時，三軍已不固矣，惟有人人兢業，保敗備勝，乃爲可固耳。必將帥平日，能治其心，艱難危困時，方能倡率三軍當以戒爲固。【指歸】三軍不能自固，必爲將者設金鼓旗鈴，以一其外。明號令節制，以嚴其內，外內戒慎，而三軍自可堅守矣。

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奈何？

註 離、去聲。處、上聲。

薄、逼近也。失次、迷失次舍也。

武王又問曰：如公所言，是敵惟不知審察故耳，設使敵人知我隨之之計，而反隱伏其銳士，佯爲奔北不止，引誘我軍，入其伏中，乃即收兵而還；或擊我之前，或擊我之後，或逼近而薄我之營壘；吾三軍大恐，營中擾亂，失其次舍，離其屯守之處所，又爲之奈何？

沮北之道，
在分合
有節。

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伏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固 明號審令，總是節制意。當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矣，或陷其兩旁矣，此時稍有懈怠，勝負尙未可知，故必愈加嚴謹。明號、以一其心。審令、以作其氣。然後三隊之兵，可疾擊前進，以敗敵也。

固 太公對曰：凡追逐佯北者，不宜合兵一處也。當分爲三隊，隨敵人而追之，勿過越其伏兵之處；俟吾之三隊俱至，或擊敵之前後，或陷敵之兩旁，更且明吾之號，審吾之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矣。

絕道第三十九

此章爲敵人斷絕糧道而發，恐糧道之絕，則必以得地利爲主。依險阻而守關梁，則我先據形勝，敵不能制而糧道自通。又因軍行過險失恃，深慮難以持守，則用武衝前拒，踵軍後殿，前後互相救援，可以長保無虞矣。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

究問深入
敵人之境
，必有戰

勝守固之法。

強當審地，形而求其險，利而依其固，守而固其險。

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奈何？

固 絕、斷也。越、踰也。

圖 武王問太公曰：吾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兩障相持守，敵人設有深計，斷絕我糧道，又踰越我前後；此時此際，吾欲與之戰，則不可勝；欲自固守，則又不可久，爲之奈何？

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

圖 察地、新本作察敵。形勢、新本作情勢。

關、關塞也。梁、橋梁也。

圖 太公對曰：凡引兵不深入敵人之境則已，既深入敵人之境，必須審察地之形勢，務求取便利之處，倚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

爲之堅固；更謹守關塞、橋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此，地形既得，則我之形勢，自然堅固。敵人不能斷絕我之糧道，又不能越絕我之前後，又何戰不勝、守不固之足慮哉？

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誤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

困 易、去聲。卒、蒼沒反。

木之叢生處，曰林。水之鍾聚處，曰澤。

圖 武王又問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及平易之地；吾候望之人，錯誤忘失，倉卒之間，與敵人相迫，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倘值此而敵人來翼我兩旁，越我前後，吾三軍之心大恐，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十里，密知敵人之所在。地勢不便，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卽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

行軍之法，當先發遠候，密知敵人之所在。地勢不便，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卽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大恐，爲之奈何？

又問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誤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

傷之失。

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註 二十、新本作二百。

武衝、車名。爲壘而前，謂以武衝車相連如壘而前進也。踵軍、與前踵軍不同，乃殿後之軍，以防敵兵突至者也。完、指營壘完備言。堅、指行陣堅固言。

太公對曰：候望偶失，卒與敵薄，事誠有之；然凡帥師之法，常先發遠候探望之人，離去敵人二十里；審知敵人所在之處，若地勢不利於戰，則以武衝車，相連爲壘而前行。又置兩踵軍於後，以防敵之突至；遠者相去百里，近者相去五十里，卽有緊急之事，前後皆得相知，以爲救應。吾三軍營壘常完備，行陣又堅固，卒遇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必無毀傷者，奚至大恐乎？武王曰：公之言，善哉！【大全】卽有緊急，此處地勢不便時事也。當地勢不便時，既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而且相隔之地遠不過百里，近五十里，卽有緊急之變，而我犄角之勢，有以前後通知，而非

孤軍危旅之可比也。

略地第四十

此章見圍城不拔者，以其有別軍外援，糧食充足耳。必阻隔中外，使不得相通，而饋運不繼，困乏難支，不降何待。若困極死鬥，背城一戰，則當分軍，以利誘別軍，使不相顧；以車騎當其材勇，以持久困其老弱，以仁德撫其士民，則天下無不傾心而歸服矣。何有地之不可略，城之不可下者哉。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

困 卒、倉後反。

略、收取也。下、攻拔也。中、指守城之軍言。外、指守險之軍言。

武王問太公曰：凡戰勝，必深入敵人之境；深入，則必收略其地，敵或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固守險阻，與我相拒；此時我欲攻彼之

武王問收
略大城之
云。

其政聞
外而聞其
將內，其
將可聞。

武王曰：處
窮寇之法。

城，圍之邑，一恐其為軍卒而迫我；彼中外相合，擊我表裏，吾三軍大亂，上下恐懼驚駭，將為之奈何？

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我外內；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

圍 外內、一本作內外。城人、一本作城中。騎、奇寄反，下同。屯、徒孫反。將、去聲。降、平聲。下同。

中人、城人、皆言敵之城中人也。

細 太公對曰：王所慮，誠是也。大凡攻城圍邑之法，我軍之車騎必遠離城邑，猶分屯列衛，互相警戒，阻隔敵兵，使外內不得相通。城中之人，斷絕糧食，在城外者，不得輸送；將見城中之人，恐懼畏怖，終不能守，其將必來降服，又何慮吾軍之危？上下之無戰心哉？

【合參】敵人大城未下，宜守險相拒，當使內外阻絕，糧不得輸，則必降。

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為約誓，相與密謀，夜

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奈何？

國 我軍無備，因而迷失行伍，紊亂號令也。

纏 武王又問曰：城中人斷絕糧食，在外者不得輸送，敵人畏降，固有然已。設彼陰爲期約信誓，相與秘密而謀；遇夜出窮寇，與我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之內，或擊我之外；吾士卒迷失疑惑，吾三軍敗亂而走，又爲之奈何？

略地之法，勿與攻，戰，圍困，久而糧道絕，彼自降服。

太公曰：如此者，當分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密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卽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出；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

註 敢出、一本作敢至。處、上聲。要、平聲。

置遺缺之道者、作爲之守也。勿令遺脫者、恐中人知其消息也。

翻 太公對曰：如此者，當先分三軍爲三處，尤謹視地形之便利而處之。於敵人別軍所在之處，恐出我不意，必先審知之，及其大城別堡，作爲之置一空缺不守之道路，令其可走，以利誘其心，且戒吾軍，謹備勿失。敵人驚恐畏懼，不入於山林，卽歸於大邑；既走其別軍，吾令車騎遠要其前，勿令有遺脫者，恐彼城中人知其消息也；於是城中人不知，必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而其簡練士卒材能之士，亦必從中相繼而出焉，是其城中之所存者，獨老弱在耳；然後吾之車騎深入長驅，直搗其穴，而敵人之軍，既皆老弱，必莫敢出矣。斯時城中惶急，雖可與戰，然而人心固結，壯於山城，式蛙雖微，且作怒氣，豈老弱之人，獨無憤心在乎？慎勿與戰，以作其怒，但絕其糧道，圍繞而守之，必久其日，而彼自服矣。

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家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

敵之後
以二
德，而
天下
●和

人。如此，則天下和服。武王曰：善哉！

。 翻 罪、一本作辜。施、去聲。

冢樹、冢墓之樹木也。社叢、里社之叢林也。如此、承上無燔毀，勿殺戮，布仁義，施厚德而言。和服者、即所謂中心悅而誠服也。【定解】曰：如文王伐崇侯，綏攻徐驪，示之以仁義也。慕容恪圍段龕，築室及耕，施之以厚德也。彼楚項禮秦宮室，屠滅陽，大掠而東，欲使天下皆和悅而誠服，豈可得乎？

。 翻

既勝之後，軍之所處，無燔燒人之積聚，無毀壞人之宮室。冢墓之樹木，里社之叢林，勿爲剪伐。敵來降者，勿令殺之，得其士卒，而勿誅戮。凡此者，皆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彼國之士民曰，罪辜在於一人，非虐吾民也。用兵如此，不但一方，即天下，自皆和悅而誠服矣。武王曰：善哉！公之言乎？【指歸】不徒言服，而必加一和字，見人心喜悅，方可以言服也。【文訣】如此，則天下和服，豈有不如此，則天下不和服，意在言外。

火戰第四十一

此章見禦火必察前後左右，以火先燔之，而自衝黑地堅處。惟賴強弩材勇，斯不至於散亂。若我不能先燔前後左右，而被敵人燔之，則非武衝陣強弩爲翼不爲功；然亦僅足以相持而已，究之深草蒼穢之地，當速去之，而不宜處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蒼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

註 騎、奔寄反。

蒼穢，草盛貌。周、匝也。

○ 武王問太公曰：吾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蒼穢，周匝吾軍之前後左右：三軍已行數百里，人馬皆疲倦勞倦，欲期休息止舍，而敵

武王問敵
來焚我之
法。

人因天時燥乾，有疾風之利，燔燒吾之上風；又令車騎銳士，堅伏吾軍之後。吾三軍值此恐懼驚怖，分散得亂而走，將爲之奈何？
【大全】火性最烈，兵家往往以此禍人；爲將防火之念，須時時在心，况深入人國乎？遇深草叢穢乎，當天燥疾風乎？於此不謹，何以語將。

以火禦火之法。

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卽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卽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人不能害我。

處、上聲。

延、開闢也。却、後退也。【大全】曰：深草叢穢之地，必得不已，而欲會止，卽先於營外斬除三五丈地，使之光潔。若敵以火焚我，我亦於斬除淨地之前，縱火焚之，彼焚而入，我焚而出，兩火相遇，必自止滅。又燔吾後，

以燒敵人。如單于縱火焚李陵於大澤，陵先於營外縱火焚其葭葦，奪其火勢，是也。

綱 太公對曰：凡若此者，亦自有法焉；兵住之地，則必以雲梯飛樓，升高遠望左右兩旁，謹察吾軍前後。若見火起，卽先以火燔吾營前之深草，而廣延之，使兩火相遇，自然止滅。又燔吾軍營之後，使火不入吾軍，敵人苟至，卽引軍而却退，吾兵按黑地無火之中，而堅處勿動。若敵人之來，猶在吾軍之後者，望見火起，必遠引而去，不敢前近；吾既按黑地無火之中而堅處，以強弩材士，防衛左右；而又燔吾前後以禦之。若此防備，則敵人自不能害我矣，又何火戰之不勝哉。

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圖 從、扶又反，陣，去聲。

覆、逼敵也。【新宗】曰：敵人旣燔我左右，及大兵按其地而起，當爲四武衝陣，宜有備不宜忙亂；不然其不爲惑乎？率十萬衆禦王猛，而付之於一炬也，幾希。【大全】曰：四面俱燔，烟襲吾軍，敵意吾軍必在火中矣。乃吾軍反衝陣以出，是又其智之所不及料者也。故雖無勝，亦無負焉。

【解】武王又問曰：敵人旣燔我左右，又燔我前後，四面火煙掩覆吾軍之上，敵之大兵，亦按黑地起而襲我，爲之奈何？太公對曰：若此者，豈無法以禦之哉。當分吾軍，結爲四武衝陣以破之，用強弩襲蔽吾之左右。其法，彼此皆有備，故無勝亦無負。

墨虛第四十二

此章與孫子行軍相敵略同，而惟在於將之智，敵之虛實，固秘之而不欲露，然有不能不爲之時；聽其鼓鑼，觀其烏氛，則可以知其虛而去，乃復襲其虛而擊之，而寡可以勝衆，爲將者可不求全於天地人哉。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

因問，而告以知敵之虛實。

來去。

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來去。

壘 來去、一本作去來。將、去聲。

天道、有順逆也。地理、有險易也。人事、有得失也。登高、雲梯、飛樓，皆是。

壘 武王問太公曰：大將用兵，以何術得知敵人之營壘，有虛有實，與敵人之出入自來自去乎？太公對曰：不但知敵壘之虛實，敵人之來去而已；必上知天道之順逆，下知地理之險易，中知人事之得失，斯無愧於將矣。至於敵人之壘，則登高阜以下望，若無高阜，則用雲梯飛樓以觀敵人之變動；望其營壘，則知其虛與實，望其士卒，則知其來與去矣。

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

觀敵虛實之法。

翫、音分。

翫、塵全也。偶、儼也。木偶、曰木偶；土像、曰土偶。

翻 武王曰：何以知其然與？太公曰：知之無難也，鼓司戰，宜有音也

；乃聽其鼓則無音焉。鐸司防，宜有聲也，乃聽其鐸則無聲焉。營壘之上，非鳥所宜息也，今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去，下無人跡，則營上爲氛埃之氣，必知敵之詐，而守壘者，皆爲土木偶人也。

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困 卒去之卒，着沒反。復，扶又反。反、與返同。行、戶郎反。陳、去聲。

隨行方發命，故曰太疾也。倉皇急遽、故前後失序也。急出兵者、乘其亂也。

翻 若敵人倉卒而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速故也；太

疾速，則或前或後，不相次序；不相次序，則行陣必擾亂。如此者

使敵人來去之法。

，急出兵以擊之。即以我之少卒，擊彼之衆卒，則敵亦必敗矣。

豹

鞞

豹從七日霧中變出，乃隱物也。篇中多深入險微，脫險之局，故以豹名。

林戰第四十三

此章見林中之戰，草木障礙，不同於平曠之地，必有條理紀律，然後可以禦敵衝陣。弓弩蔽楯，所以資捍衛者也。開闢地，所以利馳突也。更番迭戰，所以能持久也。用矛戟爲主，而騎兵爲輔者，蓋以林木險阻，非騎兵所宜也，惟謹慎其行止而已。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人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

樹木廣衍，故曰大林。相拒、言勢均力敵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遭遇大林，與敵人分林相拒；於斯時也，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爲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爲表，戟

武王問遇敵于林木之中，而木之計。

林中之要，在於除翳，密

楯爲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

釋

無使、一本作勿使。陳、去聲，下同。處、上聲。

衝陣、卽如武衝陣也。弓弩可以及遠，故居外。戟楯所以衛身，故居內。置旌旗、使顯明易見也。勅三軍、使心力齊一也。【大全】曰：兵以詭譎爲道，凡戰守動靜，原不示人以情，况於戰乎？故勿使敵人知我不戰之情。

經

太公對曰：戰勝守固，雖以期必，况相拒在分林之間乎？但使吾三軍分爲四武衝陣，其便於用兵之處，則以弓弩爲之表，以戟楯爲之裏；又斬除草木，極廣吾往來通行之道，以便戰鬥之所。高置吾旌旗，謹勅吾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之謂林戰也。【方氏】曰：以戰爲勝，原不可必，况相拒在分林之間；故惟使吾三軍分爲衝陣，不戰而示以戰之意耳，敢輕於一決哉。然其防衛之法，尤在弓弩居外，戟楯居內，不示人以情也。

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

部而戰，取勝。

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翻 騎、奇寄反。將、去聲。更、平聲。

木疎、言樹木稀少也。見便、即乘瑕伺釁；投間抵隙之謂。更、番也。紀、紀律也。〔方氏〕曰：林中交戰，不比平原曠野之地，甚戰而更番休息，各按其部分不亂，此全以法紀勝人也。

總

夫林戰之法，在率吾矛戟之士，相與爲伍；林間之樹木，若稀而不密，則以騎兵爲左右輔，而使戰車居前行焉。見敵有可乘之便，則與之戰；不見有可乘之便，則止而不戰也。至若林多險阻之處，又不得恃險爲也；必置四武衝陣，以防禦其前後。敵人若來，務使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矣。更番而戰，更番而息，皆各按其部次，而不得踰越，是之謂林戰之紀律。

突戰第四十四

此章見敵寇突至，侵掠，貪得牛馬人民，惟利於速戰，不可以持久；則當會合別軍銳士，犄角以擊之。若以先鋒驟至，薄我城下，更當因其未盡至而挫其銳。利誘佯走，發伏合擊，彼無所據，退無所歸，不走何待。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爲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

匪累、力追反。虜、與據同。

係累、繫縛也。虜、獲也。生擒，曰虜，斬首，曰獲。

太公曰：吾兵入敵境，固宜謀矣，設以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土地，驅逐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迫我城邑之下，吾之士卒大恐，人民皆係累繫縛，爲敵所驅擄？當此之時，吾欲以之守則固，以之戰則勝，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

處突兵之法。

武王問敵
而爲戰守
之計。

期日，必會於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

翻 暴、浦報反、將、去聲，下同。

期日、期會進戰之日也。晦、月盡也。必會於晦、圖夜襲也。

翻

太公對曰：如此者，謂之突至之兵；其掠去牛馬，必不得食，士卒之衆，必然絕糧，暴擊而前，利在速戰也。我兵不可與戰，令我遠邑別軍，選其精銳之士，疾擊其後；且審察其期戰之日，必會於月晦之時，令我三軍疾與之戰。敵人雖衆多，其將可得而擒矣。

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奈何？

翻 大軍、一本作大衆。

寇、小寇，乃敵分兵以攻我之寇也。

翻

武王又問曰：公言突至，其言固善矣；使敵人不卽解去，分而爲三四，或以一軍戰、而侵掠我土地；或以一軍止、而收集我牛馬，遂

武王又問
備敵分
軍侵掠之
方。

以爲糧，是無糧而有糧也；其大軍雖未盡至，而別使小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又爲之奈何？

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以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

詭騎、奇者反。處、上聲。

行馬、卽木螳螂；木蒺藜、等物。

太公對曰：此亦有禦之之法在焉；當謹候敵人未盡至之時，則先設備以待之；去城四里之地，地上高築而爲屯壘，壘上金鼓旌旗，皆布列而張設，然說兵實不盡設於壘也；使別隊另爲伏兵，令我壘上之兵，多積聚其強弩，約百步之間，而爲一突門，門有行馬，以爲拒守，車騎居於營外，勇力銳士，皆隱伏而處於內焉。

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鞀

設備以待
以備防敵
人分軍侵
掠之法。

突擊
以正敵
分軍侵

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鬥，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此突戰之法，正用之，如段德操，乘敵未集，伏兵掩擊走也。巧用之，如李謙溥，登城示擊，遣壯士反襲走也。總在乎人之神明耳。

敵人若至，重軍且勿動也。使我驍卒，與彼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以揚其威，擊鼙鼓，以張其，完爲守御之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來迫我城下，而不慮及於外伏，於是突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而城中三軍，亦出而疾戰；或擊之於其前，或擊之於其後，則彼之勇者，不得與我鬥，輕者又不及走，此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敗走矣；又何患乎敵之深人長驅乎？武王曰：公之言，善哉！

敵強第四十五

此章言寡勝衆，弱勝強，極在速戰，不可持守，故用材勇強弩，疾擊以攻，使稍遲緩，則彼勢愈盛矣。若敵人攻我前後，則令我勇銳，多其火鼓，以張其聲勢。若敵人斷絕吾軍，則又滅火止鼓，暗號期約，奮擊應援，何擾亂之足慮哉。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奈何？

○ 衝軍、銳軍而來，有衝突之勢也。相當者、逼迫之義，無可遁逃也。

○ 武王問太公曰：吾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而我

寡，敵強而我弱，勢不相支矣；且敵人遇夜而來，或攻吾之左，或攻吾之右；三軍震動驚駭，吾值此時，欲用之戰則制勝；用之守則堅固，將爲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奈何？

禦寇之法，利於分兵疾擊，不可爲持守之計。

武王問御強之法。

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

圖：騎、奇寄反。將、去聲，下同。

左右、張兩翼也。

太公對曰：如此者，謂之震動之寇，我軍利在出戰，不可以持守；

常選備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翼，令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則其士卒必擾亂，其將帥必驚駭，又何衆寡強弱之足慮哉。方氏曰：三軍既震動矣，如何猶利在出戰乎？是驅震動之兵以行也，安得不敗，然爲所震動者，尋常士卒耳；若材士銳兵，則無有此，故須乘鋒一戰，勿爲披靡。

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鬥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

斷、上聲。

斷、言危急之甚也。

武王又問曰：公計誠當矣。假令敵人遠逼我之前，使我無所向往，急攻我之後，使我不得相顧；斷我銳兵，使不得相救；絕我材士，使我不得相合；更使我內外緩急，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散而走；士卒無戰鬥之志，將吏無固守之心。值此危迫，又爲之奈何？

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相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炬，束薪爲之而燃之也。同鼓，同擊一鼓也。微，猶指也。疾，速也。大

全曰：舉火之意，不過欲聯其聲勢，以探察敵人屯兵處耳；今聲勢既聯，敵處已知，所當暗相期約，悉令滅火止鼓，庶足以奏克捷之功。

夜戰多設
火鼓以
變亂敵
人之法。

○ 太公對曰：明哉！王之問也。如此者，當先申明吾之說，審詳吾之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使人人皆操炬火，二人同擊一鼓，使見人鼓之多也。又必審察揆知敵人所在之處，或擊其表裏；微布號令，與三軍相知，一知敵人所在，遂令之滅火，鼓音亦皆止息，如此，則中外互相應援，期會相當，使三軍疾戰，敵人必至敗亡也。武王曰：公之言，善哉！「定解」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卽孫子多火鼓之法。

敵武第四十六

此章見禦衆武之敵，惟在設伏誘逐，精銳衝擊，出奇制勝，則強敵不足畏矣。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

駟卒、蒼沒反。騎、奇寄反，下同。

震、驚恐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然遭遇敵人，甚衆而且武。武車驍騎，繞我軍之左右，吾三軍皆震驚奔走，不可得而止，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當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

註 坊本、擾亂之上，無人字。

善、不善、以用兵言。【大全】曰：武車驍騎，繞吾左右，此最衆武之敵也，引兵深入，不其危乎？乃太公更有轉危爲安之法在，離前後三里，伏材士強弩於中，分車騎爲左右，俟敵來逐，發我左右以衝其左右，斯可出奇制勝，轉敗而爲功矣。

應敵衆武之法，在於出奇制勝。

武王問車
騎相當，
以少弱而
擊強，
之說。

應敵策
之法，又
有伏制

太公對曰：如此者，謂之敗北之兵。善用兵者，反因以取勝，不善

用兵者，遂因以敗亡。武王曰：善用之法，爲之奈何？太公曰：當
擗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翼，然後啓行焉，又不可遽
離也。當去吾軍前後三里，敵人若前來逐我，則發我所伏之車騎，
以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之兵，必驚擾紛亂，吾軍之走者，自然
安止矣。

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
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奈何？

少、一本作寡。治、去聲。陳、去聲，下同。

不敢當、謂難與爭雄。

武王又問曰：公言發車騎以衝其左右，則敵人必擾亂矣；若敵人與
我車騎相當，敵兵衆，我兵少，敵強，我兵弱，且敵人之來，又
整治精銳，吾三軍之陣，不敢抵敵，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人

勝之奇。

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翻 處、上聲。將、去聲。

車騎堅陣而處者，所以保我大軍，以待敵兵之過也。故敵兵過時，又用伏兵強攻，并車騎以擊之。

按豹韜一篇，言三軍震恐者，凡六，以是知從來士卒之心，未有不畏敵者，所恃者，有材士戰將耳，故擇將急焉。

翻 太公對曰：若車騎與我相當，則車騎以取勝也。當此之時，惟急選我之材士強弩，隱伏於左右，車騎則堅陣而處。若敵人過我所伏之兵，使積弩齊發，射其左右，令吾車騎銳兵衝出，疾擊其軍；或擊之於其前，或擊之於其後，敵人雖衆多，其將必敗走矣。武王曰：公之言，善哉！

烏雲山兵第四十七

烏雲，陣名。言如烏之聚散無常，雲之行止無定也。

武王問高山受敵，高而爲守固，戰勝之謀。

高山結陣，以備敵人法。

此章見三軍既處高山，必結爲烏雲陣以禦之；屯兵之前後左右，無所不備，且於敵之所能登臨者備之，於敵之所能往來者斷之。置衝陣於山之表，然後分車騎爲烏雲之陣，疾戰而前，敵將可擒。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寧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

圖 磐石、大石也。亭亭、高聳之貌。

武王問太公曰：吾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峻之山，磐石之石；其上亭亭然而高聳，無有草木障蔽，以爲依倚，四面受敵；吾三軍值此，驚恐畏懼，士卒迷亂疑惑；吾欲以之守則堅固，以之戰則制勝，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既以彼山而處，必爲烏雲之陣；烏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

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衝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

圖 處、上聲。陳、去聲。並下同，屯、徒孫反。

棲者、如棲集於危巢之上，而不得下也。囚者、如因繫於深獄之中，而不得出也。屯、聚也。山南、曰陽，北曰陰。東曰左、西曰右。陵、上也。表、外也。武車、武衛車也，或曰、武剛車，即有中蓋之車。山城者、言雖處高山，猶城郭也。

釋 太公對曰：凡三軍若處山之高峻，則爲敵人所棲，棲者，如棲集於危巢之上，而不得下也。處山之低下，則爲敵所囚，囚者，如因繫於深獄之中，而不得出也。我軍旣被敵所棲，而處於山，必結爲鳥雲陣以禦之；鳥雲之陣，如鳥鳥之聚散無常，流雲之行止無定。不分山之陰陽，皆當預備，或屯聚於其陰，或屯聚於其陽；若處山之陽，則防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則防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則防備

擊敵擒將之法。

山之右。處山之右，則防備山之左。敵人若能陵而上之者，我以兵防備其外，而於衝道逼谷，則以武衝車絕之，使不得上也。高置吾之旌旗，謹勅吾之三軍，無使敵人知我之情；雖處高山，猶處城郭也，是謂之山城焉。

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使兵所處，乃分車騎爲烏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

通 行列之行、戶部反。騎、奇寄反。陳、去聲。

便兵、謂便科屯札之地。〔大全〕曰：烏雲之陳，凡處山者，皆當備此，以待敵人，何分山之陰陽左右哉？

通 行列前後已定，士卒隊伍已陳，法令上下已行，奇正方略已設，此亦可以一戰而勝；然猶不敢輕舉焉，各置爲衝陣於山之表，使兵所處，伺有空隙，乃分車兵騎兵布爲烏雲之陣，三軍皆疾與敵戰，敵人雖衆多，其將必可擒矣。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此章見以貧敵富，以寡敵衆，糧食匱乏，而又無所掠，惟亟去，勿留。若恐其失途，必用貨賂敵使，而秘密委曲以求通；若敵人知我有伏，不以大軍追逐，先分隊踰水而來，則當設衝陣，伏兵強弩並發，而烏雲之陣爲之備。及大軍盡渡，伏兵車騎，合并衝擊，其將可走。大抵用兵之要，必置衝陣。便兵所處，分爲雲鳥，烏雲散合，變化無窮，乃兵家第一要法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奈何？

斥鹵，鹹鹵也，草木不生。東方爲斥，西方爲鹵。以草食馬，曰芻。攻，養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吾與敵人臨水相拒，敵之財用

武王問處
兵大澤，
以求自全
之謀。

處水澤之法，當設以誘去，以防其追襲。

於士卒迷惑之法。

富足，而兵又盛多；我之財用貧乏，而兵又寡少，欲踰水擊之，則力不能前進；欲久其日，則糧食又甚少，且吾軍居於斥鹵之鹹地，四旁皆無城邑，又無草木可依以爲固；三軍之用，無所掠取，牛馬之食，無所爲牧，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

圖 亟、吉逆反。

索、曲求也。便、便利也。詐、誘也。亟去者、言必不可留也。〔黃氏〕曰：勢既不敵，當乘便速去，更設伏兵於後，以防敵之襲我。

太公對曰：凡用兵而深入諸侯之地，則三軍之器用必備也，牛馬之爲牧宜先也，士卒之糧食宜充也；今三軍無備禦之具，牛馬無藁草之食，士卒無饋餉之糧，如此勢者，安能久持哉？當索取便利，以計謀誘致敵人，而亟去之。更設伏兵於後，以防其襲我。

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

三軍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主，必因敵使，精微爲寶。

國主、一本作寶。使、去聲。

精、精詳也，微、微妙也，其以因問探途之意。【太公】曰：以我兵求途，當保其無疑而欺之者，必因敵使之來者，而我以金玉賂之，以得其精詳微妙之情，而後不爲所誤也。

靈 武王又問曰：詐敵出走，固然矣，若敵人不可得，以計而詭詐之，吾士卒迷失疑惑，敵人又越我前後，吾三軍敗亂而走，此時此際，又爲之奈何？太公對曰：當此敗走之時，若復由舊途而出，斷不能也，須多方以求去路；但求途去出之道，以金玉厚賂爲主，蓋必因敵之來使，而後得知其情。然又必精詳微妙，乃爲至寶，不可爲其所誤也。

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爲之奈何？

武王問禦敵遺兵之法。

得敵追兵之法，當分陣，以疾擊之，伏取其勝。

別將、去聲，下同。

別將、敵之別將也。

武王又問曰：求途解脫，固然矣。假使敵人知吾伏兵所在，大軍相拒，不肯盡濟，另遣別將分隊，以蹙水擊我，吾三軍大恐，又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分為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為烏雲之陳，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陳、去聲。處、上聲。騎、奇寄反，並下同。

分為衝陣者，言選武勇精銳之士，結為四軍衝陣，以擊其前後左右也。須、待也。

太公對曰：如此者，則不可合兵一處，以禦敵也；必令吾三軍分為

四武衝陣，便兵所處，待其軍之畢出，然後發吾隱伏之兵，疾擊其後；又令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至於車兵騎兵，則分爲烏雲之陣，以防備其前後，使三軍皆爲之疾戰；敵人見我戰陣既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薄我，然後發我隱伏之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多，其將可得而敗走矣。

凡用兵之大要，當臨戰，必置衝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烏雲、言戰勢之奇。能聚能散，能離、能合。一如烏雲，倏聚倏散，忽離忽合，令人測之而無從也。

大凡用兵之要，當敵臨戰，必置四武衝陣，使兵所處之地。然後以車兵騎兵，分爲烏雲之陣。此二者，皆用兵奇變之法也。所謂烏雲者，如烏之聚散，如雲之開合，變化化，無有窮盡者也。武王曰：公之言，善哉！

用兵之要，必先置衝陣，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武王曰：善哉！

少衆第四十九

此章見少可以擊衆，惟出奇制敵；要之於險隘之間；弱可以擊強；惟事大交隣，得之於援助之方。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擊強，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

圖 要、平聲。

隘、險狹也。

圖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者，未有不恃夫衆與強者也。吾今欲以少擊敵人之衆，以弱擊敵人之強，將爲之奈何？太公對曰：以少擊衆者，其法必以日之晚暮，令吾兵隱伏於深草之中，要之於狹隘之路；而擊衆之法，莫善於此。以弱擊強者，其法必得大國之相與，隣國之助援；而擊強之法，亦莫善於此矣。【大全】日暮伏深草，如孫

以少擊衆，以弱擊強之法。

敵日暮伏兵馬陵，射鹿淵是也。大國與助，如魏超因身孫力，卒降西域龜茲諸國是也。

武王又為衆弱者設難也。

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隣國之助，為之奈何？

因上文而窮其變也。

武王又問曰：公言擊擊強之法如此。設我無深草可以埋伏，又無隘路可以擊擊；敵人已至而薄我，不值日之昏暮，而我且無大國之相與，又無隣國之助援，又為之奈何？

以少擊衆，當求合前法。

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途 一平作道。迂、去聲。行、戶郎反。騎、奇審反。

妄張、虛張我兵也。詐誘、以計誘之也。熒惑、火星也，借言熒惑之義。舍、止息也。〔大全〕曰：兵少原不可以擊衆，故必用計謀以掩襲之，俟將日

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方可以制勝。

○太公對曰：如王所言，則我兵窮矣，然又有法在焉。必妄張詐誘之事，以焚惑其將帥；雖無深草，誑令之迂曲其途，使過深草之中；雖不值日暮，誑令之行於遠路，使至日之昏暮，方會戰也。敵之前行者，未及渡水；後行者，未及就舍；當發吾伏兵，疾擊其左右，令車兵騎兵，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多，其將可得而敗走矣。

事大國之君，下隣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國「大卒」曰：敬事大國之君，禮下鄰國之士，不敢倨傲；厚遺幣帛，以親附之，卑吾辭命，以和睦之；未有不得其助接者也。

○平日能敬事夫大國之君，禮下夫隣國之士；厚其幣帛，卑下其言辭；如此：則得大國之相與，隣國之助接矣。武王曰：公之言，善哉！

分險第五十

以弱擊強
不求台前

此章見山水之險，雖有不同，皆當預備器具。武衝大櫓，以爲之防衛。并勇強弩，以爲之蔽翼。則三軍有所恃，悉力併攻，期於必勝。而分險不足慮矣。

武王問分險而戰守之謀。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

圖 阨、與隘同。

相拒、言勢均力敵也。

○ 武王問太公曰：形勢之險，兵家所爭也。吾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阻狹隘之中；吾軍所處者，左在山而右逼水；敵軍所處者，右在山而左逼水；敵與我分山水之險而相拒，此勝負未分之時也。吾於此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

處山險之法。

圖 處上聲、下同。

處此備彼，防其乘虛而入也。

經 太公對曰：遇此而欲戰勝則難，若言守則易也。我兵處山之左，急防備乎山之右；處山之右，急防備乎山之左，恐敵乘空而入。此處山險之法也。

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

圖 亟、吉逆反。

天潢、濟水之具。亟、猶急也。戰所、會戰之地。

圖 若險中有大水，無舟楫可濟，則用天潢代舟楫以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通行之道，以便會戰之所，此處水險之法也。

以武衝爲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陳皆固；衝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

圖 行、戶郎反。陳、去聲，下同。

以武衝爲前後
之盛。

處水險之法。

軍城、言其堅完也。〔方氏〕曰：我兵既已深入，則利在戰矣，何以議及於守。武王此問，似爲過怯，不知師貴萬全，豈可知有入，而不知有止乎！

至吾軍前後，皆以武衝扶胥爲衛；又布列其強弩，以備倉卒，令行陣皆堅固。通衢之道，由谷之口，亦以武衝塞前絕之，使不通往來。又高置旌旗於軍中，以彰其營衛之盛焉。是謂軍中之城守，言其完備也。

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一屯，必置衝陳；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武王曰：善哉！

屯，徒孫反。更，平聲。

屯，聚也。以左、以右、以中，即擊其左，擊其右，擊其中也。並攻而前者，恐一軍未必能勝，故合三軍而並攻之也。

大凡險戰之法，以武衝扶胥爲前，武翼大櫓爲衛。用材士強弩翼衛

險戰取勝之法，合處水而言。

吾之左右。以三千人爲一屯，每屯必置四武衝陣以備其兩旁，便兵所處，左軍以擊其左，右軍以擊其右，中軍以擊其中，三軍並攻而前。已與戰者，還歸屯所，更迭而戰，更迭而息，必期取勝乃止，此險戰之法也。武王曰：公之言，善哉！

犬

韜 犬善馳逐，識趨避，此篇皆言奮擊馳逐之事，而亦善趨避，故以犬名。

分合第五十一

此章分合，與他處不同；凡言分合，俱重分布，此又以合爲主。蓋三軍之衆，有分有合，變化不常，苟非主將賞罰明信，則諸將士無所勸懲，孰肯應期而至、同心協力以克敵哉？

武王太問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爲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誓賞罰，爲之奈何？

期會、至期而皆來會也。合戰，與人合戰也。

期會、至期而皆來會也。合戰，與人合戰也。

武王問公
之法

分合之變，在賞罰之必信。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而出，將與敵戰也，三軍分爲數處而行；爲將者，欲約期相會，以與人合戰，其約誓賞罰，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并力合戰。

○陳、去聲。校與較同。并、卑病反。

戰地，會戰之地也。戰日，會戰之日也。檄書，卽公文也。古者以木版爲之，高廣僅一尺，有事則以知相通，所謂相約之處。漏，夜時也。刻，日刻也，限定或於夜幾漏，或於日幾刻，三軍齊至也。表，望柱也。清道，所以禁止行人也。如此以下，承上賞先期二句言。昔漢光武與兄縝，先期會集，將斬後至者，其族昆曰：何遽乃爾。竟斬後至者，而以昆產給賞先至之人，此將士所以用命也。

翻 太公對曰：大凡用兵之法，所賴者，三軍也。三軍之衆，或分或合，必有變化之妙。如將合戰也，其大將先定會戰之地，與會戰之日；然後行檄書，與諸將吏相爲期約；或攻敵城，或圍敵邑，各會聚於相約之所焉。明告將吏以會戰之日，雖漏刻，亦有時也。然後大將設營而布陣，立表柱於轅門，清道而待將士之至。諸將吏至者，較量其先後，先期至者賞之，後期至者斬之；賞罰嚴明如此，則遠近皆奔走會集，三軍俱應期而至，與吾併力而合戰矣。分合關乎賞罰，豈淺鮮哉？（指南）軍重合邊，見三軍分爲數處，合戰必有定之法。變字亦不重，合處即是變處。【文訣】三軍既分，至於期戰，則又有會分爲合之法，故曰變也。

武鋒第五十一

此章見可擊之道，當乘其虛，所謂攻瑕，則堅者亦瑕也。許氏曰：用兵不徒恃其能修己之備，而貴乎有觀人之明，亦不貴乎倡勇敢之鋒，而恃其有

相敵之哲。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陳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

固 騎、奇寄反。陳、去聲。夫、音扶。變見之見、賢遍反。

馳陳、言能馳騁於行陳者也。變、非常之形。

圖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法。必有武車驍騎馳陳，選鋒精銳之士，見敵有可乘之隙，則擊之；但不知敵勢如何而可擊也。太公對曰：兵雖以擊敵為主，然而未可驟擊也；夫欲擊敵者，當審察敵人有十四變，變動之形既見，則出吾武勇鋒銳之士以擊之，敵人必敗矣。〔合參〕十四變，非是要件件俱備，只是審察得敵有一變，便擊之勿失耳。審者，反覆思維。察者，精詳體認。變自敵生，審察在我，乘隙抵隙，機不可失。方氏曰：十四變中，那一件不是應處，人若遇此好機會，不可錯過。錯過，便追悔無及。

擊敵當審
十四變。

擊在謀其法
以乘之

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將、離、並去聲。行、戶郎反。

新集、行列未定也。未食、飢困可乘也。天時不順、如隆冬寒凍，盛夏疾疫，逆大風暴雨之利，遇旱蝗霜雹之災，皆是也。地形未得、如困於險阻，陷於泥濘，車騎不得平易，步卒不依山阪，皆是也。奔走、氣不屬也。不戒、心必惰也。疲勞、力不全也。將士離、令不一也。涉長路、前後不接也。濟水、半出信渡，首尾不懸也。不暇、亂而不整也。阻難狹路、言士力不齊也。亂行、無節制也。心怖、氣奪也。敵蹈覆轍，還爲我鑿，一或不慎，變番斯須，彼卽得以乘我矣。然其至要，總不越乎無犯進止之而已。吳子論敵，必可擊之道，大略相同。

武王曰：公言敵人十四變，可得而聞其說乎？太公曰：試爲王陳敵

人十四變之概；凡敵人新集之兵，乘其行列未定，則可擊之。人馬未曾食，是饑餓困敝，怯于戰鬥，則可擊之。天時不順，動輒違逆，可擊也。地形未得，困險陷危，可擊也。士卒奔走，則氣不屬，可擊也。三軍不戒，心必怠惰，可擊也。士卒疲勞，則力不全，可擊也。將離士卒，則令不一，可擊也。涉長路，則前後不接，可擊也。濟水，必有半渡不出者，則首尾不應，可擊也。士卒不閒暇，必張皇失措，亂而不整，可擊也。阻隘狹路，力必不齊，可擊也。軍亂行伍，將無節制，可擊也。衆心恐怖，銳氣先奪，可擊也。此皆因其變而擊之，豈可坐失其機哉？

練士第五十三

此章見用人當識人情，因其情而用其所長，則隨在可以建功。

武士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一爲卒；名曰，冒必之士。

能冒必之士，而不畏。

國樂、音浴。

一卒、百人也。

○武王問太公曰：士卒不可不練也，但不知簡練士卒之道奈何？太公

對曰：士、技勇不一，在為將者，因其人而用之也；凡軍中有大勇

力，果敢於死，喜樂傷殘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大全

】練士而言道，便有分別區處，因至情而用微權之意在其中。

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之士。

○強暴、蒲報反。陳、去聲。

壯勇，言年壯而力勇也。

○有積銳之氣，年壯而力勇，剛強而性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

之士。

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

○奇表、言姿表奇特也。長劍、言利用長劍也。武、步武也。列、行列也。

○有姿表奇絕，出乎衆人，好用長劍，足跡相接，而行列齊一者，聚

能名敵陣
而不懼之
士。

勇往奮銳
而不退
怯之士。

勇敢有力，屈之士。

能遠擊敵人之士。

効死立功，有進無退之士。

一卒；名曰，勇銳之士。

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

謂披距，即超距，謂披開足距，善跳躍也。伸鉤，謂其手力，能伸鐵鉤也。強梁，猛勇之貌。

謂有足善跳躍，手伸鐵鉤，強梁即多力，能潰破敵之金鼓，絕滅敵之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

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

謂高、高城也。遠、遠道也。寇、暴疾也。

謂有能踰高城，絕遠道，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

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

謂復、扶又反。見、賢邇反。

謂有先為王臣，因事失勢，欲復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

恨其父兄
之死，而
懷憤發之
士。

勦於必死
而不欲
生之士。

激勵廉帥
，而為銳
兵之士。

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讐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

○將、去聲，欲為之為，未聲。

死將者，為將而死於戰陣者也。

○有將帥死於戰鬥之間，其子若弟，欲為之報讐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

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

○事稱心、曰快。

○有身受貧窮，心懷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

有贅婿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

○虜、與據同。

贅婿、出贅據為婿者。人虜、被人擒據者。

○有出贅貧婿，或被人所擄，欲掩其贅據之迹，揚其美好之名者，聚

幸其得用，而免恥辱之士。

待命於上，而樂為用之士。

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

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

胥靡、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而服役也。

有胥靡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而服役，欲逃其恥辱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

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

兼人、謂一人而勝二人之任也。

有材能技藝，兼勝衆人，又能負任重物而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

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此結上文，人主用才，貴因其性之偏全而類分之；果用之皆當，庶人才不至廢棄，而趨事者爭先矣。吳子論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與此章略同。

總上十一等，皆當詳察而選用之。

教戰必先
以金鼓之
節。

○ 凡此十一者，乃三軍之練士，我能兼收之，又細別之，則人各一聚，戰同一心，何難破敵哉？故不可不察而善用之也。

教戰第五十四

此章言教戰之法，始於一人，終於百萬，真古今不易之道；惟能教戰，而後可成大兵之威於天下。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

○ 將、去聲。

習、謂熟之於己。吏士、即伯長伍長。申、重複也。三令、三次號令；又令有先後，謂令甲，令乙、令丙也。操兵、操習兵器也。起居、坐作進退也。指麾之變、謂偃旗則起，懸旗則戰，麾左而左，麾右而右也。

○ 武王問太公曰：會合三軍之衆，欲士與卒，皆服習於教戰之道，將

爲之奈何？太公對曰：凡統領三軍，必有金以止之，鼓以進之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而教之戰者也。將帥教戰，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訓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焉。

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王曰：善哉！

田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也。教至百萬，則無不教之兵矣。大兵者，天下無敵之謂。〔定解〕曰：教雖不能離金鼓旌旗，然教成僅能使三軍同力，未必能令上下一心。故荀子曰：兵要在於附民，齊之技擊，不敵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敵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敵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敵湯武之仁義，顧所用之人何如耳。

田 故教習吏士之法，先使一人學戰，一人教之既成，然後合之十人，

教戰立威之道。

則使十人學戰也。十人教之既成，然後合之百人，則使百人學戰也。百人教之既成，然後合之千人，則使千人學戰也。千人教之既成，然後合之萬人，則使萬人學戰也。萬人教之既成，然後合之三軍之衆，而大戰之法成矣。大戰之法，三軍教成，然後合之百萬之衆，而總閱之。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又何服習之難乎？武王曰：「公之言，善哉！」〔指南〕威字最重，見得要立威，必定要教。〔大全〕言我不必將威去震耀隣國，只是此威常立在這裏，人自不敢窺伺我。

均兵第五十五

言車、騎、步、三者，視地之險易，相參而用，使其勢力相均也。

此章見車、騎、步、各有其地，各有其宜，各用之當，各得其當。吏數有多寡，行陣有疎密，皆爲將者不可不詳悉也。

用車必識地形，用騎必知奇伏，用步必知變動。制既善，雖一騎足以當

一車，十步足以當十騎，况不止一騎十步也。制不善，即百步不能當十騎，十騎不能當一車，况不有百步十騎也。可見古法在人，險戰、易戰、當四、當六、當八、當十、原不必拘拘也。

武王究問
出騎步相
當數。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

註 幾、上聲。騎、奇寄反，下同。

翻 武王問太公曰：車、騎、步、三者，用兵之所必需也。但不知以車與步卒戰，一乘車可當幾步卒？幾步卒，可當一乘車也？以騎與步卒戰，一騎兵，可當幾步卒？幾步卒，可當一騎兵也？以車與騎戰，一乘車，可當幾騎兵？幾騎兵，可當一乘車也？幸詳言之，以明其用。

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强敵，遮走北也。

陣之用。

騎之用。

先反申車
騎少之不
相當，而
相正，其
後正，其
自相當之
勢。

陳、去聲，下同。要、平聲。

軍之有車，猶鳥之有羽翼，憑之而奮飛也。

太公對曰：步卒何能當車與騎哉？蓋車者，三軍之羽翼，用之以護
衛者也。所以能陷人之堅陣，要寇之強敵，遮彼之走北也。

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

伺候、猶言探哨也。軍中用以飛報敵情，至神至速者，惟騎之功。前退、曰
遮。後逐、曰踵。

蓋騎者，三軍之伺候，用之以探哨者也。所以能踵人之敗軍，絕彼
之糧道，擊敵之便寇也。

故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陳
而相當。

不敵、不相倚恃也。此太公設爲之詞。

故使車騎不相倚恃，而與人戰鬥，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要必令
三軍之衆，車騎與步，各成行陣，而勢力自足相當也。

戰於平易之地，而車騎步之相當也。

戰於險阻之地，而車騎步之相當也。

車騎之勝步卒也。

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

易、去聲下同。

平易之地，利用車騎，故當步兵多焉。

一車可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可當一車。一騎，可當步卒八人。八人，可當一騎。一車，可當十騎。十騎，可當一車。

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

險阻之地，利用步兵，故當車騎多焉。

險阻之地，便於步走。戰陣之常法，一車，可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可當一車。一騎，可當步卒四人。四人，可當一騎。一車，可當六騎。六騎，可當一車。

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

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

圖 夫、晉扶，去聲。

此亦以平易之地言之，故車騎能當步兵之多焉。

圖 夫車騎者，乃軍中之武兵也。車十乘，可敗步卒千人。車百乘，可敗步卒萬人。騎十四，可走步卒百人。騎百匹，可走步卒千人。此用車騎之大數也。

主車之吏數。
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

圖 長、上聲。將、去聲，並下同。

圖 武王又問曰：車騎相當，已明之矣。但車騎之置吏，有多少之數，布陣有疎密之法，將爲之奈何？太公對曰：置車之吏數：五車設一長。十車置一吏。五十車立一率。百車命一將。

車戰於地之法。
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間隊六十步。

圖 爲列、爲一列也。

其平易戰陣之法，五車爲一列，前後相去四十步之遠，左右相去十步，隊間用六十步。

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

聚、屯，皆共爲一處之義。

聚、屯，皆共爲一處之義。

其險阻戰陣之法，車必循行道路，以防陷覆。十車爲一聚，二十車爲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相去六步，隊間用三十六步。

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

此以上言車陣也。

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之遠，各返歸故道，此車之陣也。

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

車屯戰於險地之陣

續結上文車陣之意

主騎之吏

騎兵戰於
地之陣
法。

險戰
地之陣
法。

續上文
騎師之
法。

此與車之吏數不同，似疑有誤。

若置騎之吏數，五騎設一長，十騎置一史，百騎立一率，二百騎命一將。

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

其平易戰陣之法，五騎爲一列，前後相去二十步之遠。左右相去四步，隊間用五十步。

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

其險阻戰陣之法，前後相去十步之遠，左右相去二步，隊間用二十五步。

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武王曰：善哉！

周還、與旋同。復，方六反。處、去聲。輩、猶班也。此以上，言騎陣也。

歷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設一吏，縱橫相去百步之遠。周旋各復歸故處，此騎之陣法也。武王曰：公之言，善哉！

按豹韜、六韜、二篇，皆重言車戰，騎次之，步又次之；故蓋錯有言，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騎不如步；險道傾仄，且馳且射，步不如騎。我之長技，堅甲利兵，什伍俱前，敵之兵弗能當也。下馬地闕，劍戟相接，敵之足弗能給也。材技各殊，風土亦異，顧用之之人何如耳。

武車第五十六

此章見車必待人而用，未得，則當選之；既得，則當厚之。

得武士難，馭武士亦不易，故須厚之以禮。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能殼八石弩，射左右前後，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趨坊本、射左右之左右，在前後之下。以上之上，上聲。

擊引弓滿也。百二十斤，爲石。八石弩，約力九百六十斤。便習，便利熟慎也。厚者、優待之意。〔大全〕曰：自古有治人，無治法，若制車戰而不召車士，何以運此車乎？故必選年壯力強之人，兼能逐乘奔馬，旋轉便利者，以充之；如此之人，正不易得，故須厚以禮貌，勿以賤役輕之也。

經

武王問太公曰：用車戰，必用車士矣；其選擇車士之法，奈何？太公對曰：選擇車士之法，取其年四十以下，身長七尺五寸以上，年壯力強，走能追逐奔馬，及其馳而乘之；馬之或前或後，或左或右，上下周迴旋轉，不失便利；又能束縛旌旗，力能引滿八石之弩，射左右前後，皆便利習熟者，名曰車兵中武勇之士。然如此之人，最爲難得，不可不厚待之，以結其心也。〔定解〕練習，如楚樂伯與晉戰，左射馬，右射人是也。

武騎第五十七

此章見騎士超於倫等，即可養爲將材之用，不可多得者也，更當優之以

禮貌。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眾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註 騎、奇寄反。以上之上，上聲。〔大全〕曰：騎士，乃負將材而技勇絕倫者，第以其熟於弓馬，故以騎士名之。陳後卿諫疏曰：陛下不忘騎射者，志圖恢復耳。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彰信義，以懷歸服；則英聲茂烈，不出櫜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遠巡於千里之遠，何必區區馳射於百里之內哉？

解 武王問太公曰：選擇騎士之法，奈何？太公對曰：選擇騎士之法，取其年四十以下，身長七尺五寸以上，氣力壯健，行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穀射，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周迴旋轉，以進以退，

無不如意；且能越溝塹之深，登丘陵之高，冒險阻之艱，絕大澤之水，馳強勇之敵，亂盛大之衆，而不爲所傷者，名曰，騎兵中武勇之士。此亦難得之人，不可不厚待之，以結其心也。

戰車第五十八

此章總言車、騎、步、各有利害之地；而先詳夫車也；重在將識趨避上，車利於平易，而不利於水澤險阻；可以亂衝潰，而不可以馳突出奇。明將因地制宜，斯有勝而無敗矣。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

註 騎、奇寄反：

自其名而命之，三者皆以軍各。自其用而命之，三者不可混淆，惟各適於用而已矣。

翻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者，戰不一法，今以車與敵戰，其法奈何？

車騎步三者之用。

用兵以戰，勝地死地，以地分，王發問之。

太公對曰：車、騎、步、三者，用兵之本務也。而其所用，則各有異焉。如用步：貴知敵之變動。用車：貴知地之形勢。用騎：貴知山林之別徑奇道，此車、騎、步、之三軍，同其名而異其用也。【合參】重在用異上，蓋欲為將者通其變而用之，使各當其宜意。

凡車之戰，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

新本、死地之上，無戰字。有十之下，無其字。

凡車之戰，其死地而不可由者，有十。其勝地而可由者，則有八焉。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

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竭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

新本、還者之上，無以字。易、去聲，下同。乘、猶隨也。

合下節，
皆詳言車，
地有十死之

翻

太公曰：臣試以十死之地言之；車取其往返自如也，若前往而無以還返者，則進之無益，乃車之死地也。車取其力常有餘也，若越絕險阻之處，以隨敵人之遠行者，雖快一時之追逐，而力盡矣，乃車之竭地也。車處平易之地，則不困也，若前似平易，後實險阻者，車行至此，而人馬俱困矣，乃車之困地也。車貴前行之無礙也，若陷於險阻之地，而難於得出者，乃車之絕地也。

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

固

浚、一本作深。圯、音弭反。黏、魚占反。上、上聲。

圯、壞也。下、卑也。漸澤、漸漸澤鹵之處。殷、盛也。橫、連也。犯、陷也。歷、過也。浚澤、深水也。拂、猶逆也。

翻

車以待勞，而不可使之勞也；若圯壞卑下，漸洳澤鹵之處，有黑色之士，黏埴車馬者，車行至此，必然勞頓，乃車之勞地也。地惟左

右皆平，則車行自順矣；若左拒險阻，右地平易，上越丘陵，仰向山阪者，車行至此，逆而不順，乃車之逆地也。車惟地勢暢遂，則進退得以自如矣；若般盛之草，橫連田畝，犯歷深浚之水澤，車行至此，迷亂可知，乃車之拂地也。車所以能勝步者，以其多也；若車乘寡少，地勢平易，與步卒不能相敵者，何以接戰乎？乃車之敗地也。

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

註 將、去聲，下同。

解、猶言脫也。

翻 車所以不致壞者，以其無深溝峻阪爲之慙耳；若後有溝瀆而不能退，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而不能馳者，車行至此，必遭折壞，乃車

詳言八勝
處地，示
爲將者知
所當由之
意。

之曩地也。車所以不至陷者，以其路值廉衝，便於馳驅耳；若日夜有霖雨，旬日不止息，道路皆潰陷，吾欲前，則不能進，欲後，則不能脫者，乃車之陷地也。以上十者，皆車之死地，而不可由者；敵愚拙無謀之將，所以見擒於人；明智有謀之將，所以能避而去之。

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旣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田 衝鍊之行，戶即反。陳，去聲。敵，入聲。卒驚之卒，蓋沒反。陷之，謂以戰車而擊敵也。

圖 武王又問曰：公言車戰之死地，有十如此，而八勝之地，奈何？太

公對曰：但見敵之前後行伍，陣勢未定也，卽馳而陷之。敵之旌旗
擾亂，人馬頻數驚動也，卽馳而陷之。敵之十卒，或前或後，或左
或右，而無定止也，卽馳而陷之。敵人行陣之不堅固，士卒前後之
相顧望也，卽馳而陷之。敵人欲前往而疑惑，欲後往而恐怯也，卽
馳而陷之。敵之三軍，倉卒驚擾，皆迫而起也，卽馳而陷之。戰於
平易之地，日已昏暮，不能解脫也，卽馳而陷之。遠行於路，日暮
方止，三軍之衆，驚恐畏懼也，卽馳而陷之。此八者，皆車之勝地
而可由者也。

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
必勝。武王曰：善哉！

註 乘，去聲。

圍、繞也。周、匝也。〔定解〕曰：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出車之
多寡命名；故有萬乘、千乘、百乘、之稱，見軍之所關甚大也。

註 故爲將者，明於十害八勝之地，敵人雖圍繞周匝於我；車千乘，騎

總結上文
之意。

萬匹，吾軍驅之前，馳之於兩旁，萬戰必萬勝矣。武王曰：公之言，善哉！【大全】十害者，只是往而不返，不知地勢之險易，陰雨之泥灌，而車無所用其力，遂敗也。八勝者，只是乘敵人行陣未定，我車得以乘勢而陷絕之，遂勝也。【醒宗】明字最重，蓋利害生死，無不詳悉也。

戰騎第五十九

此章見騎有便利之地，在明將之能趨；騎有困陷之地，在明將之能避。若闕於地形，而冒昧以往，此成擒耳。利於敵人散亂，吾馳驟衝突而使之不及防；害於深入沮澤，吾踰險絕糧，而苦其不能救。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

註 騎、奇寄反，下同。

十勝、總言我可以勝敵也。九敗、總言敵可以勝我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以騎兵與敵人相戰之法奈何？太公對曰：用騎兵

用騎以戰
當甲十
勝九敗之
說。

取勝之術，有十勝，亦有九敗焉。【大全】十勝者：只是乘敵人未定，或散亂處，我騎得以馳突前後掩襲，遂勝也。九敗者：只是深入而不知退，追而陷其伏，或險阻隘絕處，而騎無所用其力，遂敗也。

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

翻 行、戶郎反。陳、去聲。並下同。

此勝之一也。

翻 武王曰：騎兵之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所至，行列陣勢未定，前後不相連屬；吾即陷其前騎，或擊其左右，敵人必敗而奔走，此一勝也。

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鬥，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

以下八節
皆言騎之
十勝。

固 暴、蒲報反。敷、入聲。更、平聲。易、去聲，下同。此勝之二也。

灑 敵人行列陣勢，雖整齊堅固，士卒欲與我鬥，當令吾騎兵，翼其左右而勿去；或馳之而往，或馳之而來，其勢如風之迅疾，如雷之暴猛；騎走塵起使白晝如昏夜；頻數更換我陣內之旌旗，紛易我士卒之衣服，使敵疑而莫能測，其軍必可克，此二勝也。

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鬥，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

固 此勝之三也。

灑 至若敵人行陣不堅固，士卒不敢鬥，使吾騎兵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兩旁而疾擊之，敵人必然畏懼，此三勝也。

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

固 無使、新本作使無。

此勝之四也。

經 敵人值天昏暮，欲歸舍止，三軍恐懼驚駭；吾令騎兵翼其兩旁，疾速掩其後軍，又迫其軍壘之口，無使敵人得暮入其營，敵人必敗，此四勝也。

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饑。

調 此勝之五也。

經 敵人之來，若無險阻之處可以保固，又深入吾地，長驅而不止，則軍餉有限；吾使騎兵前往斷絕其糧道，敵人必饑而不能久持，此五勝也。

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

調 亂、新本作敗。

此勝之六也。

經 敵人所處之地，寬平坦易，四面皆受敵於人，敵勢自不能支矣；吾以車兵騎兵馳而陷之，敵人必然擾亂，此六勝也。

擒。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

固將、去聲，下同。

此勝之七也。

翻 敵人戰敗而奔走，士卒分散而錯亂，吾驍騎乘勝，或翼擊其兩旁，或掩襲其前後，其將可擒，此七勝也。

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陳必亂；令我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

屯、徒孫反。聚、上聲。廚、與據同。

此勝之八也。十勝而言其八，此下疑有脫簡。

翻 敵人日暮而返，其兵士雖甚衆，其行伍陣勢必亂；令我騎兵十人而爲一隊，百人而爲一屯；車五乘而爲一聚，十乘而爲一羣；多設旌旗以炫其目，雜以強弩以張其威；或翼擊其兩旁，或斷絕其前後，

敵將可擒；此八勝也。以上八者，乃騎之十勝，其二則脫簡，今不可考矣。

此騎之十勝也。

國 總結上文。

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

國 反、一本作返。

此敗之一也。

國 武王又問曰：騎兵之九敗奈何？太公對曰：凡用騎兵以陷敵人，而不能破敵其陣，致令敵人佯爲敗走，俟我追逐而以車騎反擊我後，我騎必敗，此騎兵之自罹敗地也。一敗也。

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

國 此敗之二也。

以下九節
皆申言騎
之九敗。

○ 吾追逐敵人之奔北，踰越險阻之地，當知止也；若長驅而不止，敵
人伏兵於我之兩旁，又斷絕我軍之後，我軍必受其圍，此騎兵之自
羅圍地也。二敗也。

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
騎之死地也。

○ 此敗之三也。

○ 凡兵之往當思返，入當思出也，若吾騎往而無有可返之路，入而無
有可出之地，是謂陷於天井之內，困於地穴之中，此騎兵之自羅
地也。三敗也。

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
我衆，此騎之沒地也。

○ 此敗之四也。

○ 吾騎兵所從入者，地甚狹迫。所從出者，路甚迂遠。騎在隘地，莫
能馳騁，彼雖弱可以擊我之強，彼雖寡可以擊我之衆。騎至於此，

必至陷沒，此騎兵之自羅沒地也。四敗也。

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塌地也。

圖 此敗之五也。

圖 騎卽善馳，必不能越澗谷穿茂林也；若遇大澗深谷，及林木翳茂之處，勢無所往，此騎兵之自羅塌地也。五敗也。

左右有水，前有旱，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

圖 此敗之六也。

圖 左右有深水，前有旱，後又有高山；吾三軍與敵人戰於兩水之間，敵人居我軍之表裏，騎勢艱難。此騎兵之自羅艱地也。六敗也。

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

圖 此敗之七也。

圖 騎以便往還也，今敵人斷絕我糧道，致我有往擊之路，而無還返之道。騎至於此，必然受困，此騎兵之自羅困地也。七敗也。

汗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

汗、音蛙。沮、去聲。

此敗之八也。

騎以利進退也，若吾騎行於汗下沮澤之處，進退於泥濘漸洳之中，

往來不利，必致顛躓。此騎兵之自羅患地也。八敗也。

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

此敗之九也。

左有深濬之溝，右有坑阜之險，一高一下，視如平地；吾騎處此，

或進或退，雖能引誘敵人，而致之來；然地險致敵，必遭陷沒，此

騎兵之自羅陷地也。九敗也。

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闇，或作暗。

總結上文，將以明確，自能審時察勢，因機措宜，必不至蹈九敗之地，而有

• 總結上文，示為將者，知所富避之意。

傾路覆脚之虞。遠避、猶言早避也。太公於車騎之敗，皆以地言者，謂吾自入於可敗之地，而取敗也。於車騎之勝，皆以敵言者，謂因敵有可勝之形而勝之也。

以上九者，皆騎之死地，明智之將，所以誘遠避；昏暗之將，所以必陷敗也。爲將者，可不審哉？

戰步第六十

此章見步兵難以堅陣，必有以捍衛乎其外，而後可以無恐。

人每謂步兵爲弱，今依丘陵險阻以爲固，而又藉長兵強弩居前，立定陣脚，不亦有可恃乎？至無丘陵險阻之處，又多設行馬蒺藜，并命籠爲柵，則平地有險，車騎卽欲肆志蹂躪，其可得耶？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我惟堅陳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

步兵與車騎之法

騁騎、奇寄反。下屬。更、平聲。陳、去聲，下同。

更、更番也。整陣疾戰、指我軍言。

武王問太公曰：車戰騎戰之法，公既詳言之矣。但不知以步兵與車戰，將爲之奈何？太公對曰：步兵若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之地，以長兵強弩居於前，以短兵弱弩居於後；前後之卒，更迭而發，更迭而止，方能抵敵；然敵人之車騎雖乘而至，吾必堅固行陳，疾與之戰；又用材力之士，強勁之弩，以防備我後也。

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

武、騁勢也。

武王又問曰：地利固難期也，設吾軍無丘陵之足恃，又無險阻之可依，且敵人之至，既衆且武；又以車騎翼擊我之兩旁，獵取我之前後，吾三軍值此，驚恐畏怖，皆亂敗而走，將爲之奈何？

武王用無
險求勝之
策。

用行馬疾戰
陣解，疾戰
不致，亦戰
可以致敵
車騎之法

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陳。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武王曰：善哉！

闌將，如字。匝，作各反。屯，徒孫反。

均、齊也。匝、周也。命籠、言爲三軍之命所保也。闌、遮敵也。屯、營舍也。〔新宗〕曰：以步兵與車戰，勢既不敵，力又難支，使無制勝之法

，三軍之命，亦何恃乎？惟爲行馬蒺藜。而又掘地爲壘，周匝廣深，以爲命籠，其防衛之也至矣。〔定解〕曰：步以濟車之用，補騎之偏，誠爲長技；

若必泥往述而運籌，雖禁中頗牧，諒難達度；要惟以有節制於其上，有以聯屬於其間，則不必行馬而堅，不必蒺藜而固，又何車騎之足難吾步兵哉？

闌太公對曰：誠如王言，當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以止行人，置牛馬

隊伍以補行陣之空缺，又令吾之銳士結爲四武衝陳。望敵人之車騎

將來，均齊布置蒺藜於地上；掘地爲塹，周匝至後，其廣與深，約以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蔽車前，藉以爲壘；可推之而前，亦可推之而後，止兵之處，卽立之而爲屯營；且以材士強弩，備禦吾軍之左右，然後令吾三軍，皆與之疾戰，務必擒敵，而不使之解散焉。武王曰：公之言，善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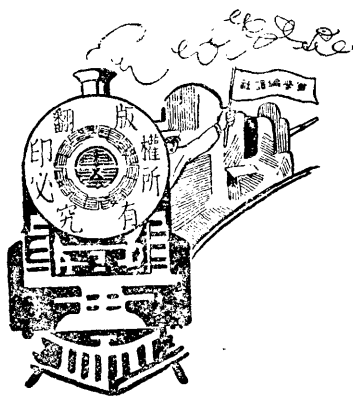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9 9746B

增訂武經註解終

增訂武經註解

二五八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初版



如有大批購買時，請直接本社，或各省兵學書店面洽，價目格外低廉。

增訂武經註解上册下冊

定價國幣拾陸圓

(外埠酌加郵費)

精校者 軍學編譯社

版權者 軍學編譯社

出版者 軍事編譯社

印行者 重慶：彈子石大佛段59號
軍學編譯社印刷工廠

各省發行所 重慶成都 兵學書店

貴陽西安



\$16.00

1615166